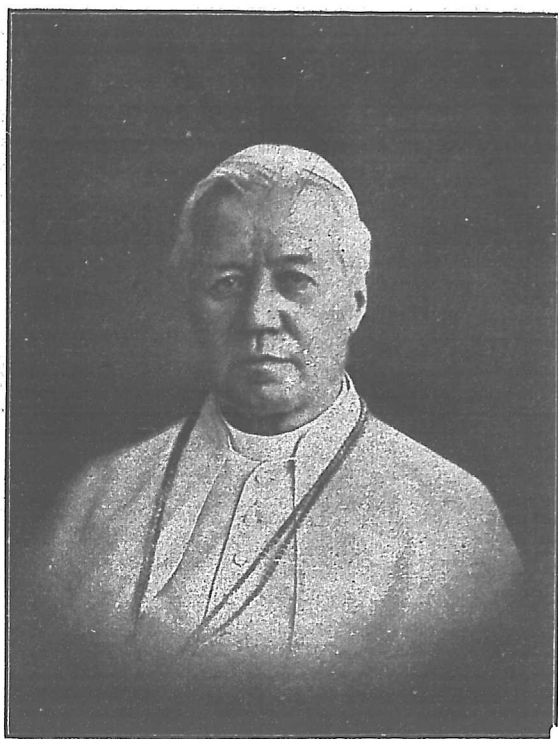


庇護第十

九七愛馬氏



鹿
護
第
十



Piny R.R. X

十第護庇宗教



「兒童之友」

——庇護第十

給兒童們分送

耶穌聖體。

（見二五六頁）

我們的教皇

庇護第十一

七齡童唐麟祥題

庇護第十

目次

次	目
	序..... 玖
	引言..... 拾叁
一	里哀士的輔祭童..... 一
二	脫來未的修士..... 一〇
三	哈爾柴闊的本堂..... 二二
四	脫來未的代牧..... 三四

五	芒都主教	四六
六	威尼斯宗主教	五九
七	教父	七一
八	政治家	八五
九	宗徒	九六
一〇	選舉員	一一〇
一一	候補員	一二五
一二	被選	一四二
一三	聖父	一五六
一四	大司祭	一六三
一五	家主	一七四
一六	明師	一八四

目 次

一七	帝皇	一九六
一八	教宗和天堂	二〇八
一九	教宗和聖教會	二一八
二〇	教宗和世界	二二八
二一	教宗和貧人	二三八
二二	教宗和死亡	二四五
二三	教宗和常生	二五四
二四	教宗和聖德	二六二
	正誤表	二六九

序

這本不是一文藝作品，所以經不起推敲的。

譯者的本意，只在介紹一位已有多人敬愛的教宗——庇護第十。我們大概都已知道了，他是：「聖體的教宗」，「兒童的教宗」，但，也許以前人們的認識，只是東鱗西爪，缺而不全的，那末念了這書，可以多知道他生平的要概，而且測認到他的靈魂深處——內心生活，更能使我們傾心向慕。不過這本終究不是他

的全集，而只是他的略傳，何況這位大教皇轟轟烈烈的豐功偉業，怎能在這本薄薄的小書內包羅盡呢？

庇護第十是「天主之人」，念了本書，就能覺察；他的生活，是把聖教會做中心的，——從輔祭童起，一直到他被選為教皇，按步拾級的，歷盡了公教塔級的全程；而在各塔級上，他遺給後人以德表的光輝，勉我們按着各人自己的地位而則效。

這便是我譯這本小傳的動機。

本書之成，成於幾位長者的慫恿，幾位朋友的幫助；丁多默司鐸的指示，徐宗澤司鐸的鼓勵，這都該誌謝的。

本書中，許多公教聖職的名稱，前此尙無通行的譯名，譯者嘗以此請教於前聖心報主筆徐西滿司鐸，承他指示不少，感謝得

很。但，還有許多未及請教，而譯得未妥的，望讀者們隨時指正

九七叟馬公若瑟相伯，少庇護第十一——若瑟哈爾多四歲，今
賜題籤，真是難得的美事。小友唐君麟祥也贈題字，放在卷首，
以作大教宗「兒童之友」的標幟。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傳教節日譯者

引言

三叉鐵錨觀着蔚藍的天空，浮在動盪的海面上，錨頂上一顆亮亮的金星；橢形盾的上半，畫着聖史瑪爾谷的飛獅，獅掌裏抓着展開着的聖經，經上寫着這幾句：「*Pax tibi Marce Evangelista meus*」我的聖史瑪爾谷，平安與爾偕！」

這是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四年，在羅馬公教的公文諭旨上印着的徽章，這也就是教皇庇護第十的，十一年的教政大綱。



上智預定的，在此新世紀的初年，賜下庇護第十，作我們的和平使者：他用聖經上「平安與爾偕」的話佈告天下；他是怒海的鐵錨，他是冥夜的耀星。

他還是如達族百勝的雄獅，他還是安定伯多祿船的鐵錨，他還是引渡世海的北斗，他還是教民所稱的「Ignis ardens」烈火了。

在他的生活過程中，神妙的，天主親引他從里哀士農村的小搖籃，一步一步的，升上羅瑪聖京的至高寶座。

在此神妙過程中，我們認清了，他真是上天特遣來此亂世的偉人，他偉大的司鐸靈魂——這是他內行的本原——早已被捍衛聖教的热情霸持了，他是常醒守着的，而且找覓亡羊的善牧；他是窮人和孩童的朋友，——他爲了他們而犧牲了一切；他是聖學的明師，他是洞澈當世急務的學者，他是努力於社會問題的明智

的領袖，他又是殫心竭力營謀工人們幸福的人；他又做了信德的干城——主教，愛德的慈父，切望和平的教皇。

在此奇才之上，在此卓見之上，在此熱情之上，又加上意語所說的 *La precisione del criterio* 「審察的準確」——這是爲民上者不可或缺的美德。

他的性格，在威嚴的顏容上，慈祥的目光裡，完全顯示了：他有堅強信心，無限良善的靈魂。

庇護第十，第一次在華諦崗宮的大窗裡，穿着白色長袍出現時，好像庇護第九復活了。——若瑟瑪斯帶依 (*Joseph Mastai*) 的鋸形長條的半身獅，一變而爲若瑟哈爾多 (*Joseph Sarto*) 的爪持福音經的飛獅了。

我們要寫的，與其說是歷史上的記述，更好說是一個靈魂的

素描：——外行只是心靈的表現，而且如古語說：(Interni meliora)
「內行更好」。所以我們寫的，是底護第十的「內行」或「內修
生活」。

這是一位教皇的小史，也是一位「聖人」的行實。

Abbé Albain de Cigala.

庇護第十

一 里哀士的輔祭童

在威尼西 (Vénétie) 省的美麗平原中，離比亞物 (Piave) 河不遠這河從矮爾卑斯 (Alpes) 山流下，宛延曲折盤繞於脫來未 (Trévisé) 全境；此地有個村子，翕然高踞於四季常綠的小山上，——這就是里哀士 (Riese)。這小村先因瑪尼各 (Monico) 樞機，威尼斯 (Venise) 城宗主教生地的緣故，早已聞名了的；但，從前，只有威尼斯 船商，因來採辦本地的米和絲而認得它，現格却爲了本村的另一小孩名若

瑟哈爾多 (Joseph Sarto)，後被選爲教皇就是庇護第十的誕生，更將名揚普世。

某詩人說：「只大丈夫可光榮自己的家鄉」，果然，里哀士因哈爾多而成爲威尼西省中最有榮光的村子。

似乎自然界，也早已給了它以標別鄰村的裝飾：——它有輕盈獨立的小鐘樓，穿天的樹木；真像一艘船於大海的綠色小艇；它的四週還有更小的船隻圍繞着：就是巴加諾 (Pagano) 加斯歹路各 (Castelluco)，包哈格諾 (Passagno) 等小村：它們因稻田和葡萄園的反映，成爲淡白淺紅色的一片。

詩人瑪尼各樞機少年時，嘗以滿含情感的詩句，歌誦了本村風景的艷麗，和居民英武的歷史故事：「悅目快懷的里哀士翼立於富饒秀美的平原中：村南有多齒形的雄堞加斯歹各 (Castellano)」

保衛着，村北有碧色的亞爾卑斯山作後殿。從前當傲慢的斯加利才瑪丁 (Scaliger Martino) 在弗理伍 (Friou) 開戰時，里哀士正當其衝，村民抵抗得非常勇武：他們集合了全區精銳，在國徽引導之下，爲求自由而戰爭。更有光榮史的一頁：就是當毅勇的教皇良搖蕩着銀髮，號召十字護衛軍時，他們又自告奮勇的大顯了身手；而且當十字軍馬隊要跨海遠征時，居民也毛遂自薦的羣起相從。一

要明悉這古典，還該記得弗利伍在昔時是一個獨立邦；而且出了一位加入第四次十字軍的古脫 (Goth) 王刀底拉 (Tolila)。

詩人的歎賞，含有嚴格的歷史意味的；就是現在，這一帶的居民還是保存祖德的最忠信者：現在在脫來未還有兩種光大本地的歷史的組織，取了象徵的會名叫 (Perseveranti, Solliciti)，爲記念本鄉的光榮史。

無疑的，庇護第十的家族，是該村元始居民中之一；他祖上的遷居里哀士已遠在數世紀前了；最近的族長若翰保弟斯大哈爾多，就是庇護第十的父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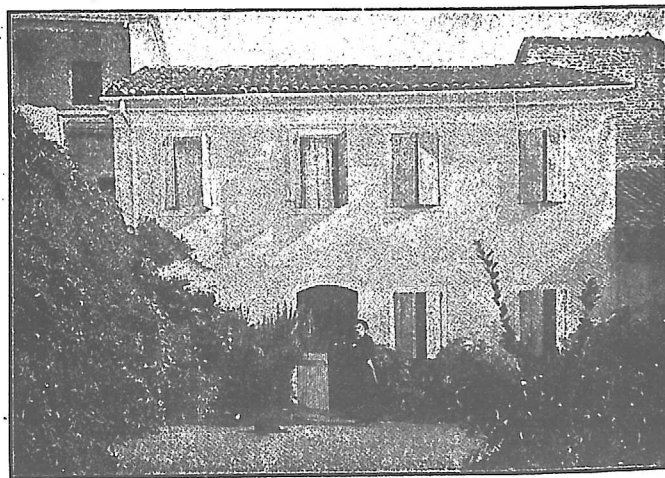
若翰哈爾多是一位正直明智的家長，他在本村屢爲鄉鄰排難解紛的使者；此外還盡了教友傳教的本分。他的職業是地方自治會的抄寫員；此外還當村長傳令員；他該監視命令的實行，抑制村民的反對：這真是一個艱難麻煩的職司，因爲同時兼爲警務員和執達吏；然而他當了多年，得了全體同鄉的滿意。

一八三三年，若翰娶瑪加利大桑松氏小姐爲婦：瑪加利大是一位農家出身的閨秀，她果然沒有什麼財產，但她有比財產更好的嫁妝：就是德行和美貌。一切認識她的人都會告知你她是一位天神般貞靜，聖女般熱心的小姐；她的容貌，照她肖像的傳真好



庇護第十
 在此領洗
 輔祭……
 里哀士的
 聖堂。

教宗
 的故
 居





那位有教友真精神的母
親屢次給他說：「倘若
天主召你，你去吧！」

(一〇頁)



教宗的三位妹：亞納，瑪利亞，和露撒．他們常伴着侍奉長兄的．
(六五，七〇頁)

是誠實的，安靜的，而且在闊額大眼裏，還隱藏着壯嚴的溫柔。
他們的婚禮，行於一八三三年二月十三日，就在里哀士本會
聖堂裏，天主降福這對青年夫婦，賜給了他倆許多子女。

一八三五年六月二日，先生了一個光耀門庭的若瑟曼爾基奧
(Joseph Melchior)，就是庇護第十。生後翌日，卽三日，小孩受洗禮
於里哀士本會。後來，這個貧寒的家庭，連得了天主七次的降福
，生二男六女：就是庇護第十；安琪 (Ange)，後娶芒都的愛來奧
那西利伯郎地 (Eleonore Siliprandi) 爲婦；德肋撒，後嫁於同鄉巴老林
(Parolin)；安多尼亞 (Antonia)，嫁於哈爾柴開的特裴 (M. de Bei)；露棲
(Lucia)，嫁於哈爾柴開的鮑斯基尼 (Boschini)；還有露撒 (Rosa)，
瑪利亞 (Maria)，亞納 (Anna)。

一八九四年二月二日，瑪加利大哈爾多去世後，衆鄉鄰衆口一詞的給了她「不可比擬的母親」的讚詞。她的墓誌銘由哈爾多樞機擬的，現在還存在里哀士的聖墓地上：「瑪加利大·哈爾多·桑松氏是女人的模範，有德的媳婦，莫與倫比的良母，她教養了子女八人；享年八十有一，壽終於一八九四年二月二日。息之安所！」這真是一首爲教友母親的最好的墓誌銘了！

孩子們漸漸長大起求了：熱心的父母總不放自己的兒女獨去參與聖教禮儀的。看啊，一位年輕的母親，率領了她的小軍隊，——子女的軍隊——每主日到聖堂裏去望彌撒或念晚課，——那時，脫來未的信德是活潑的。

因爲若瑟是長子，所以就被傳哈利尼 (D. Fousarini) 本堂司鐸注

意着了。

哈爾多樞機喜歡同他的知己，講述他幼時怎樣做彼輩喜歡喧嚷的輔祭童領袖的故事。

他穿着紅色長袍，花邊白衣，明智固斷，少年老成，活像一位小樞機。

教友們誰都有看見現在做輔祭童的兒童，將來有一天，穿了主教禮服上祭台行大禮去的夢想，——果然里哀士父老的夢想實現了！所以他們當哈爾多升主教後初次榮歸時，就大談其預言的應驗。

哈爾多在十一歲時初領聖體的，那時他在本堂司鐸開設在聖堂旁邊的小學裏讀書。『若瑟倍比諾(Beipino)』，照他母親的述說，

在此小學裏讀了五年書，讀些意文，辣丁，歷史算術等；不過在此種本堂小學裏的功課，難能繼續不斷的：因為有聖教的禮節，或郊外的遊行，屢次間斷了讀書時間，但若瑟每次公畢回來，比前更有心火的攻讀：這裏的學生，大都多是十一二歲的，還都是天真爛漫，不識不知的孩子，而若瑟已自知勤奮向學了。」

瑪尼各樞機每次回里哀士本鄉時，總要去問本堂小學裏的學生的聖教要理的：因此也得注意着了這位輔祭童的領袖若瑟。

這位小領袖，在聖所裏端正得像小撒慕爾，問起他道理來明白得像小聖師，考起文規來諧熟得像小教員。

因此樞機恭喜他，叫他到自己身邊來：——這是初次撒慕爾和藹理的會見。

於是輔祭童哈爾多如小樞機般的穿着紅長袍，與高彩烈的去拜見宗主教。

當這位可敬的老人家預告若瑟，將擔任他小修院的一切費用時，哈爾多小勒味立刻跪在宗主教膝前，流着喜淚；於是老人家拉他起來，抱在懷裏：看呀，一幅天上的繪畫：一個穿着紅袍的小輔祭童，倒在年高髮白的樞機懷裏。

若瑟哈爾多十四歲的那年，就是一八五〇年，進了巴度（Padoue）小修院；威尼斯宗主教專函介紹給修院院長，而且聲明擔任他修院的一切費用。

里哀士本堂司鐸，本來捨不得自己的親愛的神子遠去，但仍樂意的送他起程；因為預知他是天主特簡的兒童。

二 脫來未的修士

庇護第十的生活，可說從小就是司鐸的生活：他從一八五一年十月離里哀士之後，便立志爲隨從天主的聖召而捨棄一切。真可奇的髻年幼童，已能自然的心向聖教會。

那位有教友真精神的母親，也屢次如先知撒慕爾的母親般說：「倘若天主召你，你去吧！」

這是痛苦的別離！

不幸在幾月之後，又來了更慘痛的死別，——若瑟的父親於一八五二年五月四日悠然長逝，於是有八個孤子的寡母，開始顯出巾幗英雅的身手，與無數生活的艱難奮鬥。

若瑟是長子該負家庭的全責；果然他一時猶豫起來了，——奔喪回家後是否可轉回修院？但，還是聖召得了勝利：若瑟哈爾多復回巴度，而且隨從聖召的心志，比前更堅決了。

不多時後，我們的新修士已習慣了他的新生活——合法而有秩序的生活：自修，上課，祈禱等——學問和聖德，日新月異的長進：這許多，為一位少年修士要得平安和爽快生活的要素。他的母親，如撒慕爾的母親一般，不時從里哀士到巴度來，帶着幾塊麪餅，和幾只蜜餞的菓子，來看她鐘愛的兒子。

當時巴度的修院，可說是威尼西全省中最負盛名而最興旺的

· 這位新修士，從進修院後，就居於全院修士之上；他的教師，——巴度大學的代爾彌 (Delmi) 博士——嘗示給我們寫在修院金字冊上的哈爾多的修業評分。

第一年的辣丁文學，在地·比愛脫羅 (Di Pietro)——後升為蒙賽利斯 (Monselice) 院長的，——教授指導之下攻讀的，年終會試時，他得了冠軍。翌年在羅西 (Rossi) 和哈拉尼 (Salani) 兩位教師那邊，有同樣的造就：年紀輕輕能有這般的深造，真是罕見的，那時他還只有十六歲呢！他繼續攻讀修辭學和哲學；三年修業期滿，得了學業超等，熱心出衆的評分。

這位年輕修士，一如在里哀士時，早已被選為禮儀司長了；這榮職，本是全院修士中最高級第一名的賞報；而我們的若瑟哈爾多，非常榮幸的，在巴度修院中住幾年，這聖職當了幾年。

他在攻哲學的末年，同班共三十九人；其中有幾位後來著名於科學界，而哈爾多，他有司鐸聖召，在聖召專用的學問上超人一等。

他卒業小修院時，教務長給了他這許多評語，那評語現在選寫在巴度的公未多(Convio)光榮牌上：

若瑟哈爾多多本院全院中的第一名：

教理科超等——因他注意於本科的教授法。

哲學最優等——他是一位思想家：嘗用超越的方法，深究了教材的真義；科學也精深廣博。

意文超等——古典文的解釋極諧熟，文法準確，文學的認識廣博。

辣丁文學超等——詮解精詳，翻譯都麗。

希臘文學出衆——文學家的認識廣博，譯筆佳妙。

歷史地理科超等——近代史的見地廣而確，是位年表家。
算學物理最優等——思想清哲，解題確切。

能得這樣評分的學生真是罕見的呀！這許多，不過是他美麗生命的半面呢，但是已足已標出他是預簡的偉人了。

學問的評分所未嘗言及的，還有操行的成績。而且這成績更爲重要：因爲屢見學問的優勝者，爲了不能自制青年旺盛的血氣，往往陷入了迷途；那麼我們的可敬青年，不同凡類：他的天神般的清潔，高尙的靈魂，早已高舉於天上，而忠信於內心的司鐸聖召了。

當一八五五年假期回家時，他的主意早已決定了，——他願做一位有聖德的司鐸。

因此，不論什麼外事，都不能挽回他的堅志：就是學業的成功，肉情的誘惑，家境的困難，也不爲動搖；因爲他的一切環境，早已披露於他的慈父，他的保護者瑪尼各樞機之前了，——這位老樞機，也在因得爲這樣的一位同鄉少年的保護人而自幸。

這位老人家，就巴他託付於自己的屬下脫來未主教，他本就想叫若瑟到威尼斯來的；但他寧願若瑟按部就班的走平常的規程，因爲他想來日方長，以後要若瑟時儘可召之入宗主教府，而列之於幕友之數。

不幸死亡推翻了他的一切美滿的計劃，華麗的夢境

年青的哈爾多一得了樞機的保舉，他願立刻到脫來未去，要

在那邊的主教前，呈明自己的志願；所以在假期未完之前，就動身；那時，安多尼·法利那 (Anoine Farina) 主教正在巡閱教務，因此他倆相會見於亞少魯 (Asolo)。

當時的若瑟真像古先知之兒子，爬過義撒額爾山嶺，爲尋大司教而求他降福去。

主教非常樂意的收錄了這位新門下；而且他一見了他的巴度修院的評分，一讀了瑪尼各樞機的囑諭，立刻要升之於神職班，於是就在這亞少魯城中，一所牆壁上攀滿長春藤的小堂裏，主教給他上修士長袍，給他行剪髮禮：這是一八五五年九月二十日的事。

你想那時若瑟哈爾多怎樣快懷呢？眼見自己的頭髮，在主教手裏的剪上落下，那件黑長袍，他早已看作錦繡華服了；他一句

一句的，肯定的和念禮儀上的經文：「Dominus, pars hereditatis mee et calicis……」主是我財產和苦爵的一份，是你將在天上還我財產的」。

初升神職者穿着他新品級的服裝，榮歸本鄉去，——他是本鄉的快樂，本鄉的光榮。

同年十月，若瑟哈爾多進了脫來未大修院。長上因他在巴度時讀書成績的超越，天資的優良，和可爲人表的操行，天神般的熱心，就列之在高級——跳越了兩年。

在脫來未修院中，雖然不像在巴度時有他學業操行的成績紀錄的，但我們不難猜測他也超人一等的。因爲在他進大修院的翌年，就是一八五六年二月十九日，在脫來未大堂裏受了小品。

他一步一步的上去——司閭職一品，誦讀職二品，驅魔職三品，庶務職四品，——這是神品聖事的第一步。

那時他寫信給母親說，他的心充滿着神樂，因為更近了他將升上去的祭台。

一年後，他升了五品副輔祭：這是一步跨定了的；他那時，像行什麼投入聖軍隊宣誓禮的毅然上前；而且，當主教授給他書翰經和聖爵時——五品的象徵——他用肯定的口氣，回答了：「啊們」。那天是一八五七年九月二九日，聖彌額爾天神瞻禮。

不到半年，於一八五八年二月八日，得了六品正輔祭的聖召：這是他夢想不到的快事：他跨着大步的，向着福樂的路上飛奔！

他初次開聖竈，他初次唱新經，他感動得聲音顫抖了。他如同六品聖老楞佐——他所立志效法的——一般，要為窮人而犧牲他的第一聖職；所以他假期回鄉時，去拜望了一衆窮鄉鄰，給他們第

一次的降福。

還有更大的喜事等待着他：就在離院回鄉之前，得了在一年內要晉陞司鐸的喜訊。他那時爲滿教律規定的年歲——二十五歲——還虧二年：所以主教將爲他求羅瑪的「特許狀」。

新六品的志願滿足了：他終竟達到了，在里哀士本堂裏初次輔祭的時間始的「上祭台行聖祭去」的佳夢。

暑假期內「特許狀」接到了。脫來未主教本想扣留這末次的喜信的；但又一想，這件事將怎樣使若瑟的母親快樂呢？所以他改變了主意，要立刻升若瑟爲司鐸。

脫來未和里哀士之間離得很遠：主教愛惜若瑟不要若瑟過分勞苦，寧願自己跋涉長途，到最近里哀士的加斯方各古城裏去

，行晉鐸典禮：那天是九月十八日。

那時節，威尼斯綠海般的原野，點綴着紫紅全黃的彩色，田陌上，又如春天時，滿鋪着絲絨色的濃茵，一望望無際的稻田，裝滿着金黃色的穀穗，微斜的山坡上，一串串的葡萄，熟透了的，橫臥在染了洋紅硫黃紫紅葉的柳樹上。

一個初秋的早上，哈爾多全家從里哀士動身，到加斯方各去，六品已在十天前先去了；那時他正在避靜。

若瑟在受祝聖時，好像一位天神；那天是聖若瑟古伯爾定瞻禮——從前這位聖人，在贖擄聖母祭台上行聖祭時致命的，——現在人家又見到了聖古伯爾定。

大禮的翌日，這隊人馬趕回里哀士去；本村和鄰村的人羣，——被一種不可名言的向慕之心吸引來的，——早已等候着：要

慶祝景仰這位出自平民階級的新司鐸。

頭台彌撒畢，新神父坐在祭台前，受衆人的親手禮：——男
女老幼整個的里哀士村，都來親什麼聖櫝般的吻他受祝聖過的雙
手，——那時有人流淚了，若瑟哈爾多也流淚——喜淚——這是生
平只有一次的快樂的一天！

三 哈爾柴諾的本堂

新神父在家鄉住了二個月，非常快樂的盡他的聖職。

那時，他可說做了一家的小君王了：他的弟妹言及他時，都得表示敬意；就是他的母親，從那時起也不稱之爲「你」了。他的房間是全家中最好的，就在出入門之上，——這屋子是靠近聖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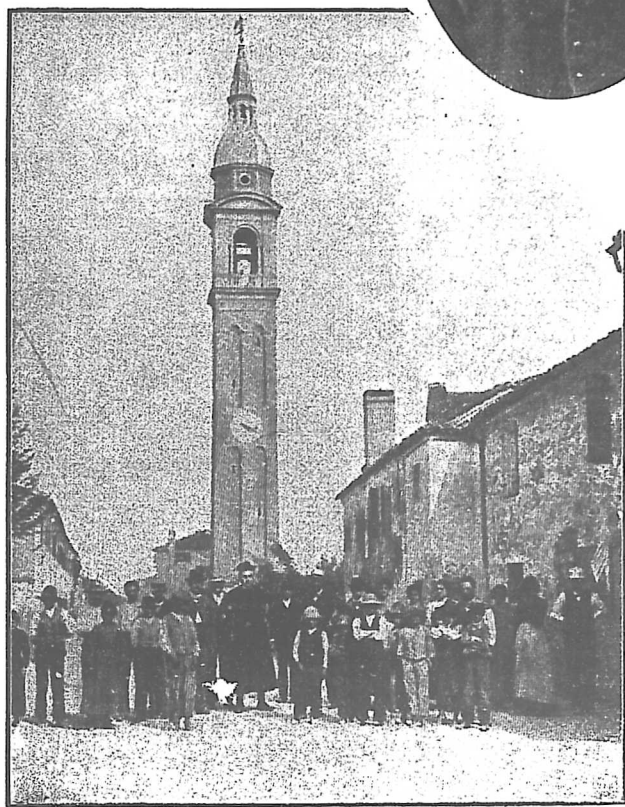
這房間，他陞了主教後，每逢週年家慶，也來駐節的，現在



哈爾柴諾人迎接新本
堂時，好像迎接一位
先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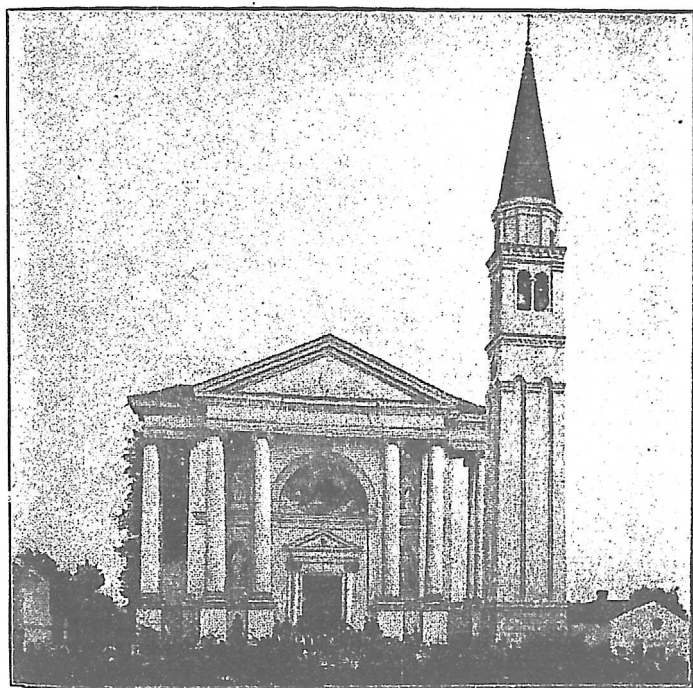
合會口變成了一個大
家庭，本堂司鐸就是
他們的弟兄，也是他
們的慈父。

(二八，三二頁)



若瑟哈爾多被遣到東
鮑老去，……不多時
後，就得展所長：輕
人軀，慰人憂。

(見二三頁)



這房間，現在照原樣保存着：床的一頭掛着一張（Cendriola）生地與拉聖母像，他幼時就在這聖像前跪着祈禱的，——這房間現在變做了朝聖的地方了。

這二個月的獨居生活，也許是他生平最快樂的生活吧！
時間過得真快！

一八五八年十一月，若瑟哈爾多被遣到東鮑老（Tomboio）做副本堂去。

東鮑老是個鄉間的小會口：居民都是農夫，工人和鄉下人。東鮑老村不像里哀士村的秀麗，它卑居在潮濕的山谷裏：四週滿植着桑樹，到處有池沼和一望無際的稻田。在織布業發達時期，這村嘗興旺過一時的，但居民常是貧窮：——我們的新神父到來

後不多時，就得展其所長：輕人軀，慰人憂。

那時本堂司鐸年事已高，所以一切工作都御在副本堂身上；但我們的副本堂，終沒有不快的時候，也沒有一句怨主教遣發他到這樣貧窮多事的小會口來的話。

當然，那年他的職務評分最優，擢升的機會最多。

聖人是這樣做成的，德行是這樣進修的，資格是這樣鍛鍊的。

天主屢次隱藏自己的忠僕於一時，爲日後更能顯耀於他人前；所以我們謙遜的司鐸盡了九年副本堂的卑職。但是，正爲了他久居於愛之若兄弟的窮教友中，更能認清了工人們粗糲貧苦的生活，知道了他們當得的利益：就是追還工人當得的酬報。因爲工人們怎能只爲公家生利，而一點不留給自己日常需要的東西呢？

在他受任東鮑老副本堂的那年，在隆巴爾第（Lombardie）地方，連一接二的被奧法兩國擾攘。

一八五九年五月三日，法王拿破侖（Napoléon II）二世，和意王厄瑪努哀（Emanuel II）二世給奧王宣戰，——那時隆巴爾第屬於奧的，——戰事延及脫來新（Tressin）河兩岸：於是蒙歹倍老（Montebello），巴來斯脫老（Palestro），瑪仁歹（Magenta），賽番利諾（Sellerino）等村，做了東鮑老戰地的流民收容所，和陣上傷兵的後方醫院。

一聲「自由」的倡呼，威尼西就宣佈歸附意大利新王國了。這事爲威尼西有利的嗎？

無論如何，因爲神職界，猶如貴族和平民，也吸收了獨立的空氣，已可預見將來的意大利，不再爲撒瓦王族謀利的小王國了。

或許它奉教皇爲首領的自由邦同盟之一嗎？——這個不能實現的思想，誘惑過當時的羣衆；但這是不能實現的事呢！

在這次革命的壓迫之下，比哀蒙（Piemont）聯了德，一如六年前要驅逐在威尼西的奧人而聯法。

一八六六年，在古斯刀柴（Cuslozza），和利哈（Lissa）的戰失敗之後，聯軍凱旋於哈陶槐（Sadova）。這是七月二日的事：統一的事業於是告成，——威尼西省屬於意了。於是百姓騰歡，額手相慶，少年意大利的三色旗替代了奧國的兩頭鷹旗。

合併之後，國民總選舉的處所又當增加了，——本堂司鐸的住所就做臨時的投票場。

東鮑老的副本堂就是百姓的靈魂，以致老本堂公斯當底尼

(Conlanti)，有時也溫和地責怪他起來了，——現在本地市政府裏，還能找到當年哈爾多神父親筆騰寫的選舉名單。而且國民自衛隊組織之後，就在本堂司鐸的花園裏操練。

若瑟哈爾多真正做了地方上的首領，衆人所愛戴的首領。同時他是一位最好的司鐸，最熱心的愛國者：這是衆口一詞的讚語。

一八六七年五月，他離開了東鮑老副本堂職，受命爲哈爾柴諸本堂去。

果然這是應得的升任，但爲他沒有什麼利益的。

哈爾柴諸會口裏，有三千多教友，大部分是農夫和鄉民；而地方的行政有小城市的氣派；這村位於脫來未教區的邊疆上，離

威尼斯有十二三公里，中間有康壯大道橫互在美麗的平原裏，可直接達低老而（Tyrol）山，和利陶（Lido）般埠。

哈爾柴諾人迎接他們的新本堂時，好像迎接一位先知。那時哈爾多神父年富力強，而且有美妙良善的面容，吸引人的雙目，溫和的舉止：所以不多時後，就得了衆教友的景仰。

在哈爾柴諾一如在別處，也有黨派的；而哈爾多神父做得這樣圓通，以致沒有一派怨他恨他的：所以他順利的做了九年本堂

當時他有件爲難的事，就是隨從他侍奉他的二個妹子。

一位司鐸要同婦人們來往，就是自己的親族，也會有許多耳目監視着的；而且他更該留心的，不要因了她們，引起人家的妬忌或批評嗎！然而他的姊妹們，受過具有教友真精神的母親的

栽培，所以不同凡類；相反，她們能吸引衆人，都向往自己的本堂司鐸。

他的母親也不時到哈爾柴諾來的；就在他們母子相見時的一次，本地的二位體面人家的少年，來向她二個女兒露棲霞和安多尼亞求婚，——他們知道她們沒有什麼嫁妝的，但他們仍是求。長兄起初拒絕不應，但他在天主前屢次審諒之後也同意了。——這二位姊妹所遺留於當地的家傳祖德，至今還在稱許。

哈爾多更有一種特長，也是他一家人都有的：就是愛窮人，和大公無私的美德。後來哈爾柴諾人送給他這個得當適合的威尼斯成語：「他來時窮，去時更窮了。」

照他妹子的述說：「一天，我爲他預備一樣飯菜——白菜燒肉——忽然有人來爲一個病着的婦人求哀矜；那時我正有事他適

· 可惜當時我的哥哥分文沒有，他立刻到廚房裏去，——把我預備的菜給來人帶了去，——我回來給他開飯，掀開燒釜，只見幾塊蘿蔔，我立刻跑去問他，嘗否見有獵犬進過廚房，他笑了笑：『安台拉 (Andela) 他用威尼斯話回說，吾主也將照顧我們的，』

Signor provedera anca pernuati, 『那天地用了清水麵包。』

哈爾多主教一生堅持着樸素的操守：相傳在一九〇三年的

Conclave 「教皇選舉會」前，他在隆巴爾弟修院的二層樓上的小房間裏，招待二位來拜見他的威尼斯司鐸；他要給他們飲杯涼水，因為那時正當酷暑，而且住在烘熱的屋頂之下更覺難堪。不幸在他的「小一」鴿棚裏，只有一只杯子，於是好樞機親自洗杯子，——紅衣主教，紅衣主教，客人驚叫起來了；——你們想保祿宗徒在帝勃里 (Tibre) 河畔，沒有這樣做過嗎？宗主教慈父般的笑了笑

，繼續工作，三位朋友用同一的杯子，飲了攪一點酸梅湯的清水，這是聖父最出客的飲料了。

在哈爾柴諾時，客人們早已驚訝他飲食的淡泊。

他自己也喜歡講述，幼時怎樣從里哀士到加斯方去讀書時，每天早去晚回，步行十四公里的路。在他的書包裏，只帶一塊麥粉糊，這是他一天的糧食。他走到半路上，坐地一株躲滿小雀的綠樹下，那邊也有一口週圍生滿水芹的井，他就在井旁，每天來回時歇歇的，或者同幾位高級同學聚談一回；——他講述時一副樸實的面容，使聽講的也感到滿懷鄉村生活的興趣。

這種樸實的嗜好，在他的文學作品裏也能看出：他在許多演說名人中，最讚成聖來奧那包爾瑪利斯 (S. Leonard de Port-Maurice)，他盡量採取這位公教演說家的熱忱和懇摯。哈爾柴諾本堂司鐸

的道理，真可說是聖經的精義，得了聖師的真傳；他每次講解要理問答時，插入些小故事或小問題；因此吸引父母的力量，不減於吸引兒女的力量。

他對於聖教禮節的經文，和通行的男女教友的各種善會，在哈爾柴諾猶如將來在芒都，在威尼斯，用同樣的精神來維持，鼓吹，實行。

不多年後，合會口變成了一個大家庭，本堂神父就是信友的弟兄，同時也是他們的慈父。

此後，這位忠信的傳揚福音者，似乎可安居樂業，享用他工作的利益了嗎？因為播種的工作完結了，聖經的好種子遍地的在預報未來的豐收。——但若瑟哈爾多，在哈爾柴諾只見到了一黎

明」：因爲一塊更遼闊的新田，家主又托下來了。

一八七五年三月初，哈爾多受任爲脫來未主教大堂的贊牧司鐸（Chanoine），和大修院的神學教授。

四 脫來未的代牧

真正的酬報，果然能多時隱藏着，但終有外顯的一天：如一顆鑽石蒙着礦皮的，被友人藏在黑影裏的大人物，一旦若閃電般的耀人視覺時，誰都要自怨爲何不識就在目前的珍寶呢！——爲哈爾多真有這般光景。

那時，在脫來未教區裏空了幾個重要的職位。——在二個月裏，死亡奪去了神職班的教律考試員，大修院神學教授，和主教

大堂裏的贊牧司鐸：爲這幾個職司，要緊有三位人物去補缺。

新主教徐乃理（Mgr Zinelli）——代法利那（Farina）主教的——便注意於哈爾柴諾的窮本堂。

哈爾多善於講道的聲名，早已傳到了脫來未，因他不時在脫來未的左近演講的，而且他熟悉人民的需要，和神職班的習尚；所以教務會議議員的一席，爲他再相稱沒有。這位十八年之久隱居於窮鄉僻壤的本堂，是脫來未修院中最光輝的學生呢：所以本修院神學教授的一職，也是相稱的。

誰都知道這位新被選者是赤貧如洗的，他自己承認的：「哈爾多不能置備一部要緊用的教理書，」因爲他常常貯蓄着餘資，爲救窮人的急需。

那時，有人在恭賀這位謙遜本堂，一身兼備多種光榮；但他

總不自引爲榮，相反，這許多事正爲難了他呢，因爲他該離開早已看作弟兄的教友，而且他把二位鐘愛的妹妹留在那邊。——不過爲了這事，那邊的教友還在自慰的幻想，他們的好本堂「Don Beppe」，也得爲他的妹妹而不時要來看看他們嗎？

這種對於本堂司鐸的深刻的紀念，現在還在哈爾柴諾的教友心中留着。——當一九〇三年八月四日，他們得悉聖本堂登教宗位的消息後，本會口的一切房屋上，都掛起彩燈來，似乎爲曉諭天下，這村是庇護第十的第一神家庭。

有位從威尼斯去的訪員，——爲訪問新教宗親戚的，——就在那天晚上來到了哈爾柴諾的，因此他目覩一切。後來他談起此事而說：在平民的表示中，從沒有見過像這樣兒童化的花燈會更

動心了：他們用蝸牛殼做燈，點在各家的窗牖上，不論在富家的樓台上，窮人的草棚上，都能見到；……同時在平原的遠處，一直到曼斯脫來山（Mestre），一望無際的熒熒燈火，反映得黑天一片紅光。——在教宗的本鄉也有同樣的燈會。

徐乃理主教當天神般的歡迎他。

不久之後，人已證實了這位考試員過人的學問，和超越的識見。徐主教願意常留他在身邊，所以又任命他為主教公署署長。

這不過是他遠大前程的一小站呢！

不久，主教得了合教區的同意，任命他為全權代牧（Vicarius generalis），——這是一個煩冗的職司呀！

代牧果然是崇高的階級，但也是艱難的階級：他不但在二二

件事上代替主教行使教政，還該爲主教預備一切工作。他担任一切不快懷的難事；相反，一切榮譽他不該與分：爲此要當這重任，不但該有超人的明智，更該具有出衆的聖德。

新代牧在此崇高職位上，不但顯了明智，而且顯了聖德，因爲不多時後，不但得全區信友的尊重，而且得了信友的愛戴。——他天賦的慈愛胸懷，到處能得人心，和氣的容貌，到處能救靈魂：這是天主爲衆人而給他的特恩。

哈爾多神父出身雖平常，然而有一副貴族的相貌；你若看見了他在行聖教禮儀時的莊嚴與鄭重，必將以爲他是出身貴顯的。——他的輕盈的體態，他的合於造像的側影，他的一雙像在祈禱時的天神的眼睛，真是一位聖教會理想中的人物；心靈的高尙，屢次代表家庭門望的：因爲既然靈魂是肉身的「模」(Forma)，當

然除使肉身生活以外，又造成肉身的外形。

除此以外，他還有內心的樸素，謙遜的端方，所以誰都沒有敬而遠之的心理。

在公署裏，徐主教要他住在最近的房間裏，而且請他做自己的神師：這樣哈爾多神父不但做了他聖職上的扶佐，又做了他靈魂的信託者。

後來，這位主教在自己的代牧手裏，獻了生命的末刻；在臨終時，主教自証不但得了一位同事，而且得了一位弟兄。

這是一八七九年的事。

主教逝世後，由衆人的同意，請哈爾多神父代理一切教務。當時，本區教友以爲哈爾多神父必將被選繼任，所以他們已在自相慶幸；但他的時期還沒有到。

加來迦利 (Callagari) 神父被選爲脫來未主教——這選擇是滿意的，在新主教未蒞任之先，他的「天主之人」的聲名早已傳開了。——新主教仍任哈爾多神父爲贊牧司鐸，爲代牧：這任命省略了新主教許多麻煩；同時代牧交還完全的教區於新主教。

加來迦利主教年事還輕，所以也沒有代牧的同意時終不做什麼事：這樣兩位具有天賦才能的同志，爲他們的教區預備了將來大發展的模型。

哈爾多代牧不辭艱辛的又負起宣道的舊職來了，因此教友們又得見他再登被哈爾柴諾本堂大放光明的講道台，——他的簡明而有宗徒神火的言語，中悅教友的意的；他另有一種吸引人的情趣，和不可侵犯的威望：這二樣條件爲一位宣道師不可少的。

這位大代牧你只看看他，好像一位平常傳教士；你若聽了他

，却是一位聖教大聖師。

時期快到了，他也將被選而登上聖教會的高位。——這件事誰都已預料的，所以脫來未教友常在怕他離脫來未而它去：因為在主教會集時——選擇後補主教的會集——屢已提及了他。

從一八八四年起，芒都 (Mantoue) 的主教缺了席，因為倍侖古 (Berengo) 主教升了伍地納 (Udine) 總主教。

在脫來未的九年代牧職，可說是哈爾多做主教的預備。

芒都主教的所以不即補上，因為在前任主教時有過爭端；因此一時人選為難，以致出缺了十月；幸有本地出身；而且當過本地代牧的巴老基 (Parochi) 樞機——那時他任羅瑪聖城代牧樞機——從中處置，推動芒都的神職班，選擇一位新司牧，他也親去訪

問本省的各位主教，主教們異日同聲都推舉哈爾多，果然惟有哈爾多是一位能重建公撒格——芒都是聖類思的生地——美麗聖堂的人物。

這同意真是一種幸運的預兆。

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十日，教宗良十三任命若瑟哈爾多為芒都主教。

新被選者，為預備受祝聖，先要做一次避靜神功：他用默想祈禱來預備。

這裏有一件我們的主教喜歡講述的軼事：可證明他怎樣樸實和氣。

在受祝聖之前的二三主日，他到威尼斯人奉為大主保的聖安

多尼巴度慕上去朝聖；他到巴度去時，打扮了一位平常的朝聖者，到了方濟各會堂裏，要求在聖人墓上做彌撒。理堂修士因為沒有細視這位外來的神父，照例問他有沒有做彌撒的「證書」。

當時，哈爾多主教想已多次在巴度講過道理，而且衆人都認識他，所以沒有帶「證書」，他直直爽爽的回說沒有。

於是修士爲盡好自己的本份，就問他個仔細：

「你從那裏來的？」

「從脫來未來的，」主教回說：

「你在那邊當些什麼本份？」

「現在一樣沒有。」

「什麼！一樣沒有？你也不做本堂，不做副本堂。至少做一位助理司鐸！」

「不！」

「真稀奇，這樣需要神父的脫來未，你在那邊竟沒有事做！」

——而且你好像十分有才幹的：」

「可惜，現在果真沒有事做。」

「那麼你要我代你轉託於你們的主教嗎？他像父親般的加上一句，我認認他，他不時到這裏來的；而且聽說他的代牧近來升了芒都主教了。」

「這樣很好，」主教仍不慌不忙的說了一句。

經過這一番考查之後，修士就請他做彌撒，而且親自輔了他的彌撒。修士看見了這外來司鐸在彌撒時舉止的大方，氣派的厚重，他十分感動，所以在私心自幸准許了他。

彌撒後，照習慣，修士請他在彌撒簿上簽名：這位朝聖的簽

了這名字：「若瑟哈爾多芒都主教」

「聖安多尼呀！爾你爲何不先默啟我呢！」修士跪在主教前驚喊起來了，於是親了主教的手。

哈爾多主教如慈父般的拉他起來，一時說不出話來。

「……你同神父說話只要站着好了。」

貧人的大主教保果真啟示了這位年輕主教。哈爾多主教終身持守着這位大聖的囑託，——他生時實行過而現在在墳墓裏常說的：「你們先愛了窮人，天主也將愛你們。」

五 芒都主教

「主教的聖職是件大事業，」保祿宗徒說，而且是一個重任，爲負擔這重任，要有上天的扶助。果然，天主扶助他自選而稱職的司祭，如從前扶助自召的宗徒一般；但那輩用人力來賄選而居此高位的，斷不能得上天的扶助。

這思想使哈爾多主教恐懼不安；他自以爲不稱將負的重任，不符所得的光榮；但他能立誓，他沒有做過怎麼爲貪求此高位的

事：他被選爲主教，是天主親召的，他只是一個里哀士小會口裏的平常司鐸，脫來未主教公署的卑下服務者；實是「看顧貧窮者，高舉自卑者」的天主親來高舉了他。

新主教爲預備受祝聖，做了一次大避靜，而且熟讀研究 Pontificale 「主教的書」，在這部公教大著作裏，他不但得了主教行大禮時的禮儀和經文，而且還得到了上天的靈感，和安慰人心的理論，這靈愛和理論深入了他溫柔慈愛的心靈。那時，哈爾多主教又選了一位在意國北境，人人重視的大主教聖鮑樂梅 (S. Boromé) 做自己的表率。他也如同聖鮑樂梅主教的許給天主二種愛：就是「愛窮人，和愛聖教會。」

所以，他每當恐怖環境之中要敗興時，就翻開先師的行實來

，——希奇，他常可得到進取的秘訣，解憂的妙藥。

祝聖的日期近了，哈爾多願意在芒都大堂裏，在自己的兒女中間受祝聖。——芒都的聖教會將成爲他的淨配，如聖書上說的，所以他用純潔的愛情愛了她。

可是那位摧動人選他做本鄉主教的巴老基樞機，——那時，他代教宗良十三管理羅瑪本城教務的，——要親自祝聖他；所以哈爾多主教當到羅瑪去。

這又是一件爲新主教動心的紀念，——在羅瑪宗徒的聖墓上，在繼伯多祿位代表的手裏受祝聖。——這也許是他將來宗徒事業興盛的預證嗎？

於是，哈爾多主教告知自己的屬下，將動身往永城去。
巴樞機怎樣迎他鐘愛的兒子呢？——不久將成爲同于主教位

的兄弟的，——先要認識了這位巴大樞機的偉大的心地，還要明瞭了這位不久的將來，就是庇護第十的更偉大的靈魂，才可猜測半點那時兩位宗徒——只有這名字可稱他們呢，——會晤時的情景：哈爾多做主教是為傳揚天國的福音，巴老基樞機要任命他，祝聖他為主教，是為要他傳揚福音於本鄉教區。

路西陶·瑪立歐·巴老基 (Lucido Mario Parochi) 樞機是當時一位了不得的人物，他的財產就是學問和聖德，他在一八八三年八月十七日生於芒都，他的家世雖然平常，但他本人的聲名早已遠聞了。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庇護第九任命他為巴未哀 (Pavie) 主教；一八七七年陸鮑老擢總主教，幾月之後就升樞機——他真是老教皇的愛子。

庇護第九駕崩後，他復回羅馬。因他有高深的學問，出衆的聖德，所以又被教宗良十三矚目了：新教皇於一八八四年任命他爲羅馬本城代牧。

那時可說是巴樞機的光榮極盛時代，也是他宗徒事業的極盛時代，羅馬教區在他治理之下，成了各教區的模範。

除了代牧的重任之外，他還有建設在羅馬的爲各國的事業的操心，和他所特別注意的意國北境教區的關注。

那時，正值教皇良十三世，祝聖主教後五十週年慶而頒賜聖年大赦，成羣結夥來羅馬朝聖的各國教友，都不忘懷於他招待的熱忱。——他有正直的靈魂，誠實的心地，不會傲慢，不知矯飾；有此種種優良，所以能得大衆的歡心。

在巴老基樞機和哈爾多主教之間，有同樣的身世，同樣的德

性：爲此在相見之下，就如兄弟般的相愛起來了：這是巴樞機在祝聖新主教的那天，一次演詞中的話。

那天是十一月二十三日。

祝聖主教大禮，行於羅瑪聖亞巴利南 (St Apollinaire) 堂裡。

當時在做伍弟納總主教的前任芒都主教倍侖古，和歹勃 (Thebes) 名譽總主教，而且也做過芒都主教的羅笪 (Rota) 主教做襄禮，禮節是冗長而感動人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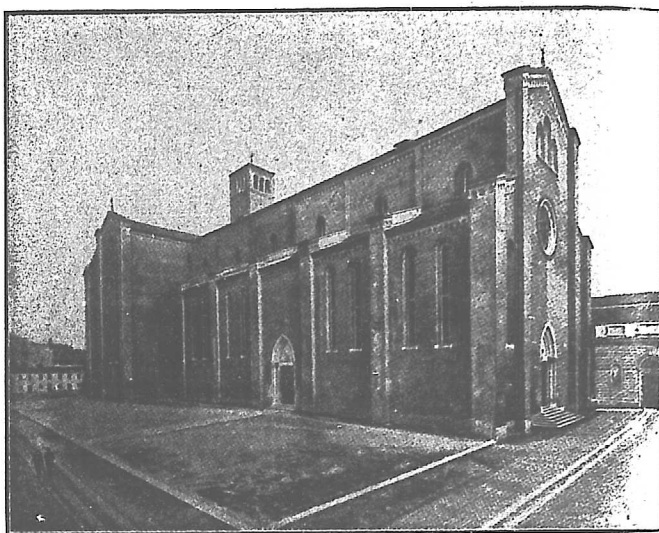
滿含着希望馨香的紀念，一時湧上了新主教心頭：就在這裡伯多祿致命的，就在這裡保祿受過刑罰的，就從這裡聖教初世的幾位宗徒，奉了第一位教宗的命往意大利古肋 (Italie, Gaules) 上任去；現在要從此地，挨到他自己，如聖嘉祿鮑樂梅般恐懼主教高位的，也將動身到自己的教區芒都去。——這許多思想充滿了他

富於情感的靈魂；另外在彌撒末，祝聖者和被祝聖者行相抱禮時，新主教流淚了，——喜淚，天神該收藏起來，如十八年前，新神父行頭台彌撒時一樣。

哈爾多主教就要回去，給他第一次的降福於芒都教友；所以他立刻去拜謝教皇。他跪在良十三足下，如聖諦莫德（Timotheus）般先求大宗徒降福他的傳教事業，然後回本教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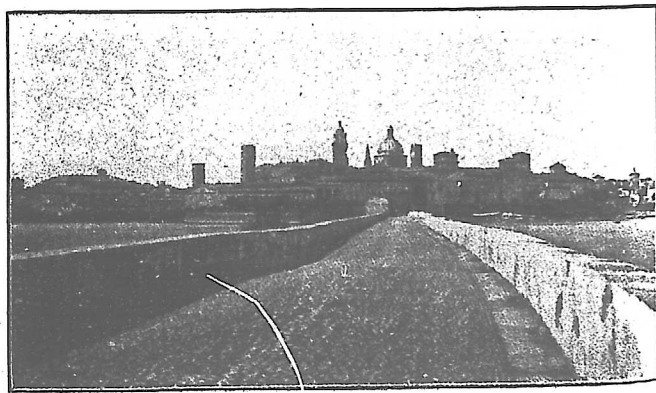
「你當做一位善牧，」聖父在臨別時給他說，——這訓話變成了預言。

新主教進芒都時非常簡單，好像牧童進自己的羊棧。他牢記着聖父的訓言，他第一次登台教訓百姓時，就把「善牧」做題目。他說「善牧」是耶穌所選擇的稱呼，也是他本人所切望的徽號。



（上圖）
晚來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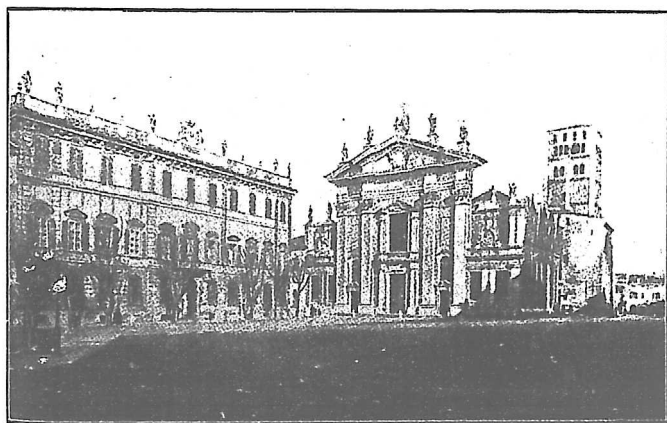
（下圖）
茫都





哈爾多新主教第一次登台
教訓百姓時，就把「善牧」
做題目：「……善牧……也
是他所切望的徽號……」

(五二頁)



署公教主和堂大教主都芒

芒都教區是隆巴爾第省各教區中最秀美的，居民都信奉真教。他們也有戰爭的餘味：在一四五九年：庇護第二時，組織過十字軍，爲攻打已占據君士坦丁的土耳其人。——大概天然利於戰事的形勢，能影響到民性的嗎？芒都是建造於池沼中的孟西奧（Mincio）沙洲上的，四週圍着堅城高壘：真是歐洲著名的要塞。

但戰爭爲芒都總是一件憾事：爲了戰爭，不但在政事上分了派別，就是在教務方面也有了裂縫，當哈爾多主教上任時，城裡還沸騰着前任主教所引起的糾紛。

意的敵人某黨，輪流着一時親與而反意，一時又糾合了已被政府解散的某黨的餘衆滋事擾攘：幸得新主教用了善牧的心火，平復了已開始的亂事。

那時，衆人都在懊喪前任主教瑪爾底尼（Marini）的事，而渴

望新世紀的早臨。那時信德還活着：人民的本意，要教務問題脫去一切，而超越於意國紋亂的政事爭端之上。

哈爾多主教從上任的第一天，就認清了百姓的需要；因他正直的靈魂，高明的卓見，識準了病源，而且獲得了對症的良藥，他經九年之久，——在芒都做九年主教——總沒有改變過有節制的常態，他常燃着善牧的熱忱，宗徒的心火。他知道福音只能建立在平安的人民身上，「*Non in Commotione Dominus*」主不居於擾攘之中。——

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神職班的改革。於是他就復興教務競賽會，創設新事業。他知道要做天主忠僕，除學問和聲名外，還該備有灼人的神火；所以他的競賽會章程：要一班具有救靈神火，而且深造於學術者，方可得優勝褒狀。

在這種有方針的治理之下，芒都的神職班，不久後就超越於意大利全國教區的了。

神職班的勢力可直達民衆的，所以新事業就產生了：學校開辦了，善會創興了。主教以身作則，如一位平常司鐸的從寶座上下來，爲聽一般表示親近他的人的告解；不但只聽聽告解，而且在相當的時機，還盡司鐸的別種聖職。

他的秘書某，給我們講述了這件事：就是主教在半夜裡起來，到公學裏去，給一位拒絕別的神父的教員行終傳聖事。

主教公署的門，常爲這種差使開放着的。

這許多繁雜的小事，不能阻撓他的教政大綱，而且在適當的時候，也能引教友高舉他們的心，增進他們的神火。

因他的提倡，在芒都組織起華美壯麗而供後人紀念的大典禮來了，——一八八六年，舉行聖類思公撒格的去世後四百週慶；這個貴族家庭是本地的光榮，而且也治理過本省本城的。

平民的行動，屢有提醒本地人民信德的功能；但要利用這行動，當有別的事業的伴襯。

年輕主教早已關心於社會問題的，從東鮑老副本堂開始，芒都主教沒有一刻放棄了這困難的問題。這問題是現在時代新建設的社會上一件最複雜的事，——工人們應怎樣待遇？用什麼法則來分配了利潤，才能使一方面合於正理，一方面得到日用不能缺少的酬報。

整個的社會問題就在這幾點上。然而想用獨一的法則來解決，是等於瘋狂；所以當用許多法則，而且這法則是隨時隨地隨人

而變遷的。不過，這種法則的界說，和實行，可用一句話說完：「和人民有關係的衆人合力工作。」所以一切集會的號召，都該望着這目標而進行。

哈爾多主教真是這嚴重問題的使者；爲了這問題在法，比，德，美，不知鬧了多少風波，在意國因他的發起和徵求。在一八九〇年，在伯來尙斯 (Balaunce) 開第一次的社會問題討論會，會議中爭辯劇烈；他爲和解各派的爭端，發表了幾條意見，給他們採取。他的幾條意見，倘若在各地實行起來，可以迅速得到這大問題的解決。——社會上各級的合作，和分配利益的比例化，似乎是解決這問題的基本原則嗎？

這是大會給人的一線希望。哈爾多主教盡其所能的工作，設法在他的教區裏早早實行。

但似乎爲相稱這位年輕主教的偉大的毅力，該有一所更遼闊的工作場，所以在受任爲「家主」全部產業的總管之前，「家主」先委給他威尼斯大教區。

六 威尼斯宗主教

在意國衆城市中，也能說在全世界的衆城市中，威尼斯可稱爲獨一無二的：它獨有統制海上的勢力，獨存全部聖經，——瑪爾谷聖史的飛獅徽章，這飛獅象徵本城的民性的。還有威尼斯人引爲光榮的歷史：因爲他們組織過十字軍，爲聖教會出過力：所以當時人有這句豪語：「先威尼斯當『威尼斯人』後基利斯當」
教友] *Primo Venitiani deinde christiani*]

在塞來尼 (Sénissime) 共和國時，因為威尼斯人不肯服屬於世俗上的任何權貴，所以他們揀了宗主教做自己 Doge「元首」。

照歷史上的記載，威尼斯主教在一四五一年時始稱宗主教的

聖教初世紀時，宗主教的尊號，只給於羅馬帝國的東西二都——羅馬和君工坦丁的主教的；以後又加給了日路撒冷安底基和亞歷山三城的主教：一則為紀念伯多祿的嘗設座於二城，一則為紀念瑪爾谷被伯多祿遣使於亞歷山的。

羅馬帝國分裂後，這宗主教的尊號也分給於羅馬直轄省的小都城主教了：如亞特利亞海岸上的亞基來主教，在第四世紀時也得了這尊號。——五六八年亞城經龍巴爾人劫掠之後，一蹶不振

，主教座位也遷於鄰近半島上的格拉陶（Grado）城，宗主教駐節於此，直至一四五一年。正當此時，威尼斯人戰勝依利里（Illyrie）而把一切屬於依地的尊號和特權，移往他們的首都威尼斯城去了。

君士坦丁陷於土耳其人後，威尼斯自以爲羅弼城之後的天下第二城了，因它不但在政事和商業上，就是在教務上也超於等輩——它稱雄於人前的，是商界的巨子，和學問道德上傑出的偉人。

威尼斯被奧國戰敗後，一切主權都失掉，惟主教的尊號還存着，不過主教的選擇，因條約的關係，由威城人民手中移往了奧皇權下去。

新意國成立之後，威尼斯又換了新立場；可是意大利以爲他有奧皇襲來的選擇宗主教權。爲此，每次任命威尼斯宗主教時，

在基利那 (Quirinal) 「意宮」和華諦岡 「教皇宮」間常有律法上的爭論，在任命哈爾多 宗主教時，這爭奪更形劇烈。

不過，這問題從法律的立場上看來非常明顯的：因為當時奧皇 所以有任命宗主教的特權，非根據於奧大利元首 權的傳襲，乃由於教皇 和奧皇 間的特約；那麼現在教皇 和意王 間，既然沒有什麼同樣的特約，意王 怎可只因威尼斯城 的佔有，而就襲得非屬於威尼斯城 而屬於奧王 私人的特權呢？

一八八九年，當哈爾多 主教被教宗良十三 任命為威尼斯 宗主教時，意政府 願意解決這問題。不過政府方面的反對，是任命的事，不是任命的人，因為芒都 主教是全國人民所推崇的；就是他的敵人對他也有「明智謙遜」的稱讚，因他有此優長，所以得了教皇 的矚目。——當樞機矮古斯底尼 (Agostini) ——在威尼斯城 有

可驚的教務政績的——去世後，一時人選爲難；但在教皇良十三和教皇所徵求意見的巴老基樞機口裏，出來了同一的名字——若瑟哈爾多主教，——這真是他的長上和朋友所能給他，對於主教職務，和宗徒生活最合式的褒狀了。

哈爾多本來不希望做主教的，更不奢望做威尼斯的宗主教了。但他自己也早已知道這尊位不能避免的，他本願老死於芒都，他居此已九年了，他對於芒都教區已有特別的情感，但不是如味其兒 (Virgile) 所咏吟的青春般的家鄉風光所羈絆，却是本教區許多聖人們——從聖安色安謨至聖類思——的光輝和別的紀念；還有主教和司鐸間，善牧和信友間，知心的友愛和熱烈的情感；更有如聖經上所稱「淨配」的神聖愛情——使他依戀不捨。

相反，威尼斯爲他似乎太王氣，太傲慢了：它有黃金的圓穹

，白石的聖殿，和一輩自以爲可做 *Doge* 「元首」的居民。——不過他對於宗座的明命，常俯首的；所以他爲了聽命而接受，不是爲了愛好而接受。

天主將降福他聽命的忠僕。教宗良十三，在一八九三，年六月十三日秘密會議裏，陞任他爲威尼斯宗主教。

這是他的大光榮，也是他的痛心事，爲了這次的升任，他感動得病倒。

可是在一次感動之後，正當他在芒都主教小堂裏祈禱時，又來了一個更不可思議的消息打擊了他。——一八九三年六月十五日的御前會議，教皇又陞授他羅瑪公教的樞機聖職。

這次他不但驚懼而竟昏倒了；後來他述說：當時接到消息後跪了下來，不知該感謝天主呢或怨天主：因爲一時得了兩樣大光

榮，高爵位。

新樞機的母親，得此喜訊後，也爲之病倒。

我們還有一件，哈爾多升樞機後，富於宗徒色彩的軼事。

我們都知道新樞機是神貧的，而且正當升任之前天，他把平日節儉所得的全部積蓄，都捐贈了某醫院；因此陞樞機後，爲辦一套新服裝來過聖體瞻禮成了問題：後來他想要在伯多祿瞻禮開始他的新爵位，但服裝仍無着落。於是給自己的妹妹出主意了——有趣的主意——教她們把主教用的紫衣染上紅色。幸而這消息傳出後，本城的貴婦們——她們每主日聚集起來爲做哀矜衣服的，——捐資買了衣料，而且她們親自縫了樞機的全副禮服。

新宗主教在芒都居留幾個月，爲等待教皇的正式諭旨。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廿四日，宗主教榮進威尼斯城。

威尼斯人當他慈父王公般的歡迎，他們重演古時行 Doge [元首] 和亞特和亞海結婚禮的排場，舉行用 (Bucentaur) (專爲此婚禮用的船名) 的大遊行。

許多滿飾旗幟的 Gondoles (威尼斯的長扁形小艇) 聚集在船埠上：威城各團體都有專艇，照了他們的階級和財力，盡量裝飾的，其中有神職班的，地方自治會的，官員們的，兵士們的：全體一律在大船上裝飾着鑲金流蘇的紫緯；宗主教府也有小艇，教務會也有小艇，每艇有四個穿紅綢衣的槳手；船的四週張掛紅色絲絨緯，——百十成羣的小艇，在尚有餘威的秋日之下，好像一羣星團在長虹般燦爛的小河波紋裏飛弛，弛向瑪爾谷主教大堂裏去，船上的羣衆還詠唱禮儀上的經文。

遊行隊終止於聖瑪爾谷和聖多明陶的大柱之間的比亞才爾（Piazelle）船埠。小艇靠岸後，哈爾多宗主教登上像一艘船於大海中大船的瑪爾谷廣場。

於是，在小河兩岸的無數小鐘亭裏，飛騰出來鐘聲的交響曲中，在迫來基拉（Peghiera）刀底拉（Troiera）瑪柴那（Mazzana）等名字之下而受過洗禮的大金鐘的猛鳴中，在久已聞名的瑪郎古那的 Doge 金鐘——這金鐘只在矮楞古（Ariengo）和亞特利亞海行婚禮時用的——聲中，遊行隊向着七扇大門的威嚴壯麗的宗殿走去：在斜陽光下，若虹彩的火焰在焚燒那偉大的，公教化東方式的金線白石柱——這大宗殿好像從東方飛過來，停泊於蔚藍色波浪中：一切美麗得像初曉的閃光。

樞機在大門口站住了；身披水紋朱色紅緞長尾大圓衣，頭戴

鑽光閃耀的主教金冠：看呀，我們的主教比了穿絲絨大發，戴多角金冠的 Doge「首元」更能象徵威尼斯名城呢！

他聽了主教署長的迎歡詞後，答詞中聲明他和新教區的婚約，將比 Doge 和 亞特利亞 的更悠久。

於是宗主教榮進大殿：那時大玻璃窗上照着太陽金光，瑪爾谷墓上的燭火，照耀了偉大的耶穌帝王像，這大像在鑲嵌細工(Mozaïque)的圓穹之下，好像滿佔了完全的大殿。

宗主教登上寶座，訓誨萬民了，就把在包斯筭(Posta)石柱上，飛獅爪裏的金書上的幾句做題目：「Pax tibi Marce Evangelista meus 平安與爾偕我的聖史瑪爾谷。」

這句話是他在威尼斯將行一切事業的標語，他使百姓便於記憶起見，在他的已有鐵錨和海星的徽章上，又加上一隻飛獅。

樞機哈爾多是忠信於自己的標語的；他在威尼斯，一如從前在芒都，將來在羅馬時，常爲平安的宗徒，正理的飛獅，望德的鐵錨，信德的海星。

這許多象徵，真是新樞機的誦詞，——不是過譽，因爲在主教的仇人——更好說是敵人吧，因爲哈爾多主教沒有仇人的，——的口裏，也有同樣的讚語。

大凱旋日的晚上，宗主教就進了建築在聖瑪爾谷大殿後的主教公署；他的進公署，好像一位謙遜的隱士，從窮人處宣道回來，退入隱院去。

一切光榮不能使他自傲，他仍是謙遜的，貧窮的；無論何人，凡拜見過威尼斯宗主教的，都能覺察理會。

他的公署，與其說它是王公的宮殿，更好說它是隱士的小室；他的三位妹妹，從芒都跟到威尼斯來服侍他，她們的日常生活，組織得好像隱院裏的修規。——一切工作時間都規定出的。

她們除在經堂裏祈禱時外，難能會見宗主教的；宗主教總不准她們進自己的辦公室，所以她們對於教區中的事件，不但不得參與，連知道都不能。

宗主教公署的門常爲衆人開放着的：哈爾多主教爲衆人都是可親的，——爲窮人一如爲富人。但照他公署司閽人的述說，主教終不肯親手回覆恭賀的信札。

他也極願如某詩人傳述的某主教一般，叫人寫「公所」二字在門上。

七 教父

威尼斯人雖富於貴族色彩，但也喜歡誠實樸素的。

教父

上，常可看見有許多鴿子飛翔停棲，巴來斯（M. Barrès）說，威尼斯人像鴿子，——鴿子在梳理毛衣時，一個顫動，羽毛蓬鬆起來——直到頭頂，好像威尼斯人衝衝他們的兩肘，轉動項間的披肩，爲整理褶縐那樣；而且他們溫柔有禮的顧盼，使人受了快懷；更其

是婦女們，真像一只美麗的小鳥。而且他們無憂無慮便易的在海
上得到糧食，好比他們的鴿子，不必遠飛，便在聖堂的鐘亭之下
，可找到麥粒，這不過是幾句歡諧的話，巴來斯又加一句說，但
不是一點沒有對象的，既然庇護第十是威尼斯居民中最弱小而最
好的一份子。一

倘若你不嫌我講得太遠時，我還說哈爾多主教在威尼斯的居
室，好像聖方濟各撒肋爵所述說的一種小鳥的巢，牠們的小屋建
在水面上，這小屋只開一個門戶向上的：爲的看天。

在此新城裏，祈禱是主教的第一要務。每晨天亮之前便起身
到小堂裏去，做一小時的默想，默想畢做彌撒。晚上，主教府的
全家，在小堂裏公念玫瑰經。

他不但自己愛祈禱，也能教人同愛。他的一頭白髮，他的像元老般的側影，穿着羅瑪樞機的華麗盛裝，非常堂皇的在聖瑪爾谷大殿裏行大禮時，威尼斯人都要趕來瞻仰在盛裝之下的，天下無雙的宗主教的風光。

你念過歹奧斐古低愛 (Theophile Gautier) 的聖瑪爾谷大殿的記述嗎？但他的記述，因為沒有宗主教行大禮的伴襯，所以可說是沒有生命的。

「這大殿好像全部聖經的提要：聖殿的前半部是古經，後半部是新經，而以若望宗徒的默照經爲結尾。一切都是壯麗神秘的，一切建築的華美富麗，直可說它是一只奇大的寶物箱。——圓穹上，環拱上，石柱上，雕牆繪壁上，滿目玲琅的都是水晶珊瑚；那金黃色的，是慕拉諾 (Murano) 的作品；還有一種永不褪色的

光輝，若金鱗般的閃耀着，在表示鑲嵌家無上珍奇的藝術。每顆大柱的高處，金頂圓頭上，就是寶貴奇異的大理石層：其中六顆大柱，——襯着灰白紋的，頂上裝飛金古銅的高林多巨人像的，——承戴着堂皇的穹窿，穹窿上面就是可通金殿的望台。

圓穹的構造頗為巧妙，把聖神——鴿形——為（中心）殼，聖神四射的光芒為射輻，十二宗徒為外圓週：這樣形成一個鑲嵌工程的奇大車輪。

中央大圓頂(Dôme)，就建立於全殿平面圖所形成的希臘式十字的交叉點上。它的圓蓋，覆庇了坐在一個大圓球——這圓球築于二對愛品天神所捧托的金星圓週中，——弧線上的耶穌基督像，像上，有天主之母立在二位天神中間，在光榮中朝拜自己的聖子。每兩位宗徒像中，間着一顆樹，為象徵阿里伐園的：這樣他們

同自己的主子，組成了天國的朝廷。還有四位聖史坐在另建的宮殿式的小堂裏，在寫他們的天書——聖經。

在森嚴的聖所深處，正祭台後，有幀救世主畫像，這畫像大得沒有比例性的，仿中古時代君士坦丁式的建築，爲表示造物主和受造間的懸殊的，這像上的基多倫若站起來時，也將如奧林比亞的如比德（Jupiter Olympien），頂戴大殿的全身。

瑪爾谷大殿真是一部非常裝璜的金字大聖經，又像一部放在大書架上的中世紀的彌撒經：這部大經，已經八世紀之久，被全城的人民，翻閱什麼畫冊般的瞻仰賞玩了，而他們還沒有慚愧於熱心的欣賞。

四過牆壁上刻着各式古新文字的原文斷片：上下左右寫着些歷史神話，又有辣丁文，希臘文的詩詞，經語，格言，人名，縮

合字，和各國，各世紀的名人法帖的小形……在雜色的鑲嵌細工裏，可找到寫在金牌上的黑字——所以與其說它是聖瑪爾谷宗殿，更好說它是物爾朋的聖宮，或說它是人類對於大造的智慧的表示，——它不求什麼建築工程上的優越，只求在新舊信條和聖經上立基礎，而以公教的純正道理為陳設，為飾彩。——

在這種大建築裏，當然要用公教禮儀的光輝，和詠唱的華麗來使之活躍生動。那麼有哈爾多樞機主禮總是神氣的。

瑪爾谷大殿還有比王家更富饒的寶藏：富麗的飾彩，寶貴的錦帛，精緻的花邊。

有種威尼斯花邊白衣，只在瑪爾谷大殿裏藏着的，一幅錦繡可抵當王家的一份財產；他們有這許多寶藏，威尼斯人還在怨奧公主出嫁時，取去了基布羅（Guipure）錦繡。

「只爲了幾件花邊，已值得做威尼斯宗主教了，」哈爾多主教取笑的說。

當哈爾多主教履新後首次行大禮時，他們從玻璃廚裏又拿出久已聞名的波斯毯和花邊來，這二件東西，久藏在大殿府庫裏從沒有用過的。

在禮儀中，還有詠唱可增加教會典禮的隆崇，可是難題在此藝術上又發生了：屢次爲要加增禮儀的熱鬧，在聖堂裏也引進了俗樂，威尼斯當然也不爲律外，哈爾多履任後，在這點上就下了改革的決心：他任命早已聞名的貝羅西（Abbé Pérosi）爲宗殿詠唱團長，而且委託他重整宗教音樂的使命。他在牧函上，命各堂都用童包低愛（Dom Portier）所整理的額我略的聖曲；他不肯讓聖教

古樂的大氣派減色泯滅，所以狠嚴格地審查了雜曲，因為在這雜曲中，混雜着許多俗樂的曲風。

這次的改革不止行於主教大堂裏，還推行到全教區去。

在各種提倡復興祈禱運動中，樞機另外親愛一輩男女隱修士，——世人以為無用的——他每當修院士來請行什麼禮儀時，寧可丟開別的事務，而履行他們的請求：因為主教在想，在這樣奢侈逸樂的威尼斯都市中，倘若沒有修士修女們在天主台前哭求，誰可阻止上天的義怒呢？

此外，還在各堂口裏提倡公禱和補贖：如拜聖體會的組織，——在羅馬和法國某教區盛行的，——和復興各堂朝聖團等。
在威尼斯沒有比用小艇來朝聖更有趣了：——衆人都穿着古

式會衣，在縱橫交錯的無數小河裏，從聖喬琪 (S. Georges) 大堂和贖擄聖母大堂出發，弛往慕拉諾 (Murano) 大堂裏去：這種朝聖顯而易見是受了迦而弟 (Guardi) 名畫的應響，所以有這種古僻的舉動。

這種朝聖，哈爾多主教非常贊成，他以為這種表演有引起別種新事業的可能。

新宗主教又用祈禱來復興全教區的教育事業，他親往各修院去考問修士的神學：他的問題的細到，以致許多神學教授在驚奇紅衣主教的神學的諧熟：他明悉課程中細小問題，好像方才上課回來。

哈爾多主教因為當過脫來未修院的教席，所以還保持着做修士時智力的高等造就，他真不愧稱為公教學術的萬能博士。他覺

得一位傳教士的學問，當超於別的知識階級之上的，可是只在課堂上受課，而從沒有經驗過教員生活的，難能明悉先前攻讀的理論；那麼這經驗，為辦教育是不能缺少的；所以宗主教設法使一總司鐸在出外任職之前，先使他們當二三年教員。

宗主教在此富於藝術建設的威尼斯城，也能尊重而且擴大這藝術，——相稱他品位的藝術，——以致一輩藝術家和博學士傾心向慕，看他為自己忠信的朋友，光榮的保護人：他是慕門底（Molmenti）會的知己，這會的會員都是有學問的藝術家，他也當過傅加柴諾（Fogazzano）的顧問，貝羅西的保護人，——這一切已足使人稱揚讚譽，氣蓋一世了：但我們的宗主教，還有更偉大事業哩！

他爲保存或修理公教的藝術建築，無微不至，他爲重建大鐘樓而節省日用，——不幸還有一輩不諒解的，在非難哈爾多主教在重建工程上糜費得太多，或者說重建的沒有像古有的美麗；幸而除此一輩無知者外，還有識者公允的批評：「哈爾多宗主教雖然在聖瑪爾谷大殿修理，和別的斯古拉商羅各的「丁多來」意大利藝術家，（Tintolet à la Scuola di san Rocco）的復興，都沒有恢復固有的傑作，但總算已與不能恢復的古物奮鬥過了；而且他對於藝術的貢獻，不減於梅山納（Mécène）和奧古斯多（Auguste）了。」

宗主教還有比藝術更遼闊的財產，就是「神貧」的財產。我們看見在威尼斯富饒的城中，還有因修理失時而至大鐘樓傾覆的事。但，不必奇怪，因爲在廣大的財產旁，常並立着更廣大的貧

乏：社會的呼援聲，不是比前更迫切了嗎？

不過，這件事不能說盡是資產階級的罪過，因為那擁有巨大的財產者，大概是有組織工作的成效；雖然現在的經濟制度變更了，但「工作是財產的媒介」的真理沒有變更。私人間的社會制度，猶如公眾的政治法令，一樣當向着這目標進行：就是用投資和貯蓄來便利工人的工作，因為一則可保護他們的利益，一則可給他們另一種生財之道。為此緣故，人們在創辦興業貯蓄會，和合作社。然而要達到上述的目標，只有工人們的努力還不夠，更該有忠誠人的援助，和為民上者的保障。

哈爾多樞機不但只在口上談談，而且以身作則積極履行。因為他的提倡，在威尼斯也組織起貯蓄會，合作社來了。那時有一位法籍經濟學家在威尼斯研究機械學的，說：「這種組織真像一位

有利工友的保護人。」

對於社會事業，公爵巴加奴齊（Poganzzi）——公教事業聯合會會長——真是哈爾多樞機有力的助手；可是對於顧慰貧人的工作，樞機不用幫助，親自動手。在他的慈父般慈祥的顏容上，有一種吸引人的力量；此外還有更高貴的溫柔的心靈，所以威尼斯合城的人，真心誠意的都稱之為祖父（Er Patriarca）。

他接待貧窮人，一如富貴人，不用什麼介紹，也不用求可許

在那座小客廳裏，放着幾隻被無數客人磨擦得褪色的椅子，——你想他救助多少苦人，拭乾過多少眼淚，安慰過多少憂愁呢？只有惡在宗主教工作台上，耶穌苦像旁的兩位天神知道。

這位在貧人前做慈父，在兒童做朋友的大主教，在必要時，

也能做公侯們的顧問，帝王的評判者。

八 政治家

倘若你也同意於亞利克斯多德的：「在政事上使人信仰」是行政的藝術的，那麼沒有比哈爾多主教更諧於這藝術的人了，也沒有比他爲威尼斯人——他的百姓——更善用這藝術的了。

政治家

宗主教不但是一「大父」而且還是一位國王，——衆心之王，智慧之王。他能使衆人都愛戴，接受他的意見。倘若威尼斯城，照選舉的術語說起來，屬於某派或某派的，那麼當說威尼斯屬於

宗主教的。

當時的傳說，瑪爾谷大殿的鐘樓是被緩進派（*Modérés*）折毀的：「我們要造一座更堅固的，」他們有這句口號。爲此（保守黨）盡力恐擊（緩進派）。哈爾多主教不去袒護任何黨派，也不從當霸持的高位上下來，——他立刻酬備程序，計劃重建。

他似乎指揮過戰爭的，便易的得了全勝。投票的那晚，公教青年們會集在聖瑪爾谷廣場上，高呼萬歲，表示擁護他們的宗主教，——那時樞機站在宮庭陽台上，降福了歡呼的民衆。

但，百姓來不爲給什麼援助於主教，相反，主教給援助於來求救的百姓。

威尼斯衆人都看見的，——這事還記在本城志書上——就是一九〇二年七月十三日，大鐘樓崩毀的那天。頂上的金天神像，

正落在宗主教的公署上，而且如聖蹟般的直立着。

這暗示宗主敎明白了，所以他親任了「鐘樓重建會」的委員長。你該知道這不是件輕舉易動的事，不是威尼斯人可獨力經營的，該有全國或全世界的援助。於是宗主敎親去商請於省府，和各國使館，以及一切爲他的事業有益的私人或團體。這件事他周旋得這樣圓滿，以致得在幾月之後，就有五百萬的捐款。

這是宗主敎，爲本城關於政事和藝術上的一件大供獻，誰料還有人在譴責他重建鐘樓，只爲一耀名於後人；他把旁人的議論置之不問，他仍是續繼工作。

事實給他更有力的辯護，十個月的努力工作，樞機就能通告威尼斯人，鐘樓將於一九〇三年四月廿五日的聖瑪爾谷瞻禮行奠基禮：這件事使宗主敎興奮得發狂。

這次的奠基禮，給哈爾多主教一個「復交」的機位。在意大利早已有一「教政關係」的這句話。這次因為意政府也加入「重建委員會」所以當然也有代表的參加；意王就委任都林（Turin）侯爵，味多厄瑪奴哀（Victor Emmanuel III）第三的從兄，代表政府出席。

「宗主教將用什麼態度呢？將談起刺激性的政教問題嗎，或提議和解的談判嗎？」威尼斯人在猜度。

誰也料不到，那天的舉止言語的明智大方，使在場的衆人都得滿意：這是哈爾多主教的勝利。

大禮日的早上，有暴風雨將臨的氣象；在禮儀開始時，人家還在担心，但忽然之間天開放晴了。

威尼斯人常是急於觀天象以預卜人事的，這次忽然變晴，衆人都以為幸運的先兆；而且當宗主教駕臨新迫老古拉齊（Procuratie）

novel) 塲時，天上已掃光了密佈的愁雲，照當時的某種傳說，當宗主教在王家進行曲中，從「公爵宮」加爾刀 (Cato) 大門裏出現時，忽然閃的一束陽光，衝開迷霧，射入圓穹，映在宗主教華美的大禮服上；那時宗主教繼續前進，堂皇都麗像天神般的滿面春風。

於是樞機就開始祝聖基石；禮畢，由工程師倍而脫拉彌 (Di Beltrami) 和都林侯爵漸漸的放下基地。

那時，一輩掛念的民衆，一湧而前的要瞻仰二位對立的大人物：——都林侯爵穿着神氣非凡的馬隊大佐的軍裝，宗主教披着更堂皇的羅瑪樞機的大禮服；在那時久已分裂的二種權力——教會和國家——又復聯合了。

在祝聖基石之前，宗主教走向前去，站在各團體代表前，先

發表一篇短短的演說，這演詞值得衆人——明友和敵人——的稱誦，崇拜；而且顯出他真是一位卓絕的政事家，同時也是一位可驚奇的主教：他的結實得像軍號般的口音，不但激盪在聖瑪爾谷廣場上，而且迅速地傳播到意國的全境去。

「陛下——殿下——在座諸君，」他開始演說了。

「沒有一件事更堪稱奇的，比了在進行工作之前，衆百姓懇求上主的降福，人類智慧的表示，沒有比俯伏在永生的，和一切光明的源淵之前更超越的。世上也沒有更堂皇，更壯嚴的儀式，比了人類呼籲至尊大能者的降福，和祝聖的典禮。」

我也將同你們慶祝，諸位高貴的威尼斯代表啊！慶祝你們代表了忠實的民意，異口同聲的，決意要在復興我們可愛的鐘樓之前，先行宗教儀式，而且正在我們的主保聖瑪爾谷瞻禮的一天。

從前在這位大主保障之下而非常興旺的威尼斯城，將有更大的新發展，新紀元於同一聖史的保障之下。我在自幸，得與你們同居共處，因為你們果然顯出了真正威尼斯國民的子孫；——從前，這種國民在未求天主的降福，未託聖母的保護之前，終不開始任何工作的；因為他們知道上主不加扶助的事業，終不能根深蒂固的基定的。

因為有真宗教，我們的祖宗能同心協力的，用大量的犧牲，深切的愛情，英雄的忠誠來光榮了祖國。他們用了愛情和犧牲，比政治更有力的履行了極大的事業，得享了全盛的與旺。

因為他們有真宗教，當意大利國的別的省別的城市，在蠻族蹂躪之下而呻吟時，威尼斯得自任為歐洲文化的中心，科學的原藪，藝術的保障，海上的皇后，東西方文化的樞紐。

而且就在這眞宗教裏，威尼斯人常可得所以偉大的原淵：眞宗教眞是他們一切事業的靈魂，一切計劃的引導，一切律法的指針；——他們爲了這許多，就建立聖殿，祭台，而且奉獻他們的建築和學校於宗教：這樣他們一切得勝成功的光榮，都獻給於聖教，而因此聖教能把光榮的勝利傳之永世。

這是你們的莫大光榮了嗎！不，那嗎爲在座的本城代表，更光榮更心愛的，是今天爲其宗教而建設的回憶嗎？也不，威尼斯人建築大鐘樓時，不像諾厄的子孫的造塔，沒有想到爲張揚自己的光榮，你們做這件事是爲天主聖名的光榮，同時爲留給子孫一個信德的表幟，和愛國的紀念。

希望上天降福這鐘樓吧！——用它建築的藝術和協和的音韻來使一切有悟性者稱揚崇拜。起來吧，受祝聖吧，聖瑪爾谷的鐘

樓啊！盼望上天祝福你，喔，鐘樓，希望如我們所切願的迅速達到那天：重見你用鐘聲來佈告天下：威尼斯的得勝，和天主的光榮！——

當時在意國有一個一題到就不能不激發衆議的問題——就是羅瑪問題——當時的意國內政關鍵都在這裏。

將怎樣解決這重要問題呢？可說只有一時間——這大平衡器可安排一切——至少大部分——我們等待着吧。

這是非常顯明的：就用肉眼看起來，教皇位也已成爲全世界的職位了；所以他不能置於任何權力保障之下；否則不但他對於某國取了隸屬的地位而不相稱，而且別國也將有反應的表示——

猜疑妬忌，

既然如此，爲何我們不見什嗎歐洲各國的聯合，或世界公教國家的聯合的組織，爲給教皇絕對自由的直接援助呢！這種獨立不羈的保障，不比往時一個少數英雄所組織的小軍隊更堅固了嗎？——我們希望將來吧！

然而，當聖教會處於更艱險的進程中時，天主自會差遣戰勝這艱險的使者來的。這使者，有時是一個了不得的大丈夫，有時却是一位弱女子：——我們看見過大嘉祿，也看見過瑪底爾特（Marthide）公主，而且屢次婦女比君王做的事更偉大。

在一切世事裏，都有一「人心」的成份，恐怕就是這「人心」將來有一天要解決正理所不能解決的一切！

誰說我們將不能見到那威尼斯城的名畫活起來呢？——這

幅名畫現在華諦崗宮的「王廳」裏，庇護第十的寶座上，畫題是英王紅鬚弗來代理 (Frédéric barberousse) 和教宗亞歷山第三 (Alexandre III) 在威尼斯聖瑪爾谷廣場復交的故事，

果然這沒有生命的畫像，明天要活起來了。

九 宗徒

世界上有許多事業，用政治手段不能實現，而只能用宗徒的心火去履行的；爲此，宗徒的地位超於世上的一切。——宗徒是天主的器具，上天和下地的居中人；在現世教皇當了這宗徒的本分。

天主在人中選擇代表時，不一定選那擁有王者的財產的，也不選具有高深才學的，而他寧選心中充滿着仁愛的。

「鐘樓啊！希望如我們切願
的迅速達到那天：重聞你用鐘
聲來佈告天下：威尼斯的得勝
，和天主的光榮！」

（九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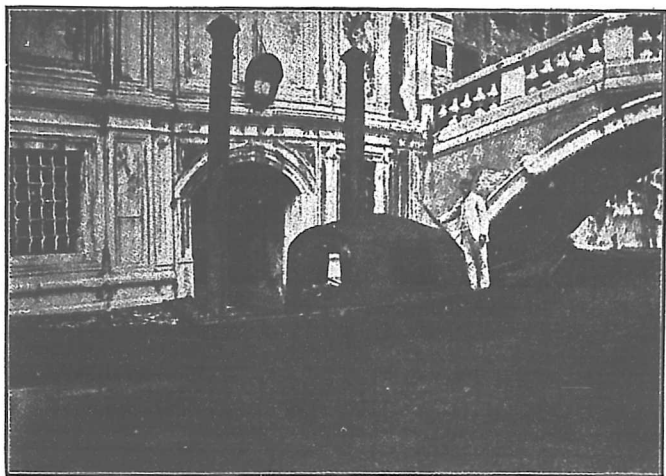


樞機哈爾多宗聖教

聖瑪爾谷宗聖殿



威尼
斯宗
主教
公署



到了車站，被自己的屬下圍繞了……
兒童們清潔無罪的神目，已預見宗主
教未來的事了，歡忻踴躍，高呼送
別。

(二〇〇，一〇二頁)



教皇真是天主所遣於世的大使臣。

這種人選在教皇良十三駕崩的翌日，沒有比哈爾多樞機更相稱的了。

就是教皇良十三在位時，也不止一次在預言了。——那位白髮老翁，用預言的聲調，精細的微笑，識人的目光，說：「看啊，這位賽來尼 (*Sérénissime*) 的候補員 (*Candidat*) 。

一次，在威尼斯大鐘樓崩毀的翌日，教皇正同哈爾多主教商酌一件要事時，教皇不自覺的給宗主教說：「朕開始了不少事業，但朕不能了結的了，將有一天你要代朕去做。」

當時，哈樞機沒有注意到這幾句話的重要性，只以為聖父的慇懃。那麼，在他果真接受了大位後，也許回憶起來了嗎！不過，這也是一定的：就是在一九〇三年七月廿九日，哈爾多宗主教

上羅瑪赴教皇選舉會 (Conclave) 時，還沒有夢想到這光榮，

良十三的駕崩，——先病了幾主日——使衆心都憂愁的，哈爾多紅衣主教——他當穿紫的——當他把噩耗告示屬下時，同時還囑咐他們爲將開的教皇選舉會祈禱，一父親的死，他說，常是一件可痛的事；我們祈求天主，早早賜給他的聖教會一位好牧人，來寬慰我們的心，——同時，他附告信友他將往羅瑪去。

聖教會雖於居喪時，一切事業也能按序進行；教皇選舉會能完全按若聖教律法所預定的規程而依次做去。——在教皇駕崩後十日，即一九〇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即能舉行開幕式。

基多所建立的教會，何等有力何等堅固呢？他不爲外力動搖，而永久存在，鎮靜地超脫世上時代的變遷，和物質的影響而生
活。

果然在教皇逝世的翌日，爲了候補員的選擇，也有了似乎黨派的分裂；然而這種黨派的主動者，都是一班糊塗朋友，和貪高位的人們，決非真正選舉員樞機們的事。

可是當時就有不負責的報章，或有意苛求的敗類，把事情混雜了，但指揮一切的明智的天主，使人類的計劃不能實現，——那輩在俗人心目中的候補員，因爲非上主所選的，所以在選舉會中只得了不中舉的幾票，而那位在大會前沒有人注意到的反中了選。

那時，可說沒有一位比哈爾多主教更不想做教皇的：一九〇三年七月廿八日，離威尼斯而往羅馬時，他真像一位宗徒：不帶盤費，也不帶行裝；他惟一的目的，是去「選舉」；他以爲這件事真是宗徒事業，所以行此事時也該像宗徒。

起程的那天，正是密良府致命聖賽爾斯和聖納才爾（S. Colas S. Nazaire）瞻禮，——隆巴爾地和亞爾卑斯的宗徒。——那天主教還給幾個病孩行了堅振；這樣他常為宗徒，而且做小孩的宗徒。果然他是兒童的宗徒；他動身的那天，如同當初在日路撒冷城門口歡迎耶穌進城的兒童一般，威尼斯的兒童似乎用了他們無罪的神目，預見宗主教未來的事了，歡忻踴躍，到車站上來高呼送別。

但謙遜的樞機不用什麼排場，就是主教府裡現成的四槳小艇，他也辭去不用。

動身時，他和自己的妹妹在主教小堂裏念了經後，就登上一隻單槳小艇；同行的有他的秘書白來商神父（Don Bressan），本城聖基低盎大堂總司鐸斯脫拉低米老末（Don Stratimirvich）神父，和主教

的隨僕矮皮亞歹格老蘇 (Abbiategrosso) —— 一舟四人靜悄悄的馳往火車站去。

他穿着紫服，—— 樞機的喪服—— 他面帶憂容：他夢想着，夢想着：「不能再見他的小艇和小河了嗎！——」

相傳當伯多祿在才納撒來 (Génésareth) 海上馳向低伯利亞 (Tiberiade) 城去時，基多問他說：「你愛我嗎？」而且於伯多祿肯定的回答之後，「你牧我的羔羊和母羊，」耶穌託他治理教會。

我們的充滿宗徒神火的旅行者，當時沒有聽到什麼聲音。

到了車站他被自己的屬下圍繞了：——窮的富的，有貴族有平民，加祿斯 (Don Caros) 立在那邊，瑪爾谷大殿的管更衣所者也在。——他給衆人請安話別。從前彌來 (Mile) 的教友送行聖保祿宗徒時也在海邊上，他們的心坎裏又難過又喜歡，他們怕宗徒不

能回來，但同時他們在自幸因預覺宗徒果然不回来了。

在四面皆海的威尼斯車站上，頓時空氣沉悶起來了：因為臨行惜別的情緒，籠罩着羣衆；這情緒宗主教自己也明明感覺到，但他還不肯自信會被選教皇的，所以在離小艇登岸時，他給白來商神父說：「你去打來回票吧，可以便宜些。」

到了羅瑪 他住在龍巴爾修院裏，這修院位於聖安琪 (S. Ange) 堡之後的迫拉底地加斯歹老 (Prati di Castello) 地方。

主教在動身前先嘗致書修院長，請他留一個最平常的房間給他；這樞機的末一封的信，字裏行間流露着謙遜仁慈的話，現在人家把它裱了起來，懸掛在修院禮堂裏。

親愛主教：

我們明天晚車從威尼斯動身，後天早上七點半可到羅瑪了，

請你遣發一輛馬車，和一個僕人到站上來接行李；但你決不可勞駕，否則大說不過了；這許多僕已覺得無法償報，何堪復加，這次隨行的還有小僕矮皮亞格老蘇。」

你的好修士前代請安！

你的感恩的僕人樞機若瑟哈爾多

威尼斯宗主教。

宗主教就在修院的三層樓上，接見了幾位來拜望他的朋友。有一位住在羅瑪的威尼斯貴婦，加爾卑格那（Carpegna）侯爵夫人來拜見他時，預祝他被選為教皇；宗主教就用威尼斯話回她：「天主叫我着參與選舉教皇會，已是一樁過分的美事了。」——那天晚上，他在聖伯多祿宗殿裏的伯多祿墓前，和新亡教皇良十三的靈柩前祈禱了數小時。——無疑的，那時教皇中的第一

位和末一位，與不久後要繼續他們而登大位的哈爾多樞機，在神交密談。

當他祈禱後回修院時，路過聖安琪堡，一位威尼斯出身的警務軍官，因為素來認識宗主教的，瞥見主教在遠處來時，就下令舉鎗致敬，而且用意大利式的為教皇的敬禮，樞機笑了笑降福了他們，走過了。

這種表示雖然似乎孩氣，但也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為這事果然沒有什麼別的重要性，但也含有先兆的意味的。

翌日，七月三十一日是教宗良十三的九日喪禮的末日。哈爾多樞機當選為唱五次追思禮的樞機中的一位，禮節是在聖西斯篤小堂裏舉行的；當天的彌撒後哈爾典 (Mgr Sardi) 主教讀已亡教皇的哀誦 (Pro defuncto Summo Pontifice)。

追悼新亡教皇的一切儀禮於此告終；從此時起，衆人要爲未來的新教皇祈禱了。那時，以立法委員資格聚集的衆樞機，停止爲立法委員，而爲教皇選舉會選舉員了。

哈爾多樞機用祈禱來預備自己，他仍舊要做一位宗徒。

選舉教皇這回事，可說是超於宗徒事業的，既然是爲選一位宗徒之長。

其實教皇選舉會，是在七月三十一日晨開始的：那天典禮司長因代理教皇（Camerlingue）的命，發正式通告於各樞機，這裏有給哈爾多樞機的譯文：

給至尊主教若瑟哈爾多聖倍爾那歹而納街羅馬教會樞機鐸德，——爲選舉教皇事：由宗座傳訊員直達行轅。

一九〇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瞻禮六，晨十句鐘，在華諦崗宮聖保理納小堂裏，將舉行大禮聖神彌撒，衆樞機當穿紫圓衣參與；彌撒後將有「爲選舉教皇」的演說(Pro eligendo Summo Pontifice)。

同日午後五時，衆樞機被着 Mozette 「小圓衣」束着帶，先等在聖保理納小堂裏，後有十字和詠唱團作前導，唱 Veni Creator 而前進；樞機按着年紀的次序，——年長的在前——列伍進選舉會場，一切都按成例，餘事後定；投票時也用紫衣。

典禮司長利琪 (Risi)

在選舉會中行大禮時，樞機本有一種特別的服裝，非紅非紫——玫瑰紅色半喪半喜裝，——這顏色只爲行此大禮時用的。在這次大會中不用了，所以在通告中預先說明「投票時仍用喪服」。

選舉會的開幕禮行於七月三十一日，晨十時，這禮儀是教宗額我略十五，在一六二二年三月十二日的“*Decet Rmnum Pontificem*”通牒上規定的。

通牒上說：「教皇追悼禮完後，只要選舉會場預備了，衆樞機便可會集於伯多祿宗殿，或別的聖堂裏，照環境的適宜，先由樞機長——若樞機長不便時，別位年長的樞機亦可——唱一台聖神彌撒；彌撒後由一位「長牧」(Prelat)或公教學者用聖教會的名義演說一篇，訓導樞機們，把一切外務暫且放掉，安心獨在天主旨前，按照教律和公會議的定章，在最短時期內，爲聖教會選一位相稱的牧人。」

如教律所許可的，這次大會的開幕禮行於聖保理納小堂而不在伯多祿大殿；聖神彌撒由副長賽拉芬伐奴歹利 (Seraphim Vanutelli)

樞機唱的。

彌撒後，迦利 (Met Galil) 主教向衆樞機請了安，登上飾有紅錦緞的講台，用莊重的聲調，講演了 (Pro eligendo Summo Pontifice) 「爲選舉教皇事」。

他先用聖伯爾納多給教宗安日納第三的信，講述怎樣做教皇的，作引子；說明了爲當此大任的預備的緊要，和爲行天主的大事業時自由權的當成全。他也給衆樞機提起一句：爲保護聖教會的名分，就是捨生流血也不當自惜。

「這篇演說爲我們有非常深刻的印象，真像聖伯無納多親自教訓了我們，」哈爾多主教述說。

開幕禮畢，已近正午了。

樞機各回寓所，午後五時，再進華諦崗宮而行正式入場禮。

「選舉教皇真是一件天主的工程，哈爾多在威尼斯時常說的，他當選舉員時，仍繼續他的宗徒事業，一如在做主教時，——將來他做了教皇，也將繼續他的宗徒事業，這是我們可預測的

十 選舉員

「除了大公會議之外，教皇選舉會（Conclave）數着最盛大的公會了。——行天主事業的集會，」哈爾多樞機動身往羅馬的那天，給新神父說的。這種超性意向，是他將行的宗徒事業的指針。

選舉教皇真是一件非常事，在那「完成」的字義裏，猶如在彌撒中司鐸成聖體一般，大有人去「完成」天主工程的意義，不過人是用天主的名義來進行的，為給將行選舉的樞機們提醒這真

理起見，所以在大會之始，照定章在投票之前，先領耶穌聖體在
各人的懷裡。

爲這種大會而集合的樞機，只有這尊號相稱他們的，這尊號
也可說是他們光榮的稱呼，這尊號就是一選舉員。現在他們只
有一件事要做，就是要選舉出一位教皇來。他們各人都有投票箋
於金爵——神秘的象徵——的名分，從此金爵中，將產生出新教
皇來。投票時的各種動作，都有聖教的禮節伴随着，因此一切動
作都成爲隆重的典禮。

會員入場式是大會的第一次典禮

在羅馬城的大街上，常能看見衆樞機列着行伍，每位樞機有
三輛雙馬車，如大慶日的大遊行一般。在聖教喪期中，改用一輛
雙馬車，而且照古時的傳習，每當教皇駕崩出缺時，樞機座旁不

得有人並坐的，所以秘書隨員等只坐在對面。

這次大會在萬事從簡的範圍中，還保存着幾件威儀壯麗的事

在華諦崗宮裏，果然有充分設備的；但要得六十四個房間的大會場，亦非易事；在此大宮庭裏平時被書記，兵士，傭僕等佔滿的；既然不能停止他們的工作，怎能一時置備呢？因此費了許多週折，但終於解決了。

在達瑪斯庭院的四週，把一切舊時的辦公室，軍器房，軍醫室，和別的一切推貨室，安排得整齊了些，現成的每三小間作一大間，倒比從只用屏風來分隔的大廠房好得多了。

這樣，每位樞機分派得一間小客廳，一間臥室，一間隨員住

室，不過室內器具簡陋異常：只有一張栲椅，一張安樂椅；客廳裏幾只柴墊椅；臥室裏一張鐵床，一只盥洗台，一只白木櫥；樞機的床和書記的床一樣的，不過主人的床上，鋪上一條絲織毯，隨員的用毛毯罷了。——這真是一位隱士的小室，不能說是王公的花廳；可是爲他們非常相稱的，因爲他們要選舉的是一天主的衆僕之僕」呢。

房間的次序，由樞機拈阄分配；所以不講什麼名分和優待。就是代理教皇和年老樞機也不例外，不過爲節省手續起見，幾位住在華諦岡宮的樞機仍舊。但他們還該讓出幾個房間給別人：爲此教廷冢宰的辦公室一分了三。

哈爾多樞機拈着五十七號，正在前教皇臥室的上層：這無意中的巧遇，已使旁人注意了。

後來，庇護第十爲紀念此事，於被選後遷入教皇寢宮之前，在此小室內居留了二個月。

參加一九〇三年八月選舉大會的羅瑪公教樞機，共有六十二位，其中六位樞機主教，四十九位樞機司鐸，七位樞機六品。

樞機主教，司鐸，六品等，只是名稱上的分別，沒有名分的特權的。——六個接壤羅瑪教區的主教稱爲樞機主教，別的樞機當教區主教，或別的有主教銜聖職的稱爲樞機司鐸，其餘別的有樞機銜，而未祝聖爲主教者，如從前古修會士般當教宮聖職的，稱爲樞機六品。他們所以稱爲六品者，也因為在教皇行大禮時，他們當輔禮聖職的緣故。

要用國籍來分別他們是一件錯誤；他們有同一的尋號，都是

羅馬公教樞機，而不是某國的樞機；他們竭力使這稱爲「至公」的聖教會得光榮。

我們現在可述說一些七月卅一日，在華諦岡教宮裏大會入場禮的情形了，由此我們也可以窺見這（公教）氣派的一斑。

午後五時，太陽漸漸地離聖城了，衆樞機穿着紫圓衣聚集到「王廳」裏去。

當時他們都是君王，這座七扇大門的「王廳」是他們的宮廷。
「王廳」是教皇保祿第三命商迦祿（Sangallo）建造來爲接見各國王公大人的：廳裏的四週，都是瓦哈利（Vasari）和代拉包帶（Della Porta）的作品，畫着幾件聖教會與列國歷史上的名蹟：——如彼得和大嘉祿（Pépen et Charlemagne）獻禮於教皇；彼得矮拉公（Pierre

d'Aragon) 獻他的國土於教宗，因諾增爵第三；日爾曼皇恩理格第四(Henry IV) 在加諾舍(Canos)求教皇額我略第七的寬赦；紅鬚王弗來代理(Frédéric barberousse) 在威尼斯聖瑪爾谷場上與教皇亞立山第三復交；駐節亞味濃 Avignon的末一位教皇額我略十一的榮進羅瑪；聖庇護第五時的十字軍在來邦脫(Lepante)大戰。——這幾頁聖教光榮史，好似有意示給選舉員，要他們選一位能繼此大功業的教皇。那時，在伯多祿大殿的圓穹後的大陽，用它的金色光芒，把奇大的圓穹，在天上映成一頂奇大的教皇三疊冕。

大殿正門上的大理石基多像，投影在排成筆架形的十二宗徒像影中間，一直展開去，直到西斯德勤(Sixte-Quin)方形尖塔那邊；於是在聖伯多祿廣場上，形成一幅奇異的影畫。

還有別的許多石像，如歷代教宗石像，和大迴廊上的天神像

，將軍像等，在斜陽光裏抖動閃耀，好像來朝見君王——基多——的羣臣。

這種美景，每年只在這時節——太陽在大殿後落山的時節——可看見：那麼這美景，是象徵聖教未來的榮勝的嗎？

於是選舉員整隊走出「王廳」，經過聖保理納小堂，在此小堂內，有聖教會第一元首——在聖體內的耶穌基多。

在森嚴的沉寂中，代理教皇啟唱大會的聖詠「*Veni Creator*」來了。後由衆人和唱（*Mentes tuorum Visita*），——且唱且行，衆人在教皇十字引導之下前進；聖詠的聲調，一時如老人般的祈求，（*Infirmi nostri corporis virtute firmans perpeti*）一時若兵士般歡呼：（*Deo Patri sit gloria et Filio qui a mortuis surrexit, ac Paracrito*）。

唱到復活榮福經時，遊行隊已到了聖西斯篤小堂，此地就是正式開選舉會的會場，所以當與外間絕對隔離的。

代理教皇唱了祝文後，別的衆人都退出，只留樞機在堂裡：這是大會中的第一次樞機會集；在此集會中，樞機們要行宣誓禮——樞機長「Doyen」先宣讀了選舉定章後，每樞機手按聖經，宣誓信守一切大會定章。

樞機宣誓畢，大會隨員「Conclaviste」，和軍官等一切在會場裏工作的人員，也進來宣誓。此後在會場外服務的，就是監視衆樞機的許多人物，如大會總監（Gouverneur）加琪亞諾矮才完陶主教（Mgr. Cagliano de Azevedo），和大會元帥「Maréchal」瑪立歐希琦親王（Don Mario Chigi）等。

大會總監和他的屬下先進去，後來大會元帥和他的隨從。

希琪親王是一位白髮老翁，他身穿古裝：絲絨大襪，褶疊領圈，腰佩金劍，內服花邊襯衣，頭戴白羽元帥盔。——希琪的一族，襲祖傳的特權，得於教皇選舉會中統領華諦岡宮軍隊；用元帥的名義，指揮一切貴族軍官，瑞士侍衛士和宗座警官。這特權只限於大會時實施。新教宗選出後，這特權亦即停止，這特權授與時行一種罕見的古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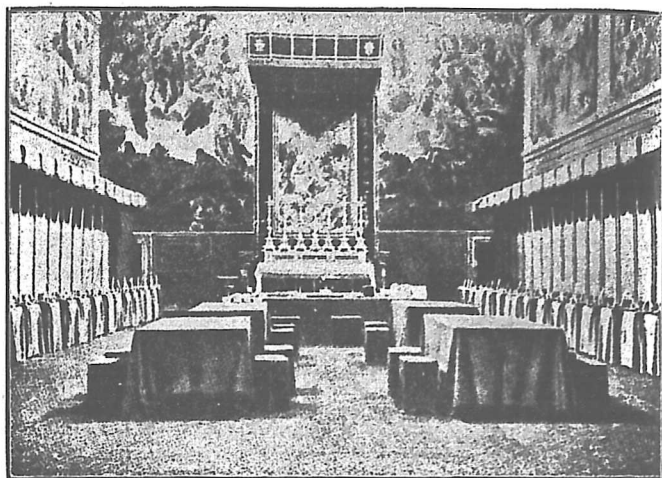
瑪立歐希琪親王有副堂皇的相貌，王公的氣派；在這次大會時，盡職得非常完美。他在一八七八年選教皇良十三時已當過此職，他的祖父參與了庇護第九的選舉。他的父親，因為庇護第九的統治期長所以沒有當過這榮任。

古時，在教皇選舉會中，元帥另組織起一隊侍衛軍來，他們用藍紅的制服，背上束一條白色飄帶，用一顆金星和五個銀色山

峯做徽章；這軍隊都是希琪族人當的，現在就用瑞士侍衛來替代了，不過仍屬於親王指揮。他的隨從，仍用古式制服；這次大會時，用四個隨從，他們排在瑞士侍衛之後，手裡拿着錦囊和鑰匙。他們之後，就是元帥，元帥之後，有隊長，榮譽值理司鐸 (Chapelain d'Honneur)，秘書，宗座軍隊的高級軍官，末後又一隊侍衛。

於是元帥的全隊人馬，浩浩蕩蕩的穿過宮院，從「光榮梯」走向聖西斯篤小堂裏去。先元帥，後別的衆人，依次在祭台前宣誓。

元帥的誓言，和別人微有不同：「我，瑪立歐希琪親王，教皇選舉會永久元帥，宗座侍衛的欽命軍官，許下，且立誓忠信於羅瑪教會的樞機團；而且盡力忠信監視選舉大會，不准任何樞機



教皇選舉
會場聖西
斯篤小堂
(上圖)

威尼斯元
首uoge宮
(下圖)



，或別的有關大會的人，有相反宗座定律的外勢力的侵入。——盼望天主和他的聖經助佑我！——

他的屬下也手按聖經：「盼望天主和他的聖經助佑我！」

衆人宣誓畢，元帥下令整隊。於是每位樞機，在四個瑞士侍衛，一個貴族侍衛擁護之中，猶如君王在廷臣圍繞之中回宮去。大會的開幕禮於此告一段落，而這隱院式的小室，爲樞機的朋友和相識者，還有幾小時的開放。一時士紳賓客，絡繹不絕的好像送什嗎遠行。

果然伯多祿的大船——聖教會將運送六十四位中的一位到華諦岡監牢裏去，——誰若被選，誰爲犧牲。

來送行的衆人都在預祝樞機被選，因爲雖然在教宗聖職上有無數艱難，但在此聖職上繫有至高的尊位，這尊位使被選者超於

世上一切君王，而得莫與倫比的光榮。

但一切還在神秘之中！

天近晚了，忽然華諦岡宮中的鐘聲響起來，報告大會場封閉的時候了。司儀者在走廊裡高呼：「送客。」(Extra omnes)。

第二次鐘鳴時，外賓已去；在末次「送客」之後，鐘又響了一次。

於是代理教皇奧來格利亞地聖斯德望 (Card. Oreglia di san Stefano) 樞機，伴同了賽拉芬槐奴歹利 (Card. Sraphino Vanutelli) 樞機，若瑟南督 (Joseph Netto) 樞機，和樞機六品領袖類思瑪希 (Card Louis Machi) 樞機，威儀壯重地率領了別的樞機從教宮裏出來，走到「王廳」裏去，站在戒備森嚴的「元帥門」旁；——那時別的門都

已封閉了。——他們的四週，站着許多手持刀鎗火把的軍士僕役。同時在外廳的「光榮梯」上，元帥和他的全隊人馬——他們也有拿軍器火把的——前來會合。二隊人馬站定後，元帥走前去給代理教皇請了末次的安，就下令封門：——於是二扇大門在樞紐裏旋轉起來了，砰的一聲，雙門緊合，元帥命人加上鐵鏈，大門：這樣把衆樞機鋼禁在教皇選舉會場裏了。

門的外面，元帥用三件大鎖，把門鎖了起來；同時在門的裏面，代理教皇也用三件鎖鎖了，三個鑰匙分給三位樞機領袖藏着；元帥的鑰匙，一個給大會總監，其餘二個，元帥自己藏在隨僕拿着的錦囊裏。

禮畢天已晚了，這是一九〇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的事。

那晚天氣炎熱，一片流蘇狀的霧，蒙蔽在華諦岡宮上，好像一朶彩雲，停留在義撒厄爾人的帳幔上，在此帳幔中，義民的長老們在選一位繼若蘇謁的統領。

華宮的一切，沉寂在一片銀色的夜景裡：一道金光射破了沉寂：這是五十七號窗口裏的燈光。

住在這號的選舉者，翌日給他的秘書說，不能入睡，祈禱了一整夜。——這是若瑟哈爾多樞機。

(Ignis Ardens)「烈火」的金光已開始在華諦岡宮裏照耀了。

十一 候補員

一九〇三年八月一日晨，東方的曙光，方在矮爾朋（Albains）山微顯時，華諦岡的大禮日也就開始了：那天正逢聖伯多祿出獄瞻禮。

候補員

漸漸地，太陽的紅光穿過了半開半掩的百葉窗，一縷縷的照在選舉員臉上，起初是淡淡的銀灰，漸漸變成玫瑰，橙紅，鵝黃，金色。——忽然典禮司長的呼聲：請樞機進堂去。

是新禱的時候了，

教皇選舉會的第一天第一條節目，是聖體彌撒。

那天爲紀念師主末次的晚餐，樞機們不做彌撒，而只參與樞機長的聖祭，而且就在正祭手裏領聖體。

本日的瞻禮，又引起選舉員動心的情緒：——天神給在日路撒冷牢獄裏的伯多祿說：「快起來，你手上的鎖鏈脫落了。」

樞機們在想：今天天神也將降到這臨時的牢獄裏來嗎？但這次來時，是給他們中的一位加上鎖鏈，——誰若今天被選，誰就明天被禁。

但誰都不能知道誰將被禁，因爲衆選舉員誰都有被選的可能；而且恐怕就是自以爲天神不會來過問的那位嗎？

果然，就是耶穌在世時，也這樣做慣了的。在宗徒之中，他

不選首先跟隨他的安德肋，也不注目於愛徒若望，也不留意於受母親特別託付而且在諸徒中有點聲勢的雅各伯；而選了一個末後來的漁夫西滿，做他漁人的漁夫，做他教會的磐石：「你是磐石，在這磐石上將建立我的教會。」

天主還是這樣做着，繼續做了幾世紀：人所選的屢次不是天主所選的。爲此，選舉教皇不像別的人類的工作：除了人力之外，更該有上天的扶助。

在這次大會中，一如別的歷史上選舉會，也分有派別，而且有許多「候補員」(Candidat)。但當知道，這派別和許多「候補員」的產生，是爲了外力的壓迫，並非選舉員的本意。——綜之，哈爾多樞機從未想到將被選，他自以爲一點沒有中舉的希望，所以從威尼斯動身時，就買了火車的來回票。他在大會入場的那晚，

在教廷特派的大車裏，只帶一只布袋，裏面放些旅行必需的東西，不像別的樞機都有一只大皮箱，外加一個絲絨大袋。

他真是一位「候補員」，一如別的樞機，也有被選的可能。

現在這「候補員」的名字，是加給於一輩竊高位潛尊號的人們了：那麼哈爾多樞機萬萬不是這樣的「候補員」。但「候補員」的本義，是「爲祭獻的穿白的犧牲」，那嗎，威尼斯宗主教可說一位雙料的「候補員」了，——後來他被選後，眼看撤去同伴的寶座上的天蓋時：「弟兄們！你們要我負十字架嗎？他流淚了，盼望你們幫我負。」

一切投票的手續都在聖西斯篤小堂裏舉行，這小堂同時當投票會場，祈禱聖所，如同耶穌升天後宗徒聚會的建立聖體大廳。

在小堂的深處，公審判大畫壁下，放着一座六枝長燭的祭台；祭台後懸着一幅古倍林（Gobelin）繡幕，幕上繡着聖神降臨在十二宗徒的像，祭台前，紫紅絲絨，達瑪蘇紅縹帶金蘇流的天蓬下，放着寶座，爲未來新教皇的。

祭台兩旁，在貝羅勤（Perugin）畫壁下，排列着六十二個有天蓬的寶座，爲六十二位參舉大會的樞機的，照聖教的定規，天蓬的顏色有分別的：前任教皇所選的樞機用綠色，新亡教皇所選的用紫色。

在一九〇三年的大會中，只有一座是綠色的，就是奧來格利亞地聖斯德望樞機的，

每個寶座前放一只桌子，桌上一枝燭，一瓶墨水，一只容沙器，——古時撒沙新寫字上，使墨汁易乾。——一枝鵝毛筆；每

次投票時，由隨員隨帶圖章，璽印，護書夾和封票箋的紅火漆等，隨員把什物置放之後，向苦像行了敬禮，即行退出。

在堂的正中放着一只鋪紫緯的大桌，桌上放着一只大金爵，——神秘而象徵的投票匱，——從此金爵內將選出新教皇來的。大會的第一台彌撒，衆樞機都該在場，就是有病的樞機，明天可不必到會，今天也該到場參與。

那天的彌撒，是樞機團副領袖賽拉芬槐奴歹利做的，固正領袖與來格利亞樞機太老了。

領聖體時，衆樞機先除去金十字和長衣垂裙，如朝見教宗時半圓形環跪在祭台前，——仿建立聖體晚十二宗徒圍繞着耶穌，——衆人都在正祭手裏領了聖體，如十二宗徒在耶穌手裏領初次聖體一般；領了聖體後，各人回到寶座上去，跪着長久祈禱。

彌撒後，正領袖啟唱「伏求聖神降臨」，末，加念為未來教皇誦：於是一切輔禮人員退出小堂，只有樞機留着，此外還有大會總秘書美理代而槐主教 (Merry de Val)：現在只有他們站在天主台前了。

他們看見了祭台上的金爵和展開着的聖經，不期而然都打了一個寒噤。

現在是投票的時候了，——他們心平氣和的在票箋上寫各人心目中以為相稱做教皇的名字。

第一次，他們一個個挨着年歲的次序，手裏拿着選舉票，——摺疊封口上蓋着選舉會圖章的，——此時不准用平常圖章的。走向祭台前，跪在末級上，念了一段經，當了三位檢票員面前，——檢票員每次投票臨時指定的，——手按聖經宣誓，按着良

心而投票的：「我在將來審判我的耶穌台前，選一位在天主台前最相稱的教皇。」

宣誓畢，把寫就的票箋先放在聖盤裏，轉送到金爵裏去；放了票箋後，起立，向苦像行了敬禮，回到本位去。

在天主台前這樣成全的投票式，平常選舉會中不能有的。

投票禮畢，衆樞機又選定三位檢票員，担任開纖唱名。

三位被選的檢票員就坐到祭台前的大桌邊去；那時，大會總秘書把金爵從祭台上捧過來，放在大桌上的有蓋金爵邊；那有蓋金爵爲放唱過名的票箋的。

於是，三位檢票員當衆從金爵中取出票來，一張張的在衆人前開折封口，高唱票上的被選的名字。

票箋是特別古式的：灰黃的紙色，全箋分三部：上端寫選舉

者的名字，中部寫被選者的名字，下端寫一句標語。選舉者的名字和標語，非在必要——較正票箋——不得折閱。

這較正的手續，在中選後舉行的；先折閱標語的封口，而把標語念出，念到被選者的標語時，——由被選者自行指出——乃折閱第三封口，為校正是否有自選的弊端；倘若自選了，立刻取消他的被選權。

但不像在別的選舉會中，會有這種事發生的：因為我們的一「候補員」不貪求虛榮，他們只等上天的指定，如耶穌給自己的門徒說：「是我選你們。」

要中選為教皇不但當超過半數，如在別的選舉中通行的，而當有三分之二的票數；所以慣常一天不能選出的：三分之二的同意可代表全體了。

這次參加大會的有六十二位投票樞機，所以爲中舉教皇，當得四十二票。

八月一日晨，一切禮儀都在聖西斯篤小堂舉行；衆樞機的心靈上，深刻了一個不能遺忘的印像：因爲除了一人外，衆樞機都還第一次行此大典呢！

檢票員開始發表了。

一個個名字，在小堂的圓穹下回響着，好像彌格郎熱 (Michel-ange) 的畫壁上的先知在報告。

六十二次的回聲響過了：沒有一位得了律定的票數：十三位樞機分佔了全數，中選的數目沒有造成。

得票最多的是前教皇國務卿郎保拉代丁陶來 (Rampola de Tindore)

樞機二十四票，——第二是傳信部長古底樞機十七票，——第三是哈爾多樞機五票，——其餘賽拉芬、伐奴、利樞機四票，——與來格利亞樞機二票，——加俾山、拉脫老樞機二票，——矮格利亞、爾地樞機一票，——韋來帶樞機一票，——利該而米樞機一票，——保爾帶、開槐樞機一票，——加山帶樞機一票，——山格那樞機一票。

沒有一位中選，所以代理教皇宣佈這次的投票作廢。

於是檢票員把票箋收拾起來，用紅緞帶束了，交給六品樞機加槐尼（Cavagni），他和大會總秘書美主教，拿去放在堂門首的小爐裏，照成律燒掉。

一縷濃煙（Stumata）在華諦岡宮上飛起，報告羅馬人「教皇沒有選出。」

一次投票而就有成績是罕見的，其理由很明顯的：——投票者各人意的不統一，不認識：因在大會前，樞機間不能互相徵求意見，這件事是絕對禁止的，就是教皇在生時，誰若商酌將來的教皇人選者，有絕罰的危險：這種種關係都足以使一次選定的不可能

投票規定每天早晚二次，每次開繼後有一次討論，稱爲(Accessio)就是在限制的條件之下，對於上次得票的幾位，詳加批評商酌。

此次大會中因衆樞機的同意，取消(Accessio)爲加長個人覆省的時間。

當晚的投票，票數仍散漫，不過減少了一些小數目的飛散。

樞機朗保拉二十九票——樞機古底十六票——樞機哈爾多十票——樞機利該爾米三票——樞機加卑山拉脫老二票——樞機伐奴利一票——樞機山格那一票，共六十二票。

樞機哈爾多早上以爲惟友誼的表示而也得了幾票的，看見晚上的票數倍增而驚惶不安了，——他走出小堂時，哀求衆樞機不要再選他。

那晚他徹夜祈禱。

翌日——二日——主日，是得『主保』大救的日期。

恩准，凡拜聖保理納小堂的，可得恩賜屬方濟各會管轄的聖堂的大救。

彌撒後，聖保理納堂裏顯供聖體；因此完全的一天，這小堂沒有空時：僕役，隨員，樞機輪流不絕的，混亂了人前的階級，

同禱在惟一的一「師主」前。

在聖西斯篤堂裏仍繼續行投票；各樞機在投票前，在各人小堂裏已做了彌撒。

早上的投票仍沒有成績。

樞機朗保拉廿九票——樞機檢哈爾多廿一票——樞機古底九票——樞機奧來格利亞，樞機地比哀脫老，樞機加俾山拉脫老各一票。

此次投票後，樞機布齊亞格你亞奪老前哀斯高 (Puzyna Kniaz de Rosielsko) 奧京未也納總主教，受了奧皇的使命，當衆聲明與匈帝國不能優待政治關係的某樞機。

這位樞機直率爽利的把使命陳述了，但他沒有說出某樞機的名字，和 (Veto) 『反對』這句來。可是這隱語總太顯明了。

立刻朗包拉樞機鄭鄭重重的站起來，不變他從容的常態，用跌蕩的辣丁語回說：「我非常傷心，見這公教名分的重大創傷；然而爲我本人，却是最稱心快懷的事。」

衆樞機都讚同國務卿樞機訓導式的宣言；這種毅力爲聚集在天主台前，不顧一切人類隱謀的選舉員是愜意的；因此在當晚的投票中，朗包拉樞機的票數還增加，竟達到三十票。

這是對於奧國隱謀最好的回聲。

那晚樞機古底還得三票，樞機奧來格利亞二票，樞機地比哀脫老二票，樞機加卑山拉脫老一票。

同時，哈爾多樞機看見自己的票數常在增加：早上二十一票的，晚上二十四票了。

出了會場後，宗主教立刻到聖保理納小堂裏去，跪在聖體台

前哭求了幾小時，

當他回小室時，已有許多朋友同僚等待着，請求他不要推辭這重任。他們說：「我們從來沒有商酌過而有這樣的同意，你還以為不是天主上智的指示嗎？」

樞機哈刀利——當時著名的神學家，——非常歡諧的，用基多給行在水面上的伯多祿的話說：「有我在這裡，你不用怕，*Esō sum, noli timere*。」後及加上一句：「天主既然幫你妥妥的駕馳了瑪爾谷的（*Gondole*）小艇，你還怕他不來幫你駕馳伯多祿的大船嗎！」

第三天的投票又開始了；早上，樞機哈爾多佔了最多數——二十七票，——樞機朗包拉二十四票——樞機古底九票——樞機加卑山拉脫老一票——樞機迫利斯高一票——樞機地比哀脫老一

票——白票一張。

晚上，如上幾次一樣，哈爾多樞機的票數常在增加；而被選者也用各種方法來推辭將來不能逃脫的重任。

開箋之後，哈爾多三十五票——朗包拉十六票——古底七票——奧來格利亞二票——加卑山拉脫老一票——白票一紙。

事已如此了，——哈爾多主教如這章開始說的，真是天主所選的「候補員」，「爲祭獻而被選的白色犧牲」。

十二 被 選

八月四日，聖多明悟瞻禮，我們的宗主教變成了燃着的火把——『Ignis ardens』烈火在未晚之前，將光曜全城，——這句話傳遍了羅瑪。

羅瑪人說(Sfumata)煙昨天顯金色的，今天要變銀色了；而且在噴泉輕霧裡，隱約可見新教皇的尊容，——照傳說，那(Sfumata)煙果然由黑暗而漸漸變到透光的銀白色，猶如在花瓣上的朝露。

在華諦岡宮裡，新教皇即將選出的消息，也於前晚傳出：無疑的，樞機哈爾多將中選：因為就是在初次投票時猶豫的樞機，對於絕對多數的哈爾多也決意了。威尼斯宗主教，倘若在別的選舉中早已中選了，不過爲中選教皇的三分之二票數，還缺幾票，所以還當投票。

典禮司長請衆樞機進堂去。

那時大會隨員佔滿了「公爵廳」，外邊的軍官們佔滿了「王廳」，工程師拿着鎚，只待命令一下，立刻折毀隔牆，給六品樞機開路，去報告被選者的名字。——但誰將被選呢？在場的還是猶豫着，因為在事情的末一分鐘，還有變動意見的可能；或者，如許多人在擔憂的，怕宗主教堅決推辭他所不貪求的光榮嗎。

衆樞機又進小堂了，——這是第七次投票，他們第七宣誓要選一位最相稱的。

金爵又滿了。

檢票員又一票票的移到別的金爵裏去，——一票票念着，在西斯篤小堂黝黑的圓穹下，反響着同一的名字：「至尊樞機若瑟哈爾多。」

他的名字叫過五次了：如第一次投票時一般；後來十次了，又十次了，加倍：到三十次了；——四十二次了：這是當選的數目，但，還在增加：到了四十五次；還在增加：到了五十次。

加此真可說全體的同意了，既然還該除去被選者自己的一票呢！——樞機朗包拉還得十票，樞機古底二票。

果然樞機哈爾多當選，——他大哭了一場。

他每次聽到自己的名字時，好像聽了畫壁上公判審的耶穌宣決他永刑一般。

在選庇護第九的大會裏，也有同樣的光景；——當時樞機瑪斯帶尹 (Mastai) 佔了票的多數，他自己的名字聽到十次，二十次，三十五次時，自知必將中選，於是他立刻跪在衆樞機前，哀求他們，原諒他的軟弱無能，他哭訴自己做事的沒經驗，責任心的冷淡，年紀大，體質弱，……他情急得以至昏去。

樞機哈爾多也因中選而神志昏迷過。

相反，樞機彼西 (Pecci) 不這樣；——在一八七八年的教皇選舉會裏，他平心靜氣的聽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彼西樞機十九票，——皮利奧 (Bilio) 樞機九票，——弗郎希 (Franchi) 樞機四票；第

二次彼西樞機廿九票；第三次彼西樞機以四十四票中選爲教皇良十三，爲選庇護第十共投了七次票。

這時，還有末一種手續，這手續有取消被選資格的可能：就是證實被選者的票箋上，是否有自選的弊端。

於是，把票箋上標語的一端折讀，讀到被選者的標語時，更折開選舉的名字，爲驗明嘗否自選。

那時各種不同的口號，在沉寂的小堂裏跳動：——*Pax tibi*「平安與安偕」——*Deo gratias*「感謝主恩」——*Dominus Tecum*「主與爾偕」——*Misereatur tui*「望主憐視爾」——*Euge Serve bone*「勉哉忠仆」——*Ecce Sacerdos Magnus*「請視大鐸德」這許多標語好像慶祝被選者的頌詞。

檢查畢，被選者的票箋上沒有自選的弊端。

在神奧的標語 Pax vobis 「祝爾等平安！」的票箋上，哈爾多主教寫着一位同僚的名字。

選舉會末一次的召集，變了新教皇第一次的慶祝會。

「祝爾等平安」這是基多的口吻，在聖瑪爾谷的飛獅爪裏的天書上寫着的，——現在變成了新紀元的標語。

於是樞機長伴同二位樞機，——樞機南督 (Neto) 和樞機瑪希 (Macchi) 走向被選者的寶座前，照典禮上規定的問：「你接受按教律的選舉，而登教宗的尊位嗎？」——嚴肅的一刹那！

在此光景中，就是聖人們也要躊躇起來了。

哈爾多樞機已在前晚預備犧牲了的，所以就俯首回說：「如十字架般的我接受它吧！」他還給衆樞機加上一句：「但盼望你們助我負此十字架。」

樞機長又問他選什嗎年號。

新教宗流淚了：想了一回得意的昂着首說：「庇護第十。」這名稱好似一閃電光，同時打動了庇護第九所陞授的獨一的老樞機和新教皇。

事後，新教皇給人述說，他一時想叫本篤十五的，為紀念脫來未出身的真福本篤十一；但他寧擇庇護第十，因為有更多的紀念：——聖庇護第一，亞基來出身的，而亞基來是威尼斯宗主教座的發祥地，而且這位教宗於（牧人）的名稱之下，在歷史上知名的；——庇護第一在芒都召集過十字軍；——庇護第四是密良府聖嘉祿鮑樂梅的朋友；——聖庇護第五到過威尼斯，為給率領了十字軍東征來邦脫的（Doge）「元首」行佩劍典禮；——庇護第七在威尼斯被選為教皇的；——庇護第九給他開聖所的門：准他

在廿三歲上登鐸品。

新教皇一接受了高位，衆樞機寶座的天蓬，都向着新教皇的寶座而倒下；同時衆樞機跪在他寶座前，行第一次（Obedience）「服從」禮：——不多時前，他只是他們的同僚，現在他是他們的「師主」了。

紫錦的大寶座，好像一個墳墓；從此墳墓裏，因畫壁上耶穌的呼喚，新教宗復活起來了。——果然教宗要死的，但教宗位是常生的。第一次（服從）禮畢，聖西篤小堂的門開了，於是隨員侍役們潮湧一般的進來，爭先恐後的奔向新教皇那邊去：一時人聲鼎沸，秩序大亂，以至非代理教皇的嚴命，不能恢復原狀。那時新教皇還未復常態，就被典禮司長引往更衣台上去。

更衣手續由宗主教侍僕奉行的，他也因見主人的高升而感動得凌亂了；非常困難的給主人穿上白禮服。

於是教皇穿了坐朝的盛裝，——白長袍，白束帶，花邊白衣上披著紅緞小圓衣「*Mozette*」，金十字。

教皇升上祭台前的大寶座後，衆樞機行「朝拜」(*Adoratio*)禮了。(照辣丁原文(*Adoratio*)有相抱致敬的意思。)

行此禮之前，大會總秘書呈上檢票員和三位樞機領袖簽過名的末次投票狀，和教皇的特別標幟小白帽；此時新教皇把舊有樞機紅小帽授給大會總秘書，——將來升爲樞機的暗示，——有時教皇立刻給他加在頂上，這次庇護第十就給美理主教戴上的。

六品樞機領袖瑪希氏，又把繡金領帶奉上教皇；代理教皇給新教皇戴上一「漁夫」戒指；從此時起，聖教會非寡的了，——新

教皇已登了基，教皇位又復生活了。

新教皇就要出令了。

代理教皇給他戴上一「漁夫」戒指時，就聲明樞機團的臨時立法全權從此告終，他代理的職權也宣佈交卸：以後沒有立法會，沒有代理權，只是平常的樞機。

照成律，教宗職權的第一次施行是任命代理教皇：教皇庇護第十非常樂意，而且非常明智的，仍任命奧來格利亞樞機為代理教皇，因他嘗盡職得非常圓滿的。

於是衆樞機又依次走向宗座前行「服從」禮，新教皇給他們行了兄弟親抱禮；後，隨員和軍官來親聖父的腳，同時新教皇也給他們吻手，——前天他是一位「祖父」(Patriarche)現在是一位「聖父」(Pape)了；此後他將在這「聖父」的名稱之下，在衆百姓

前宣佈，告示羅瑪全城，告示天下。

羅瑪人早已知道了新教皇被選的消息，因為在廣場上等待着羣衆，看見末次的烟「Stimate」白得像一道光，短促得像呼聲的升到天上去。——於是，立刻高鬧的歡呼聲，穿過了迴廊，飛進到大會場裏去。

羅瑪人知道白色的烟是中選的記號：因為這次只燒票箋不加上濕柴。

在一剎那間，團體組成了，會議開過了。

那時是上午十一時，教皇被選的新聞立刻傳遍了全城，伯多祿大場上擁滿了人羣：羅瑪本城人到了，外方人也來了：人山人海，廣大的伯多祿場幾無容足之地。

排在迴廊下的意國軍隊得令分散，擠到人羣裏去維持秩序：

——暗色制服的步隊，白色飄帶的砲兵，白上衣的騎兵，紅羽毛的憲兵，黑羽冠的警士，從場內各方聚集起來：他們都穿着大禮日的制服，莊嚴整肅，面現喜容。那穿蔚藍色軍裝，闊背帶的兵士，——服務的軍官表記，——向前去指揮，使衆人排成了隊伍

一時陽光直射，雪亮的軍器閃耀，一陣微風，吹得羽冠波動；紅的綠的藍的黃的；……在神職班，隱修士，王公大人，平民百姓，黝黑的人羣裏，間着漂亮羅瑪人的紅傘白蓋，一朵朵好像撒在黑麥田裏的大花。

衆人都在談着說着，小孩子還在吶喊着，好動的少年在擁擠着，

忽然呼聲大起：——看新教皇！看新教皇！（Il papa! il papa!）

大殿正門上的大窗開了：四個紅衣宮仆推出一幅紅邊的白幕，白幕中繡着庇護第九的大徽章。——兩隻半身獅，和六條銀色帶上的獸口。

在會場裏隨員等排了隊，準備向民衆宣佈去，——新教皇的名字由六品樞機領袖宣佈的。

樞機瑪希和紫衣司儀員等，由教皇十字前導，穿過了一王廳，經過了間隔選舉會場的隔牆——這隔牆方才在工程師的命令之下撤除的，——走進伯多祿大殿的上層頭門。

一位輔禮者翻開大聖經般的書——更好說它是奇大的奏本；瑞士侍衛拿着軍器站着。

同時在伯多祿場上一位軍長號令敬禮，
壯嚴的一剎那！

樞機瑪希走上「陽台」(Loggia)——他將告示羅瑪和全世界，
誰是天主所選的新教皇。

十三 聖父

「我報告你們一個大喜訊：——我們有「聖父」了。」

瑪希樞機用清朗的口腔，報告新教皇的新聞於民衆：他故意說「聖父」(Papa)，不用禮儀書上的「教宗」(Pontifex)稱教皇。

他又停頓了片時，一種形容不出的靜默霸持了羣衆，等待一位未識的名字；於是樞機一字一頓的念——更好說在唱：「至尊至大樞機若瑟哈爾多。」



立刻，海嘯般的歡呼聲潮湧起來了，——後又忽然停止：因為樞機還在繼續報告：「他的年號是庇護第十。」於是呼聲又起，有的揚着手帕，有的拋着帽子，歡呼喝彩，衆聲嘈雜。——庇護第十萬歲——Viva Pio decimo!——Evviva il Papa!——Hou-ra!——Hoch!——Hoch Hendji!——Vive le Pape!——教皇萬歲！那時有各種言語的呼聲，因為那時在伯多祿場上有天下各國的代表，歡呼萬歲聲中，還有兩道噴泉瀝瀝的水聲；水珠的輕雲，因日光的反映，現了一弦長虹。——世界和平的象徵。

同時，伯多祿大殿的金鐘，推動了全城的鐘聲，這聲浪飛過了亞文丁 (Aventin) 山，直到哈皮納 (Sabine) 山，直到矮奔嫩 (Apennin) 山，直到比來牛斯 (Pyrenées) 山，直到烏拉 (Oural) 冰山。比聲音更迅速的電報，把新聞傳出去：在幾分鐘內跨山渡海

，到了威尼斯，到了巴黎，到了斯多比尼齊 (Stupinigi) 意王宮裏，到了「北角」 (Cap Nord) 意后瑪大利大的行轅。

一小時後，喜訊傳到了天邊。晚上，這信息繞了一轉地球，而復回華諦岡。

這個久望的新聞到處受人歡迎，另外在羅馬，庇護的名字是一件莫可形容的興奮事：——偉大的教宗庇護第九的紀念，是常生的。

哈爾多樞機的名字，意大利全國人民都知道的，他的儀容是在衆樞機中最受歡迎的；因此人民不但歡迎他地位的尊高，也歡迎他本人人格的高尚；所以衆人——朋友和敵人——都在相慶象徵的復活——世上最高職位「宗座」的復生。

無論如何，向着教皇缺了席，似乎世界少了什嗎似的不得其

所了：因爲現在教皇的位置，已成了少不得的。就是上天也表示了教皇爲世人的重要，所以在宣佈新教皇時，伯多祿宗殿上現了一弦長虹。

從中世紀後，沒有像現在的攻擊教皇位的激烈了，然而也沒有像現在的教皇位的不能缺少了。教皇不但爲教會是磐石，如基多說的，爲社會也已成了不能摧毀的基礎。

現在一切權位都在依次推翻，惟獨教皇位，不爲動搖；雖然有人在擊傷他的要害，剝奪他的土地，但他還是活着。

人家想殄滅王國推翻政府，——就是加爾達熱 (Carthage) 的王國，羅瑪的政府——但世界還能平安無事；可是倘若摧殘了教皇位，世界將分離紛亂。

現在的世界，比過去時更進了一步：不論國家與個人，在流

血的革命擾攘之後，都已承認世界上少不得一個統治的最高權位，這權位在先前有人以為不必要的。

這最高權位，要在戰爭的勢力上去尋覓，是徒然的；在自由哲學上去尋覓，也是徒然的。——現在，已有人覺察那許多不可依恃，而回頭到「基多主義」上去，尊奉教皇為他們的元首了。然而，這種傾向現在還是浮泛不定，就如震旦時的雲霓，一方面被上升的太陽照耀着，一方面也被曉星照耀着。

完全的歐洲，嘗戰慄恐怖過一時。

首倡革命呼聲的法國，雖然有某黨的相反，但仍是奉教國。國民的信德可說沒有反教的可能的；教皇的言語，為他們是生命的言語；公教事業還是蓬勃有生氣的。

別的國家，猶如法國——不論是公教國或誓反教國，——都在等待從羅瑪來引導。

在世俗方面有種奇大的勢力，似乎在霸持世界：就是金錢。它是人類可怕的仇敵，——幸而在金錢之上，還有一種更大的勢力——真理。——倘若沒有真理，金錢早已奴役了世界了。

在現代的社會組織上，金錢果然是一種大勢力，而且有時它也能扶助真理的；但金錢和真理競賽時，真理常是勝金錢的。我們所說的真理，是聖教會指示給我們的真理。

聖教會就是教化皇，所以教皇是超於世界的一切。

你要得到真理的正確觀念，當參與一九〇三年八月四日的在羅瑪舉行的隆大典禮。

今天使人興奮的新教皇卽位的報告，只是教宗尊位半面的表

示，因為教皇還沒有完全顯示於衆人呢！——直到現在，可說衆人只得了「地上」的喜訊；「上天」更高妙的顯示，還在等待中呢！——聖教會的元首，不但是一位「世上人」聖父，他還是「天上人」大司祭。

十四 大司祭

教皇庇護第十被選的消息傳遍了全地球，衆教友當它福音般的踴躍接受。

衆樞機的選舉，立刻給新教皇一切本職上的名分 and 特權；所以新教皇當時就是世上的無上司法者，天上的全權欽使；因教皇真正襲得了天主保留給繼伯多祿位的一切特恩：——道理上不能錯誤的特恩。

這件事實，雖然一輩無福音信心的人們不能領會，但仍是一件千真萬確的事實，在我們的聖經上明明記着；而且這也是聖教元首的無上尊榮。平常人看羅馬教皇只是一位社會上的元首，不過他的命令可行於天下而已；但在教友心目中，教皇不但是人中之選，也是天主的代表，聯絡人類於上天的大司祭。

因為教皇有此尊號，所以庇護第十在被選的那天，於報告普世登極卽位的消息之後，他立刻要施行這聖職——降福普世。

教皇走出聖西斯篤小堂而往宗殿「陽台」(Loggia)上去時，報告的鐘聲還在振蕩着，——瑪希樞機的遊行隊剛纔回來，衆樞機的一服從「禮方」才行畢：慣常行了此禮後，教皇回去休息片時，而後出來接見久待的羣衆，——庇護第十不然，在典禮司報告節目後，他立即下令重整遊行隊：——這是他命令的開始，爲他

的百姓而開始——他要看百姓去。

他知道羣衆等待得心焦了，所以新教皇就要去會見他們，不得遲延，而且在召見那輩也久候在門庭上的欽使權貴之前，——這真是一件體面的行爲，慈父的行爲。

遊行隊排齊了，在教皇十字引導之下，一衆參與大會的神職班，穿長尾禮服的樞機，教宗的家人，最後是教皇。

他一個人像一朵白雲：灰白的面容上一渦微笑，白色小帽襯着一頭白髮，在不對身的白長袍下教皇在漸漸的走前去。——看啊，一位基利斯當軍隊的大將軍，可是他好像一個初入伍的新兵，匆匆的穿上一身不配身的制服：可是他不但是一位將軍，他還是一位帝皇——教化皇呢！

當遊行隊走入大殿的上層「陽台」時，下邊起了一陣閶亂，

因為廣場上的人羣，正在盼望教皇到外邊的「陽台」來接見他們時，忽然看見 (Sanpietrini) 宗殿仆人把外「陽台」的繡幕扯動搬去了。於是，羣衆本能地湧向宗殿去，靜靜地從五扇大門裏，像五道大河般的流向充滿陽光的大殿裏去：立刻，大殿變了人的海洋，擁擁擠擠的人羣，一波一波的好像起伏不定的波浪。

在大殿深處，有六十二盞晝夜不熄的明燈，點在伯多祿墳墓上，望去好像沉沒在波浪中的金星；對面，聖殿的另一邊，新的繼位者出現了：他也圍着六十二顆明星：就是六十二位參與大位的樞機。

那時宮役們在「內陽台」上張掛兩隻半身獅的大徽章：當繡幕垂下時，正拘塔在奇大的因諾增爵第十的鴿子徽章上，仆役們努力擺脫，終歸無用：幕幔還是摺掛着，好像有意使人同時可注

意到雄獅和馴鴿：——這是新教皇將顯示於天下的二種德性的象徵。

新教宗是白色的，白得像幻影，白得像顯示的神靈，白得像早霞：——一身都是白的，銀絲般的白髮，輕雲般的長袍，長袍上還綴着白花邊，圓衣的四週綴着白銀鼠，襪色古金的領帶也是白的。

降福之前，庇護第十遠遠地先望了立在宗殿中的伯多祿像：於是漸漸地，舉手到額上，而用軍號般的聲音唱禮儀上的經文：

「主名受讚美！」

「自斯迄於無窮世！」百姓答應。

教皇提高了嗓子，似乎要使天下的人都能聽到：

「吾之扶佑依於主名，」

「造天地者，」衆人答應。

大司祭舉起指上戴着（漁夫）戒指的手，向着全世界的四方，劃了三個大十字，同時口唱新求的經文：「伏惟全能至仁天主父及子及聖神降福爾等。」

衆人呼號哀求般的答了「啊們。」——這是第一次降福全城和全世界（Urbi et Orbi）。

民衆似乎要把這次的覲見，滿滿的飽飲自己的眼福的。還有一種非常有意義的動作，就是母親們把自己的兒子高高舉起，向着教皇，好像要使她們的兒子更接近天上的降福。

繼而又是呼聲四起，舉手的，鼓掌的，高叉雙臂的，搖蕩手帕帽子的；還有站在（Confession）那邊的美國人，照他們的習俗，舉起滿播星星的小旗搖動：——啊，真是不能形容的美妙！

於是，庇護第十又俯向民衆，對聖伯多祿像行了敬禮，漸漸隱去。

颶風般的呼聲又起，真使聖殿裏諸聖石像要搖撼似的。

聖殿漸漸空了，那時已過了午晌。每人歸去時，心坎裏都深刻着美麗的紀念。

華諦岡宮也靜着：那時教皇選會還沒有閉幕。

新教皇仍住在小室裏，他不願住在爲新教皇早已預備的王宮。現在他已變了「被囚者」：天神所指示的是他。但他如大宗徒般，爲基多的「被囚者」(*Vinctus Christi*)，——這是他光榮的尊號。

在那時的歐洲政局中，另外對於意政府，教宗真是一位華諦岡宮中的「囚徒」，因為他要和世界教民來往時，該先經意政府的許可。不過我們也該給新政府說句公道話，因為覺得在他統治

之下，教會元首已享得了稍自由的待遇。『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教廷已與意政府成約，華諦岡爲教皇國，不受意國節制。』而且也值得我們題及的，就是在這次大會中，他果然如上司一般的保護了，也如兒子一般的効勞了。

在意民的心靈上，還蘊藏着信德；在哈瓦王族中，也具有盡力宗教事業的決心：這也是事實。

還有一件事，就是當意國革命時，——至少在革命的初時，——在大多數平民的心目中，和多數領袖的意想中，想恢復教皇絕對的自由；而且，以爲教皇的地位，當超於半島諸王國之上。照他們的本意，想請教皇做他意大利聯邦的總皇，這聯邦的組織，當介乎美洲合衆國和大日爾曼聯邦之間的新政體：每小邦都有自由權，惟行政大權，統屬於最高的教皇權下：這樣可使教皇成

爲西方的公教總皇——這只是一場好夢！

此後，於理想之外，又加上充實保護軍隊實力的計劃，如在比哀蒙（Piemont）實行過的；這第二計劃把「聯邦」的計劃漸漸塗沒了，他們以爲只有武前可靠，所以他們打消了聯盟的主意，而積極預備戰爭了。

但大胆的說一句吧，這種種計劃，只稱了一輩從中取利者的野心，而且這次的革命，只使意國多了黨派的分裂。

當然誰若慶幸同族間的分離是冒失；在一國中，各民族在政治上一是緊要的。——雖然，這也是事實：就是在美國不拘泥於各州政體的組織，而也能保持行政的統一的；但可說這是例外。過去的意國各小王族也同意過這種聯盟的組織，而奉教皇爲盟主，如在（Saint-Empire）「聖國」時。

將來世界的和平，或許就關係在這件事上嗎！

果然，惟有教皇可居此首位，這是天主所定的「宗徒之長」(Princeps Apostolorum)，他不能做一個霸主的陪臣，或受任何國家的保障。

當然，民族聯合的方式不止一種，而且適合於美國的方式，不一定也適合於意大利。但羅馬問題的解決，只是民意的統一；現在雖然有了幾件條文和雙方的讓步，但只是暫時的(Modus vivendi)「生活法則」，永久的和平，不能不立基於天主所定的方式上。這位和平使者新教皇，誰敢說不是上天所遣來行的大事業的呢？爲當此大任，該具有巨大的魄力，和更巨大的溫良。庇護第十真是這種人物：天上已告訴我們，他果有巨大的魄力，巨大的慈心，——他是雄獅，也是馴鴿。

他是天主之人，神聖的大司祭，『Pontifex 本義爲造橋者。』如橋樑般的聯合上天和地下。這種德性；從他被選的那天就顯露了：他一回了小堂，就跪在苦像前常久祈禱，以致倘若沒有侍僕的摧迫，他將忘了飲食。——他起立時親了親苦像，似乎預見未來事的用威尼斯話給他的忠僕白來商說：『Andriano, Dio xe li vole 興吧，這是天主願意的。』

這是福音工人的話：他已預備犧牲了。

從此起，庇護第十毫無躊躇的趕，他常牢記着他是大司祭，同時是「主人」。

十五 家主

「這家主是怎樣的？」選舉後的晚上，人們在互相探問。無疑的，他是一位聖經上所說的好「主人」，可是現在還沒有人認識他，還該等待着。

當晚，庇護第十還要看看自己的子女，而和他們作別。選舉會還沒有閉幕。

天已近晚，從七月三十一日起，選舉大會已足有四天了；衆

樞機現在就要離宮：當時的宮庭是他們的，現在不是他們的了，而屬於他們所選出的「主人」的；主人將獨留在宮裏，其餘別的都要到天邊去，把所見所聞報告於萬民，如同宗徒們在聖神降臨時，于建立聖體大廳裏所見上天的奇蹟。

典禮司長末次請樞機伴着書記隨員到聖西斯篤小堂裏去，他們已從早上脫去了喪服，穿上了慶日的大禮服；此時，衆人都面現喜色，就是在投票時做過候補員的，在他們壯嚴的威容上，也顯着一幸而沒有中選當此重任一的喜容。

他們又坐上寶座，不過沒有天蓬的，——其中只有一個寶座還留着至尊的天蓬，就是哈爾多樞機的。

庇護第十在衆「家人」擁護之中駕臨了，他還不是侍衛扈從的君王，而是一家人「隨侍的主人」。他升了正祭台前的寶座，顫

抖着聲音啟唱謝天主經 *Te Deum laudamus* 「主，我等美爾讚。」

謝天主經畢，代理教皇伴同三位樞機領袖出堂，走過「王廳」，到「元帥門」邊，爲開啓教皇選舉會的封門。——門外，希琪親王和他的朝臣也已會集了。

代理教皇先在門上敲了一下，於是大會元帥從他的錦囊裏取出鑰匙來開鎖；同時鐵鏈斬斷，兩扇大門豁然大開了；在場的衆人，紛紛爭着收藏一塊木屑，一節斷鏈，留作大會的紀念。

於是元帥的全班人馬，經過充滿陽光的迴廊，走向聖西斯篤小堂裏去，站在新教皇座前：——這是第一次軍人們扈從新教皇

衆樞機的「朝拜」禮畢，元帥也跪在地下，口親教皇的腳。
庇護第十慈父般的扶他起來，給他吻手，禮畢，元帥和他的宗座

軍官舉劍致敬。

那時，可說羅城全城的貴族都聚在這裏：他們以得侍奉教皇爲榮幸。那時，有貴族侍衛司令羅斯比格利奧齊（Rospigliosi）親王，瑞士侍衛司令梅賢許恩才（Meyer de Schauensee）子爵，宮庭侍衛司令加米兒貝西（Camille Pecci）侯爵，宗座警士司令宜格利亞斐理（Talgiaferri）騎士等，和別的軍官：——衆人都虔誠地吻了教皇的手，後舉劍致敬。

此後衆樞機前來行第二次「服從」禮，但可說不是「服從」禮而是弟兄的親抱禮。他們在天主台前相抱，猶如宗徒在分行天下之前行過的。於是衆樞機出發了，身上帶着神秘的象徵十字架：——與基多結合的象徵，與基多的代表教皇結合的象徵。

黑衣車夫駕着四輪的倍爾理納（Berline）式大車，縱縱容容的

經過達瑪斯場，排在「光榮梯」石階前等待着；——後又穿過風大門帶（Fondamenta）環形門而整隊出發。

按宮中的儀式，樞機不准用別種車子的，古時的大車或現代的平常小車都不能用，只可用禮典上指定的車子。

最先出發是羅瑪本城樞機，後依次在法國的班國的意國的等——看熱鬧的人羣，擠滿了布而古（Borgho）甬道，他們要給大選舉員請安；有的在指手劃腳縱談大會裏得過票的樞機，這是每次選舉後少不得的熱鬧。羅瑪人是富於經驗的，所以還有人在預言將來了。有人在讚賞槐柴利（Vazary）樞機——匈國總主教格冷（Gran）城軍隊大佐——的輕騎兵的紅綠軍裝，這騎兵他來開會時帶到羅瑪來的。

漸漸地人馬散場了，當每位樞機動身時，一種莫可名言的憂

愁和嗚咽，侵入了正在惶恐不安的庇護第十的心靈：他願意衆樞機都留在宮裏。

他也願意動身回去，回到可愛的威尼斯去，但不能了。他只得到一個人留着，他不能再見親愛的一小艇——和河浜。

那晚住在華諦岡宮裏的只有哀來拉·依哀斯比諾柴 (Helena y Espinosa) 樞機，槐楞斯 (Valence) 主教：他是八十歲的老人家，前天已領了終傳聖事，他自以爲不能活着出華宮的了。庇護第十辭別了衆樞機後，立刻到臨終的樞機那邊去，爲給他末次的安慰；誰知這次的探望，竟使病人復活了：——老樞機從病榻上起來，爲受年輕教皇的降福，這降福復活了奄奄待斃的病人，以致在場的衆人大呼聖蹟。

三天後，這位已被醫生回絕的老樞機居然起床了；他還能在

新教皇處受了樞機高冠而回班國去：他自己也承認教皇的降福治癒了他。

家主的本分，不止在安慰「家人」，他還該命令；但，俗語說：「出命比受命難」。

庇護第十也知道的。所以他當用基多的名義，伯多祿的名義和自己的名義傳佈通諜，曉諭天下之前，先求天主的默示，和左右的意見。——這是大明智的表示，也是做長上的美德。

他親自處置職務，分派工作，——普天下聖教會的政事，——他把大會總秘書美理代爾槐主教留在宮裏，先給他副宗宰的職務。他把一切繁冗的事務，分派於「參政宮員」(Cameriers particuliers)。

教皇查閱一切，直至最小的事務，逢到重大問題和各國元首來往時，他更細心研究。

被選後，他把一切外交的文書，先同國務宗宰商酌之後，就親手答覆了歐洲各國的元首和大臣，而且通告了登極大禮。

庇護第十常關心於聖教會的浪子意圖：可憐他竟在父親家裏反亂起來了。——因為教宗不能給意政府直接通信，所以用私人名義，先寫信給瑪加利大國后，——她嘗多次到過威尼斯，在叢集的艱難中，請教過宗主教的——這樣意政府的問題就算解決。這位家主更留意於取得衆子女的感情，因為他知道要做一件困難的事，感情比真理的力量更大。

當時意國貴族的期望都在他身上，意國教友的期望也在他身上，但他自己也不知幾時可實現他們的期望呢？

這是天主上智的秘奧！

新教皇在世界各國的掛念中，對於稱爲聖教「長女」的法國似乎有溺愛的。當來各脫（Lécot）樞機——在大會中住於教皇隔房間的——求新教皇第一次降福法國時，庇護第十操練了話回說：「朕十二分願意。朕雖然不會好好地說法文，但會真心愛她的。」

「謙遜和仁愛是這位慈父的兩樣傑出的德行，來各脫樞機常給他的屬下信友說的，我們在華諦岡宮裏認識了他。」

仁愛是從心裏出來的，庇護第十是一位專務內修的，他時時處處注意於內修，他在被選之後，登極之前，要做一次五天的避靜。

即位和加冕禮只是外面的禮節，對於教皇的尊位，沒有什麼

增損；禮儀好比國王的華麗服飾。

這登極大禮，本擬移於初冬時節舉行，使外來朝聖者也得參與；但庇護第十寧依外地樞機的願望，——他們就要離羅瑪的——所以定於被選後第一主日上。這消息爲羅瑪人和衆樞機是一件興奮不過的事；所以他們便覺得新教皇不但是一「主人」，而且是一位慈父。

由此可預卜將來的一切了：因爲教皇如在加冕時所表示的是一位慈父，一位明師，一位帝王。果然，庇護第十——我們已証實了，——他會做慈父的，一定也會做明師，也會做帝王。

十六 明師

「明師」是教皇的第一個尊號。

基多給教皇說——給伯多祿說時——「你堅固的你弟兄們於信德吧！」

因此他秉有訓誨人民的全權；而且為分別於別的教師，按聖師的公論，天主賜給了他「不能錯誤的」特恩。

為象徵這特恩，聖教會於教皇登極禮的首份，用「不能錯誤

的明師」的名義，先扶新教皇登伯多祿寶座，而後正式加冕，稱他爲至尊的帝皇。

庇護願意在衆宗殿中最壯嚴的伯多祿大殿裏，行禮儀中最壯嚴的教宗加冕禮：那天是一九〇三年八月九日。

我們現在試用史家和証人信實的本分，先講述禮儀的首份教皇即位禮（Intronisatio）吧；教皇不比別的國王，他們權勢的座位是寶座，教皇的座位是施教的講台。

這座講台是神聖的，現在威儀奇偉的放於華諦岡宗殿的深處（Confession）「懺悔所」那邊，由四位聖史——聖盎博羅削聖奧斯定聖巴西略聖金口若望——扶持着，金光四射的高懸於祭台上，好像介居於天地之間；人家把它用紫銅來銅定着的，爲表示聖教的道理永久不變的。這寶座就是當初聖伯多祿用的，就是在一加帶

公勃一中致命教皇用的，也就是在拉脫朗，基利那，華諦岡的教王用的，也就是昨天教皇良十三用的，今天教皇庇護第十用了，將來繼續伯多祿位的也得用它。

照 Pontifcale 「主教書」上指定的，教皇就在這寶座祭台上受衆樞機的第三次「服從」禮；在此祭台前，今天還該另建一寶座，爲行卽位禮彌撒時用的。果然，當天在高懸的帳幔之下，建立起一個新寶座，四週圍着褶疊的錦繡，好像一件大鑲衣，新教皇坐在那邊，好像在裁判蜂擁於四週的衆樞機，衆主教，衆司鐸，衆教友，——無形的事實的象徵。

這天早上，羅馬城被濃霧籠罩着，好像古時在彩雲裡的西乃山，此小山之下，聚集着逃出厄日多國的依撒厄爾人，現在在華諦岡小山脚下，——預言中的小山——今天也聚集着民衆，要聽

明師的訓言。

五萬張入殿証早已分發於羅瑪全城了，但另有五萬人，從七個山巔上下來，會集在伯多祿廣場上，他們從半夜起直立到現在。

早上六時，大門開了：霎時間人民擁滿大殿的中部，但人羣還在海浪似的擁擠，左右兩邊的小堂，長廊，廂房等，完全的大殿都佔滿了。

可說羅瑪全城的人都在這裏了，此外還是天下各國的代表。那時在一處可聽到各種不同的言語，可見到各式不同的服裝；有欽使的金色戎裝，也有乞丐的百衲衣：——窮人們也來參加，而且因教皇的命，也得進大殿。

各種方言的祈禱聲，在廣大的圓穹之下，上徹雲霄；他們一

見了教皇儀仗，於是祈禱聲變做歡呼聲。

將近預定的時刻，穿着大禮服的宮禁侍衛，來安排中段的甬道，禮儀開始於上午八時，因為教皇不願自己的兒女久待。

一隊瑞士侍衛在教皇十字前開道，十字後隨着聖西斯篤小堂的咏唱團，後為羅瑪本城修院的修士，本城教長代表，各修會代理（Procureur），後為瑪利亞大殿，聖若望大殿的贊牧司鐸（Chanoine），大修會總長，親隨長牧（Prelat domestique）裏禮主教，總主教，樞機；——教皇坐在顯輪上，四週圍着貴族侍衛和羅瑪親王。

伯多祿宗殿的贊牧司鐸等在「前門」（Portique）下，因為今天教皇幸臨他們的聖殿，他們的首領是總司鐸郎包拉樞機，——他昨天是庇護第十的同僚，今天是庇護第十的最順命的兒子。

銀號在奏西爾物利（Silver）教皇進行曲，咏唱團在唱「請視大

鐸德 J (Ecce Sacerdos magnus) 聖歌。

教皇登上「前廳」(Atrium)的小寶座，郎包拉樞機用殿長的名義，上去進詞：他的聲音感動得顫抖了。

庇護第十的答詞也同樣的感動；當樞機上來「朝拜」時，教皇扶他起來抱在懷裏。

就在這「前廳」之下，行了今天三次「服從」禮的首次。

於是全副儀仗繼續前進，穿過紫銅大門，一直往聖體小堂去，在此小堂中教皇朝拜了聖教會第一師主；後又拜望了第二師主聖伯多祿。畢，逕向聖額我略小堂進發，這小堂是教皇預備做彌撒的更衣所。

在此小堂中，有教皇的第二小寶座；於是教皇登上寶座，四週圍着衆樞機，詠唱團唱大日課的晨經。

日課唱完後，教皇開始穿祭服，預備做彌撒，此時受衆樞機
的二次「服從」禮。

那時樞機脫去紅色長尾服，而穿上他們本職的禮服：主教披
拂，司鐸穿祭披，六品穿六品衣。

教皇是各級司祭的總司祭，所以穿各級司祭的祭服：他也穿
五六品衣，司鐸的祭披：而且爲表示在他身上連結着辣丁禮教會
和希臘禮教會，所以穿辣丁禮祭服外，還加希臘禮的祭服（*Oma-*
phorion, Faunm, Falda）一切服裝之外，又加上教皇獨有的服裝（*Pallium*）
「大褱」——最高職權的象徵。

教皇穿了祭服後，復又整隊前進，走向「後殿」（*Abside*）的寶
座上去：此時的排場，世上沒有更盛的了，真可說集一切禮儀的
大成。

聖教會要教皇記着他是超於世上一切權責的，所以有位輔禮員，走近寶座前，點起火把，拿着在教皇前開道，高聲唱：「聖父，世上的光樂這樣過去的！」

庇護第十在顯轎上聽了這話，幾乎下淚。此時教皇用灰白而顫動的手降福民衆，又打手勢要叫熱烈的歡呼聲停止。

教皇到了「織悔所」的祭台前，轉身向着民衆念進台經。詠唱團在大圓頂下高唱哀求的經文「天主矜憐我等」。

於是教皇走向聖所深處，升上設在伯多祿座前的大寶座上——在初世紀時，教皇就坐在祭台上的，——衆人唱「榮禮經」和加冕禮的禱文。

樞機六品領袖手執（*ferula*）式的徽章，走到「織悔所」中，用哀求的聲調，唱禱文式的誦句後，衆教友答應「主扶助爾僕」

！樞機六品呼救助於聖母，天神，聖伯多祿，諸聖宗徒，諸聖致命，諸聖精修童貞等：衆教友於每旬後，加念「望爾助彼」！
於是教皇循級上升，到寶座祭台上，坐在教宗的寶座上，——這就是明師的講台。

教皇是自己登基的，因為世上沒有比他更大的權力了。——樞機們可說也參與於教皇登基禮，因為他們預定大禮的日期，和在大禮日求天主降福明師：——樞機長給教皇披上「大鑒」(Pat-lin)，樞機六品給他鈕金扣。

於是代理教皇高聲朗誦祝文：「吁，天主，爾嘗建立伯多祿為宗徒之長，面御之以代牧衆信友者，懇爾垂視爾僕庇護第十，蓋實爾舉彼於此高位，一如召我等補爾諸徒之缺；使彼將來能得永遠之賞報，猶如今日任爾教會之全責。吁，天主！助彼勝此重



任，蓋爾爲善人之報，賜彼將來能得其辛勞工作之酬。」

「啊們」「啊們。」衆樞機答了之後，到教皇前行第三次「服從」禮，

教皇已卽位爲「明師」了。

他立即開始訓誨的聖職，他命人唱書信和新經：先用希臘文，後用辣丁文，爲表明他是合聖教會的元首，沒有禮儀上的界限，而且伯多祿的寶座——現在是他的——由兩位希臘聖師，二位辣丁聖師扶持着的。

卽位禮畢，教皇繼行彌撒，求天主降福聖教會；他獻餅和酒時，有二位五品二位六品扶助着，還有衆樞機圍繞在四週，好像宗徒們在晚餐時圍繞着耶穌。

當教皇唱「預經」(Préface)時衆人都靜默着；他的音調好像

一位先知在宣講上天的聖道，而衆百姓靜聽着。

後來「聖，聖，聖」的呼聲高徹雲霄，銀號也奏起來了，——這銀號只在教皇進大殿時，和舉揚聖體時奏的。

衆人都跪伏着，兵士舉着劍，一總與禮者俯身朝拜：這時如默照經上說的：「天神從天下降，暉耀如日，用金爵來收納衆教友的祈禱。」——真是壯嚴動心的一剎那。

將近領聖體時，教皇離了祭台，回升寶座，今天他在這寶座上領聖體，表明他與基多同登寶座。

六品樞機用聖盤把聖體請過去。

基多親自去尋覓伯多祿，要問伯多祿：「你愛我嗎？」

教皇也起來如伯多祿一般的回說：「主，你命我到你跟前來吧！」又說：「辱主俯臨我心，曷以當之！」

他領了聖體後，就給輔祭的五六品送聖體。

六品又用同樣的禮節，遞給他聖爵：於是教皇就如同基多在建立聖體時，先噓了之後，也遞給輔祭者，在同一聖爵裡領聖血。教皇行大禮時，照古禮——現已不通行了——仍用蘆管領聖血。

那時詠唱團啓唱「請衆同禱，爲我等教宗庇護。」衆百姓興高采烈的繼唱：「吾主天主，護之壽之，於茲下土，賜之永福，一切毋委付於其仇計。」

這祝文就算大禮的閉幕經。教皇已登了基，「明師」可宣講了。他的雙唇用摯愛天神的熾炭——基多——煉淨的，他的舌用聖血來般染的，——他開口是爲祝福。

這是他帝皇聖職的開始；——果然，教皇是帝皇，但不是爲抽劍的帝皇，而爲負十字架的帝皇。

十七 帝皇

「王」的尊號，是世上一切稱呼中最偉大的；做了王，就居於萬人之上，可發號施令，而百姓都該服從。大概做王的，都戴一頂王冠，它是在衆人前王權的象徵。

那麼教皇不但是王，而且是衆王之王，所以也有他的王冠。教皇的王冠，就是三疊皇冕(Triregnum)「三層王國」。

在加冕的那天，教皇將受此三疊皇冕；加冕禮是新教皇末次

的禮儀，而且是最偉大的禮儀；但，這禮儀只是外面的形式，對於教宗的實權沒有什麼增損：他被選而接受之後，真是教宗了。不過在衆教友前，如在聖教會前，當有一種物質的象徵，這象徵就是一教皇冕。

倘若你要用像司來設想，或臆造教皇加冕禮的熱鬧，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該去參與一九〇三年八月九日，在羅瑪伯多祿大殿的隆儀盛典。

莊嚴，龐大，尊威的大宗殿外形，輝耀大方的映現在日光裏。內部正相反：白石牆隱在金輝的鑲嵌，活躍的雕刻之下。殿的中部，潦闊得好像滿掛旗幟的大船：紫色絲絨的繡金帷幔，高懸在大柱上，千百條的掛滿了全殿，裝飾得像宮殿的雕牆。

一九〇三年八月九日正午，教皇彌撒後，庇護第十的加冕禮

開始了。

那時太陽光穿過了大圓穹的花窗，閃電般的射在繡幕上，白石上，金線上，和在場的衆人臉上。

就在這大圓穹下，伯多祿墓上，宗徒長石像旁，教皇加冕。在舖有繡幃的高台四週，圍着樞機，主教，司鐸，兵士，百姓，全世界的代表：——在同一圓穹下，有天下萬國的方言，有各種不同的衣飾，有各國欽使，也有各等貧窮人。

從宗殿的深處，教皇坐在顯轎上來了。他升上寶座，他坐着他的座前站立着七個瑞士侍衛，肩上搦着奇大的火劍。還有大會元帥，教宮軍官，和貴族侍衛等：他們都穿着古裝，表示聖教會永久不變的，——他們是爲護衛，不是爲戰爭。

果然教宗是帝皇，因為從天主那邊得來了大司祭的名份，從人類那邊得來了君王的尊號。他如別的君王般，四週圍着軍人；不過這軍人只是保衛的象徵，雖然他們都能臨鋒上陣而不懼。

直到現在，新教皇行禮時只用主教金冠；他獨用的金冠，是如同依諾增爵第三說的「三疊皇冕」。

此時，這皇冕，由樞機六品領袖恭而敬之的捧着；那皇冕可說是宗座府庫裏至珍的寶藏，逕可名之為金冕。這教皇冕的製造，用金字塔形的皮料為內層；外層鱗列着銀質小片，層疊的三金冠上，飾有十字花的寶石。接觸頭額的第一金冠上，鑲嵌三片小金牌，牌上的像是聖伯多祿，庇護第九和良十三，四週鐫刻古體字的 (*Tu es Petrus et super hanc petram edificabo Ecclesiam meam*) [爾為磐石，

在此磐石上將建我的教會。」「第二金冠上，鑲着盾形的金牌，牌上刻耶穌善牧像，和(*Pastor bonus gregem suum pascit et ducit*)「善牧牧自己的羊羣而且引導牠們。」第三金冠在最上層，上刻(*Jesus Christus Regnat et Imperat*)「耶穌基督治之，王之。」皇冕的頂上，放一金質地球儀，儀上豎立金十字架。

這皇冕象徵教皇的三種職權：就是君王，司祭和明師。因為世上，只有教皇一人兼有這三種職權，所以只有教皇可戴此三疊皇冕。

在此伯多祿大宗殿裏，舉行過帝皇加冕禮：從大嘉祿直到弗來代理；也行過晉升司祭禮：從聖加利士脫(*S. Calixte*)直到聖加哀(*S. Gaétan*)；也行過升授聖教聖師禮：從聖師良直到聖師多瑪斯(*S. Thomas*)。可是在此許多大禮中，沒有一次在一人頭上，戴上三種

聯合的金冠，只有教皇加冕日，把這三重金冠聯合起來了。

在伯多祿大殿裏，已有半世紀未行此大典了，因為教皇良十三在聖西斯篤小堂行此大禮的，庇護第九是末一位加冕於宗殿的教皇：今天他的第二位承繼者，也將在這裡行此大典。

那時詠唱團唱「Corona aurea super caput ejus expressa signum sanctitatis, glorie et honoris. 視彼首上金冠，表示聖德，光榮，敬禮者。」

於是樞機長——教皇以下的至尊者——升台，站在教皇前，請衆信友爲新教皇祈禱，同念一遍耶穌口授的天主經。

感動得氣喘的百姓，萬衆一心的高唱這日誦的經文：——十萬人用同一的辣丁文，同教皇合唱，比任何聖詠更動情美妙。

念畢，樞機長繼唱節經和祝文：求天主自天下降，親給大司

祭加冕，叫他率領，統治，拯救他的百姓。

衆百姓答：「啊們！」

於是樞機長走近教皇，接過皇冕，高舉在教皇頂上，念儀禮上的經文：「請受此三疊皇冕，且記憶在此世上，爾爲衆王之父，權貴之元首，萬民之引導，基多之代表，彼實該受光榮與讚美於世世者。」

念畢，樞機六品領袖瑪希把皇冕加上教皇首，——於是在大圓穹下銀號振蕩，樞機俯首，軍官抽劍，士卒舉鎗，教友鼓掌，百姓歡呼「教皇萬歲」。

繼着，是：「請衆讚美主，請唱聖詠，以誦其榮，諾厄滿尼 Noéménie 的銀號振鳴，亦振鳴於此慶日，歡樂於主，普世歡樂事奉主，忻悅事奉主。」的歌聲；同時好似上天也附和下民的快樂

似的，太陽的萬縷金光，從圓穹上射下，光照教皇。

在金光之下，教皇戴着金冠站起，好美妙呀！他的皇冕在閃耀着，閃耀着，在此彌曷郎日的大圓穹下，——這大圓穹也是一頂奇大的皇冕，兩兩相形，更見偉大。

這真是帝皇的威儀，世上君王當此隆崇之時將怎樣？將抽出劍來，表示他有生殺之權。

教皇是「和平之王」(Rex pacificus)，一如基多：他不抽劍，他高舉十字聖號。

他又要降福了，降福是這位「和平之王」特有的聖職。

庇護第十被選後，這是第一次的大禮「宗座退福」，這降福名為「聖城和全世界 *Urbi et Orbi*」的降福

六品樞機先代表民衆唱解罪經；唱畢，教皇張開雙手，作十

字形，後又漸漸合攏，似乎在懷抱全世界；於是呼籲聖三，聖母，聖伯多祿聖保祿的名字，唱：「望全能天主憐視爾等...Miserere
vestri...」和「望與吾寬仁...Indulgentiam...」；他先自己劃了聖號，
繼着高舉右手，大大方方的向衆人劃了三個大十字，同時口唱：
「伏惟全能至仁天主父，及子，及聖神之祝福，下臨而永居於爾
等。」

衆人答：「啊們！」

掌聲和歡呼聲又起，——禮儀於此告終。

那時已午後一時了。——頓時外廳，前門，遊廊裏都擠滿了
人成千累萬的信友：擠着，推着，蠕動着，奔走尋覓，萬頭攢動
，好似一陣微風，掠過海面，——真給人深刻印象的美事！

同時在大殿頂上，飛起一羣白鴿，——恐是威尼斯的白鴿嗎

？——從大圓頂上飛翔起來，散佈快樂的福音到普世去。

這時教皇的朝臣引他們的帝皇到華諦岡宮裏去，——他的宮就是他的「禁牢」。

教皇的朝廷，有一個更宗教化的名稱，叫「宗座家庭」。

衆朝臣按着規定的次序列隊前進：一隊瑞士侍衛開道，隨着是典禮司長和宗座公學經理員；教宮宣道聽告司鐸：一位方濟各會會士一位奧斯定會會士，他們各穿本會會衣的；後有各修會總經理員；紅制服官員；一位榮譽值理司鐸，捧教皇冕的；數位值理司鐸，捧着主教金冠；又一隊瑞士侍衛；二位紫衣宗座傳訊員，幾位紅衣的教皇隨從；幾位紅衣值理司鐸，秘書官員，榮譽值理，參政官員；御前會議護法司，後備官員；聖西篤小堂詠唱團員；御園隨從；財政司；穿小袖短白衣的教律顧問；一位聖宮

長，隨着二位捧主教金冠的値理司鐸；一位宗座法律顧問拿着吊爐；一位五品宗座裁判司穿白五品衣的拿着教皇十字，四週圍着七位法律顧問，他們執着燃着的執燭；執紅杖的教皇十字衛士；宗座裁判司拉丁禮五品；希臘禮五六品；穿祭披的伯多祿大殿特赦司；各修會總長；各隱修院大院牧；聖神都尉，不參禮主教，東方希臘禮主教，參禮主教，總主教，宗主教，樞機六品，樞機司鐸，樞機主教，——教皇。——後又御前親王，御前袍劍隨從，御御，廐總管，元帥；教皇顯轎四週，圍着貴族侍衛和宗座軍隊高級軍官。

宗座家庭，就是合全世界聖教會中各修會的代表，信友中的貴顯，和一切供職於教皇處的人員而組織的，他們在教皇座前好比兒子在父親家裏；今天他們穿着慶日的盛裝，明天他們將穿着

常服，在聖家庭裏工作護衛。

今天是慶祝教皇位的大禮日，也是教皇庇護第十的春王正月，新紀元的開始。——耶穌降生後一九〇三年八月九日，就是他即伯多祿位的元年元月元日。

新教皇開始統治，而且繼續統治；無論他居於寶座，或禁於牢獄，他的聲音天上地下都該聽從；新教皇將統治，因教皇位是與世俱存的。

十八 教宗和天堂

教皇第一件職務，如加冕禮祝文上題及的，是上通天朝。——「開啟天門，或關閉天門，」（*Aperire caelum est apertum claddene*）宗徒聖譚上也說：「他有天門的寶鑰。」「我給你天國的鑰匙」基多給伯多祿說；這不是一句空言，也不是一句平常象徵的話，而却是一件可怕的事實：——教皇具有或赦或留的全權。

哈爾多樞機，當良十三登極二十五週慶頒賜如比來翁大教時

，發表過一封論教宗位的牧函：「教宗在聖教會裏，是天主之後的至尊者；就是聖母，在襲權方面，也不能超過；所以居此聖職者，當具有高大的聖德，只有名望不够，只有金錢沒用，就是才能也不足：——爲他該備着上天的聖德。」

庇護第十還記憶哈爾多樞機的話，他在做主教的第一天，就要把一生的生活，盡按着天上的目標而組織起來，這目標在他受鐸品時已預許於天主的了。

有位久居於威尼斯的作家名(M. Revooski)者，論及新教皇說：「因他有崇高的聖德，因他有可奇的公教仁愛，因他有衆人共知的超人行爲，新教皇真是一位教友理想中的教會元首：他是實行救世工程的，最偉大，最尊榮，最堪崇拜敬愛的教皇；他也是廣揚聖經精神，光耀黑暗世界的永燃不熄的寶炬；他高尚的情感，

已堅定於富饒豐滿的德業，使他別於一切別的偉人，而成為可敬的公教元首，聖宗徒的承繼人。」

下地和上天的來往，建樹於祈禱上的；在聖教會裏，為一切公禱有特別的名稱，叫「聖禮」，聖禮中的第一件是彌撒聖祭。聖嘉祿鮑樂梅說：「一位司鐸能好好做彌撒的，也能行別的大事業。」

庇護第十從上祭台的第一天，就全心全力的實行了這位大主教教訓的訓言，而且常心繼續履行。直到他受任家主的全部產業的管家時，一切工作的毅力，都在彌撒中得到，如聖經上所說的「為担負工作重量的毅力」。

你要領略庇護第十做彌撒時的如何熱心，當參與他的聖祭去

，他在日常工作時，動作簡單樸實，在彌撒時，却壯嚴堂皇。

他從晉鐸後，就有做早彌撒的習慣；他在天明前起身，沉長的默禱，是他行祭的預備；在芒都，威尼斯，華諦岡都如此。

彌撒的首份，他做得慢些；他在體味每天不同的書翰和新經；次份比較快一些，這份是每天不變的。

唱大禮彌撒時，他美妙的嗓子抑揚中節，感動旁人。

他謝聖經時，望一台值理司鐸(Chaplain)的彌撒。——這樣每天他用整個二小時的神業，開始他一天的工作；可惜有許多司鐸，他們日常事務，比教皇少，然而二小時的神業，嫌太長太費時了；啊，他們還沒有覺察這是日常生活的寶藏呢！

彌撒之外，也得講講他的大日課經：在威尼斯時，樸素的主教小堂裏，只有一件是華麗的寶貝，就是常展開在跪凳上的大日

課經，在華諦岡宮裏也如此：只有一本大日課經，是他私人的富麗的東西。相傳庇護第十幼時，非常眼熱瑪尼各樞機的一本神秘的大書：就是大日課經。

在威尼斯，在芒都，在脫來未，哈爾多常贊成苦修會士們的：因他們唱大日課的，這是聖教會裏的真正祈禱經文。在辣丁話的經文中，有許多平民只能念而不能領會的，神秘的，哀求的，合乎祈禱式的祝文，詠吟：我們用不能領會的言語同天主交談，——聖教會居中代我們繙譯，——似乎更能陳述我們所不能自述的情緒。

現在通行的羅馬教會大日課，是聖教會傳下的一本奇妙的祈禱書。聖詠可說是聖教詩誦中最優美，最壯麗的文選了；——當然不是絕對沒有瑕疵的，既然是人類的工作；它却是人類對於天

主的一種極大的努力。——此後新教皇或將給它幾件歷史上的評辭和糾正嗎？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一日的「*Divino afflatu*」諭旨，就是這工作的第一步：他把全部聖詠，分配在一週內念完。

哈爾多樞機在威尼斯時，嘗重整過祈禱經文的一部分——聖歌。歌在各式禮儀中都佔一位置的，在公教禮儀尤為重要；就在古時的猶太禮中，詠唱也少不得的；在公教初世紀時，就定為大禮祈禱式。以後漸漸地變遷了曲調的神情，直到第四世紀時，額我略教宗起來整頓，欽定劃一的程式。——他受了聖神的啓示，按六品保祿說，屢見白鴿形停在大聖頂上，所以他得了許多新的發現，在樂界供獻了不少。——

可惜數世紀後，本文誤傳了，意義失掉了，而且教友中的大

部份，不能領略歌曲中婉轉的神情。

這不是樂學的沒有進步。在禮儀中——這也是應注意的一點——不當貪求理論的發展，而至失掉古有的真傳。聖教會的本意，願推索到創造者耶穌那裏去：這回顧，初看似是退步，其實却是禮儀中的進步呢。

而且，倘若你知道現在的音樂的，也該以為禮儀中的歌曲，當吸取神情於古代聖曲中，不當在淺膚淡泊的現代音樂裏去找求。所以「額詠」(Cantus Gregorianus)將永為聖教中的正統聖曲：——這件事，是本篤會士同情於哈爾多主教的。

在禮儀中，庇護第十，一方面留有一步開擴的餘地，使現代的藝術盡量發展，——音樂如別的藝術，常在進步的——一方面仍舊要「額詠」霸持着尊位。

除此以外，還有幾種表示他不屈不撓的精神的瑣事。在大典敬禮之外，常有幾種私人和公衆的新敬禮的增加：如各種善會等；果然這是聖善的事業，因為能增進信友們的熱心的，所以庇護第十，如哈爾多主教的贊成提倡。

可惜此等善功之外，還傷生了許多別的敬禮，這敬禮，只是因一時情感的衝動，和幾句沒骨子的話的激發而造成的，所以不是真熱心；而不，相反，屢為殺戮真熱心的創子手。那麼，這種事情，不能得庇護第十的明准或默許。教皇給朝日路撒冷聖地的說：『更好在聖經的紀念，和宗徒的傳統裏找熱心，何必去信從新興先知的言論呢？在聖經裏有真正的聖教會，如宗徒雅各伯說的「*Religio munda*」。』

這種提倡教友熱心的本分，除了訓誨本分之外，可說教皇的最重要的本分。因為祈禱是信德的根基，如超性學上說的：「祈禱律即信德律」。(Lex orandi lex credendi) 1名人鮑書謨也說：「我們所信的，一如我們所求的。」所以信德的保衛者，也就是祈禱的保衛者；因此，教皇先瞻仰了上天的聖教會，而後統治地上的聖教會。

聖教會中超等的祈禱，是聖體聖事。

從聖德得來的天主上智的光照，庇護第十洞徹聖教會真正熱心的來源就在這裏，他一生宗徒事業的努力也全在這件事上：將來的史家，該給他這光榮的尊號，「聖體教宗」。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上諭，勸諭教友，按照聖教初世紀的習俗而日領聖體。

一九〇六年二月十四日，又發道諭旨，恩准日領聖體者，只要每主日告解一次，能得一切當告解領主的聖赦。同年九月十五日，公會議部因教皇的命，發表修士或公學生，此後可日領聖體，同年又發第三道諭旨，恩准臥病不能起床者，若住於近堂的，可不守空心齋而每主日二次領聖體；遠堂不便的，可每月二三次

後又發一道我們所熟悉的 (Singular) 通牒，依據公教傳統，神學正論，規定孩童可領而且當領的年歲：——這一疊論領聖體的恩詔，真是庇護第十給我們至深至厚的殊寵。

十九 教宗和聖教會

「教皇」「聖教會」這二個名字聯結得這樣密切，似乎表示的是一件事物。「教皇和聖教會，如哈爾多主教在他的牧函上說的，是一件事：教會而沒有教皇不能存留，教皇而沒有教會也缺了存在的依據。」

教皇是祈禱的大司祭，也是聖教會最高統治者；教會的一切事務都在他身上，他都該負責：*Sollicitudo omnium Ecclesiarum*這是宗徒

的生活。

對於這點，庇護不但是一位宗徒，而且是一位聖史：如在他徽章上的飛獅，一刻不離的守持着天主聖訓的書本，以致他似乎不認識別的一切。

在威尼斯時，他嘗巡閱到城中最貧苦的區域去，要尋覓聖教會的亡羊；在羅馬他不能這樣做了，於是勸勉自己屬下去行傳播福音的工作。

尋覓靈魂，不過是宗徒事業的一部分，也是傳教工作的直接手續，此外還有一種似乎是間接的，而其效驗不在直接的以下的一種，而且這工作成爲現代更需要，更有效的：就是爲一輩只知有科學定理的，先該指示給他們信德和科學的關係，用真理來解釋科學，用學術來宣傳真教。

庇護第十常鼓勵學術的深造，他以身作則的實行了這宗徒事業：他的家人常給我們講述，他在芒都時怎樣用恆心毅力來勸化了一位臨死的教員。這事，我們也有他敵人的印証：哲學家羅班·矮而地高 Robert Ardisio——這位意國哲學家，如法國人來農 Renan 的國人引以自誇的，——明證庇護第十有高深的學問，因為他在芒都時認識了哈爾多主教。

道理的宣传，固然聖教會視為必要的：所以聖師們慣常同時戴有精修司祭二個花冠的：我們的教皇也如此，同時為聖師，為大司祭，而且在此品位中，他佔了首席，更備有不能錯誤的特恩，不過這特恩只限於信德道理的頒定時，——對於俗學，各位教皇各有專長，但一總教皇都有道理上不能錯誤的特恩。所以在伯多祿位上的一位明師，不比一位平常的宗徒：只有熱心，只能保

持一己的信德，而教皇更能引導屬下。

當時，「現代學派」(Modernisme)擾亂了整個的社會，他們輕視聖教的學說和道德，他們用懷疑的態度來估計真道的價值，他們用杜撰的默示界說來棄捨聖經的骨髓——默示，綜之他們想起來推翻一切，破懷世界。

庇護第十用他銳利的目光，洞悉了他們的奸計，他堅決地起來，彌補聖教會已受的創傷。

一九〇七年七月三日的「*Lamentabili sane exitu*」諭旨，絕罰了他們的邪說，此在諭旨上，有此非凡警惕的一句：「今日的公教，只能容受真正科學；而公教本身，決不能變為另一種『基多教』，就是自由寬縱的『誓反教』。」

同年八月二十八日，聖禮部發道訓令，提醒各主教各修會長

和會士，留心不要被差誤道理侵入。

一九〇七年九月八日的 *Pascendi* 通牒，——這是永生的公教大著作——對準了正在各處盛行的新邪說，下一次迎頭的痛擊；而且把散亂的新學說歸納起來，使人容易研究而辨明；他指出其中錯誤的各端來，嚴厲地駁斥禁止；同時，也指示主教們，爲阻止邪說的幾條精細而有效的辦法。

這真是庇護第十的光榮：因他見地的明察，辦事的有力，所以雖處此困難的時局，也能平安駕馳伯多祿船，使它不但不陷於敵人預佈的漩渦裏去，相反，他得了最後的勝利。

聖教會在訓誨聖職之外，還有行政的組織。至於聖教會的政事，就是道理，但「指導」也包括於行政的。

這行政的職務，也屬於教皇的。當然他有各聖部的輔佐；各聖部是分工合作的，而教皇負其全責。每部有一位樞機管理，稱為部長；但各部事務的決定，都用教皇名義的。教皇在各部長述職時定斷一切，所以在各種公文訓令上，常寫着，「*Facto verbo cum Sanctissimo*」或「*Ex auctoritate S. D.N. Papae*」。「聖父稽查之後」，或「覲見之後」：——為此教皇天天忙得不亦樂乎。

聖部分七種：

公會議部：管理一切教律上和脫利騰公會議定律，和別的教律的詮解；在教皇指導之下，裁判或解決一切法律上的爭端。

主教修會部：管理主教，修會與聖座間的事務，或他們屬下
為主

聖禮部：管理合聖教會禮節的規定，和立品的事務。

聖赦部：有佈施神恩於信友的職務，和保存聖櫃聖骨等。

書報審查部：管理教理書報，和一和關係信德風化的事。

傳信部：有統理全世界傳教工作的名份，一總傳教區，都受

此部直接指揮。

赦免部：管理一切告解聖事中難題的解答，和答覆求宗座恩

准赦免的事。

這七種聖部附有分科：如禮儀科，宗座巡閱科，教育科，東

方禮科，苦工科等。

除此七部之外，還有宮庭秘書處，通牒秘書處，大理院，宗

座施捨處，檔案處；還有宗座拿鹽處，和銓敘局等。

這碩大的行政機關，涵有國家的各種統治組織；每部長有觀

見教皇的定期，在一週內，教皇可稽查各部的事務。

庇護第十從御極後第一天起，便親身查閱一切，所以部長的召見，決非惟形式上的禮節；而且新教皇就開始內政的改革。

前教皇良十三，因致力於遼闊的外政問題，所以不能專心於教會的內部工作了。新教皇正有內政天才的，起來彌補以前的不足：因此已有幾世紀無進步的聖部組織，在他統治之下，改革了不少。

經濟方面，新教皇也能關心：他命令於各部的報告書上，加註出入的項款，和公務人員的數目，及他們的薪金。

此外，還有聖禮部對於任命主教的嚴格，和討論時間的延長，都是不容諱言的功績。

另外屬於道理和教律方面的偉業，真令人驚奇稱誦：教皇把歷年散在各種通牒諭旨上的許多教律，收集起來，訂成一冊。只要這一件事，已足光耀他統治的全程了；從前法王拿破侖制定民法，現在庇護第十制定教律：這二事先後媲美。——他知道這工程需要極長的時期，所以卽位後立刻開始。

除此以外，還有各地主教の召見，使能明悉各教區的教務。當時，直隸於聖座的主教有九百位，代牧有四百位；此外還有修會總長的召見，——他們和主教有同樣尊號，而也直屬於宗座的。世上沒有比聖教會的政務更繁雜的國家了，也沒有比教皇更忙碌的帝皇了。

除了行政人員の召見之外，還有私人的朝見，有時一天裡有千百人求見：這位好教皇總給衆人見見的，他給他們說一句話，

賞一次降福：受之者，雖一言半語，都奉爲至寶，而深藏在心坎裡：歸去工作時，增加了精神：因爲教皇的話，猶如基多的話是生活的：「你牧我的母羊——就是主教司鐸——也教我的羔羊——就是教友。」這是基多給伯多祿的職務，也是給教皇的職務。

教皇在聖教會裡的職務，就是庇護第十的職務，哈刀利(Solini)樞機的比喻非沒有理由的，他把哈爾多樞機的威尼斯教區，比作小艇(Gondoles)，把庇護第十的羅瑪教會，比作伯多祿的大船。

二十 教宗和世界

教皇不但是位教會的元首，也是世界的大皇帝。他用了帝皇的尊號，和世界各國的元首來往；因為聖教會沒有國族的界限的：「你們往普世去，*Evangelizetis in universum Mundum*」耶穌給宗徒說，所以聖教會當在普世生活；這樣，教皇不得不同普世的君王，政府有外交上的來往了。

純是道理上的問題屬於教皇，猶如純是政治上的問題屬於國

家。但，此外還有同時屬於道理和政治的題問：爲解決這問題，教會和國家不得不有互相的關係：所以教皇有宗座欽使駐於各國，即各國也有大使駐於教廷。

在華諦岡宮中，有專司各國來往的特殊組織：就是教廷國務院，它是近於現代所稱外交部參議院的組織的。不過在解決事件的權限上，有明顯的不同點：就是教皇自負其全責，而部員純爲秘書而已。

有人以爲庇護第十不在行於國際事務的，其實相反，他非常熟悉現代的政潮：他真是一位政治家。雖然他對於政治沒有興味，——但，此處的政治，決非卑鄙的政治，因爲我們知道，現在世界上，不少託名政治而私利是圖的政客。——教會的政治目標，是要使天主公教在各國自由傳揚，自由行使；爲公教，不論政

體的民主君主，只求國家不侵犯教權，和人民的天賦最高目標的趨向够了。

底護第十的行政方針，在第一次通譯上發表了：「朕的行政方針是十字架：(Politica nostra crux est.)」在朕的統治之下，沒有別的目標：只要把一切復歸於基多，使基多獨王一切，而超於一切。

倘若有人要推求朕靈魂上的秘密，預測朕意見的傾向的，爲避免無謂的徒勞起見，朕便把所願趕而將趕的事宣佈了吧：朕願在人類的社會前做天主的使臣，在權貴前做上天全權的受託者。

除此以外誰若更求朕的政治目標的，朕將如哈爾多樞機的說，我們不知道政治。」

底護第十爲使衆人更明瞭他志願起見，非常明智的不在樞機中選擇國務卿，因爲那時的樞機——不知是事實嗎？——多少都

染着了些政黨的色彩。所以他把華諦岡宮中最高的職司，委任於衆樞機選爲選舉大會總秘書的美理代而槐主教，這委任，同時可作衆樞機明智的褒狀，也可作他本人明智和剛毅的表示。

美理主教年時雖輕，但已有藝能的表示了：所以教皇把此艱難的重任，委任於這位前程遠大，而未染某種習慣的英俊少年，使能展其天才，做新教皇爽快，忠信，勤懇的扶佐。

因此，庇護第十的政治，能超於政黨之外，超越於物質的利益，也超越於別的國家。

有位熱悉哈爾多樞機的作家 M. Rzewsky，對於此事有這中節的批評：「庇護第十是位絕頂聰敏人，有高卓的智慧培養的，精通於哲理文學的，而且也熱心於現代社會運動的。」

世界各國，爲庇護第十都是親愛的，因爲都是他的兒女。

但那個具有「聖教會長女」的徽號的法國，更在他的心坎裡；譬如一次，有人給教皇說：法國與聖教會間將有糾紛了。聖父就大聲回說：「這是不可能的事，這是不合理的猜想：她不是聖教會的「長女」嗎？別的国家，能同樣給聖教會和信德忠實的保衛嗎？羅瑪和法國間要起不睦的爭端的臆想，是狂妄，決不能實現的。」

雖然法政府在一九〇四年，攻擊過「Nobis nominavit」的主教任命法，和一九〇五年，法總統羅瑪之行之辱的兩件事，庇護仍不願和法國絕交。不過他不是一味柔弱讓步的，他有時也嚴厲果斷的不採納近視者的短見。

一九〇四年三月十九日，教育會的廢除，他盡力攻斥反對；

他對於一輩主張教育和教會分離的，如對待「相反公教聖律的」，如「提倡國家背教的」，如「侵犯私產律和人民產權律的」一樣嚴厲剛強。

一九〇六年二月十一日，八月十日，和一九〇七年一月六日的三道通牒，禁止了 *Cardinaux verts*「綠衣樞機」的假智慧，救了在法國聖教會的不能收拾的大禍。

一九〇八年五月十七日，絕罰「*Mutualités dites approuvées*」的諭旨，完成了使法國裂教工作流產的手續。

在此嚴厲手段上，並行着熱忱和溫柔：誰不知道一九〇九年四月十八日，若翰納達而格立真福品的那天，聖父拿起三色旗的一角，引向唇邊去吻了：這種不加勉強的舉動，完全顯明了他的心跡。

對於別的國家，教皇也有同樣的仁愛。

在名分上當說「朕不能」時，他先祈禱了，然後定了主意，立起來堅決的，剛毅的發表。——他對於美總統羅斯完 (Roosevelt) 氏，真有這種態度。

同樣的，他相反過加那來亞 (M. Canalejas)——他侵犯聖教名份的——可惜，這位先生本來在他的計劃裡，沒有想到教皇有這種毅力的。

他還上特天主的助佑，顯明地絕罰了葡萄牙國的「教國分離」的謬律。

對於意政府，他不另求律法的爭論，只堅持着前教皇庇護第九，和良十三的堂皇的態度，抵抗侵犯教權的無理行爲。

他真是一位十足的大教皇，在他有口皆碑的仁愛聲名的平行

線上，兼備着古代大教皇的毅力，無疑的，將來的歷史家，也將列他於大教皇之數。

世界上各種民族，在聖教會裡都是弟兄；衆人有同一的尊號，居于同一的家庭，而教皇是這大家庭的大父。

「聖教會裡不分希臘人，外方人，希伯來人，野蠻人的，保祿宗徒說，在聖教會裡的，都是教友。」所以，教皇不論他是意籍，法籍，亞產，歐產，一朝而登了大位，就不屬於任何國家，而爲全世界的共父了。

教皇用「世界共父」的名義，遣使——主教只是各區教會的首領——代表於各國政府，使他代表教皇，担任所在國的教律國政的事務；這代表稱爲宗使。

各國也遣使臣駐於教皇處：這就是大使。他們或爲全權代表，或爲某事專使。

在此幾點上，更可見教皇事務的繁雜，工作的勞劬了。庇護第十就在登基的翌日，用私人名義先接見各國使官；他對於每人都慈父般的談話。因此，就有許多使官覺察他爲一位諳熟於交際禮儀的元首。

法使尼哈而 (Nisard) 說：「他在教皇位上時，（一九〇三——九十四）待強大的政府，猶如待艱難聖教的虐王，常是嚴厲得不可侵犯的。——還有人說，這位謙遜而習於會集平民的教皇，常居於強大的君王之中。」

也沒有比這句回答的話更堂皇的了：就是教皇庇護第十在一九一四年，給求降福奧軍隊的奧大使說：「朕只降福和平。」

綜之，庇護第十只爲正理而奮鬥，這是他的政治，這也是聖教會的政治。

聖教會照天主的聖意，她等待着的：「常耐着，因她的是永遠的，*Patiens quia celena*。」

二十一 教宗和貧人

教皇雖然慣常與公卿大人們來往晉接，但他也不忘懷於社會上另一階級，被衆人所遺忘而屏棄的階級，——就是貧窮人。

耶穌愛窮人，歷代的教皇也愛窮人，而庇護第十對於窮人另有一番柔情：他是貧窮人中的一位，所以他願居於貧窮人中。

在偌大的威尼斯城裡，詩人們只見到它的神秘，偉大；而哈爾多樞機已見到它，因過去的光榮的建築的努力，而在衰敗了；

遊客們只見到它的雅緻的風景，興奮的繁華；而宗主教已覺得貧民生活的困難了。

爲這等可憐的威尼斯無產階級，庇護第十是他們的慈父，是他們的永久不能遺忘的大恩人。

新教皇即位後，就實行在威尼斯宗主教的演說和論文中，所稱揚的基多教的德行：他把一切私人的收入都給了窮人；沒有一個窮人來求他而被拒絕，來呼援而空手回去的：以至他本人的生活，不但是平常，而且因了過分的施捨而缺乏。但哈爾多主教終無怨色；這種淡泊的生活，他的左右也應嚮着的。

新教皇登基的翌日，他要施捨十萬法郎於羅瑪窮人，五萬法郎於威尼斯窮人。財部樞機表示當此經濟狀況之下，這數目太大

；「你也疑慮天主的上智起來了嗎？」教皇回說。

不得意，財部樞機仍照初定的數目分施了。

在各等窮人中，有等更深入庇護第十的心坎的：就是窮苦的修會。慣常在這等隱院裡，生活非常困難：百十個婦人女子，沒有工作，沒有進款：怎樣過活呢？

在地中海岸上，從前有隱院鳴鐘求援的習慣，現在不行了；但，倘若你仔細考查之下，從前的故事，現在還有效果：仁愛奇蹟的花朵，每天還在隱院和醫院的門首開放。

在許多趨向庇護第十的貧人中，也有他的親戚，但他們不能得更優越的待遇：他們因環境的惡劣，全家都靠着他的生活，不過他們不希望地位的變更，只在努力本職上的工作。哈爾多樞機也阻止他們變更地位，在迫切不過時，他自去救助；然而用聖庫的

錢來富他們，他想都沒有想到的。

他的一位妹妹說：「我們不需要什麼援助於我的哥哥，因為謝天主，現在我們不缺什麼緊要的東西。」他的母親又加一句說：「窮孩子現在正該爲普世的窮人着想呢，*Poverello, elo ha da Pensar ai poerei de tuto el mundo*。」

他遺給家人的工作和神貧的教訓，也給於神家庭中人——宮員，他在華諦岡宮中的生活，真是一位貧窮人的生活，勞工者的生活，在世上沒有一位比他更操心，更勤勞的元首了。你以爲，他在這廣大的宮庭裏，可安逸享樂了嗎？你想差了。

我想，誰都願意知道教皇的工作日程的。啊，他的日程比任何隱院的修規還嚴緊呢！

庇護第十，照威尼斯的成語「夏天看天亮，冬天等天亮」，

就是一年四季，常起身得非常早。

他起身時官員們還睡着，於是他到小堂裡去，跪着做一小時的默想。默想畢念大日課，念了日課就做彌撒：這時慣常只是早上六時；倘若有外來的朝聖者與祭，他也喜歡親給他們送聖體，——他們因得在耶穌代表手裡領了耶穌，回去工作時更有力了。

庇護第十照聖師亞爾方騷的主張，彌撒做得快一些，少有過二十五分鐘的；爲謝聖體，他跪着望一台值理官員的彌撒。

後來，他到前廳裡去接見已經等待着的人們，他總給每人說句話，——安慰勉勵的話，——他真是一位好主人，一位善牧：善牧認識自己的羊，羊也認識他。

自八時至午時，按週程接見各部長樞機，各國公使，各主教，或修會總長。

正午，他總得同自己的家人公念三鐘經，而後用膳。

從正午至五時，是教皇獨居的時候：這時他祈禱靜默，念完本日的大日課：同本城的隱士們，在日沒前公禱。

五時後，又是召見的時候，他召見各秘書而辦理日常教政。八時晚膳，這時，有一位書記，給他念一段他所喜愛的師主

篇。

九時，按羅馬的習俗，接見幾位重要人物或家人，同他們措商各種慈善事業，或別的事務。

他睡時，大概已十一時或午夜了；這時，他的僕人都已睡熟；他爲經濟光陰起見，他把的臥室就放在辦公室上層，這小室好像閣樓般的極低小的；教皇循着旋梯上去，猶如一位隱士，倦居於狹小的「修棚」裡。

在此小室內，只有一只小鐵床——行軍牀。

在此行軍牀上，一位聖教會大將軍略睡了三四小時。

他又如船上的舵師般，願意末一個睡覺。——他真是伯多祿

船上的舵師。

二十二 教宗和死亡

這種有規則的生活，——用日常的犧牲和忙碌的工作組成的——雖然沒有顯著的奇蹟，但實是聖德的表記。

庇護第十，從一九〇三年八月三日，到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日，在華諦岡宮中十一年之久，可說沒有一天不在度精修的生活，沒有一天停止了模範元首勤苦的工作。

他在位時，這件事已可稱奇蹟：就是上下一心的融洽。

在第一次通課上，他發表了「建立一切於基多 *Institaurare omnia in Christo*」的標語起，一直到「論被聖教棄絕的自由」的演說為止，至終沒中止了他的「建樹教會於基多」的一貫政策；在此目標之下，他得了攻擊近世邪說的毅力。

爲「建樹社會於基多」，當使公教旗幟，勇武地飄揚於一切社會事業上；而各種奮鬥和競爭的工作，當盡在主教指揮之下而進行。

爲「建立個人於基多」，他勸諭衆人，親近在聖體內的天主，——聖體是教皇庇護第十的靈魂，也是他宗徒神火的原淵，在歷史上可稱之爲「聖體的教皇」。

他用「日領聖體」的勸諭，擯棄流年的積弊——楊森 *Jansénisme* 異端的惡果，——而且在「靈魂上沒有大罪和有正意向」的

條件之下，勸諭全體信友——不只是幾個塔級——屢次領聖體，更好合於聖教會的真正傳統而日領聖體。

後又發一道「論孩童領聖體」的諭旨，他明知將掀起爭端的，但爲盡他神聖的職任，他號召小孩子，一開了明悟就可赴聖筵去，不要去顧什嗎相反的習慣。

要刷新教友的生活，這是惟一的條件。

他的秘書員告訴我們：教皇在解決一切重要問題之前，先跪在聖龕前長久祈禱。

那麼，還有什嗎事件不可解決呢？國際的，教務的，學者的，平民的；還有許多別的似乎細小，而有掀起裂教大禍的可能的事：——於此，該回想他的全部事業的歷史，但我們現在只寫他的「內修生活」(Vie intime)。

不幸，正當其時，發生了一件以致底護第十喪生的大禍。

一九一四年七月卅一日，奧大利受了德意志的煽動，向那接受一切只求和平而寧忍辱國條件的賽爾皮 (Sarbie)——她嘗無理干涉哈拉完橋 (Sarcedjo) 嗣位問題的，——開戰，啟了世界大戰的端倪。

底護第十因上天啟示的先見之明，早已預見了震動全世界的危機，所以嘗用私人名義，寫封長信於八十六歲的奧皇方濟各若瑟，用慈父的口吻，真正的理由，懇切勸戒這老人家，勿要血污了統治的末年。

這封信由教廷駐奧宗使親呈奧皇的，不幸這信未得回音。在未發此信之前，嘗先通電報，電文是教皇授意，而國務宗宰美理代而槐樞機署名的；這電報也沒有回音。

於是教皇特召奧使入宮，給他說：「我還願自信，你們的皇帝，不致開世界大戰的端的；你們的皇帝將近末年了，他大可不**必血污了生命的末日吧**。」

奧大使的回話非常窘困，這也表示了當時時局的嚴重。

教皇又命駐味也納宗使親去見奧皇·宗使在奧皇宮門外等了一整天：只是許多軍事長官和參謀們，絡繹不絕的出入，而他終不得接見；一切往華諦岡的公文也被中途襲取，以致開戰的消息，幾乎不能得達華宮，幸檢察官不懂「Janus」（古羅瑪神名，此神廟的門開時，表示在戰爭，）的意義而放過了。

後來，奧使在華諦岡宮報告一切經過後，而用奧皇名義請求教皇降福奧軍隊時，教皇嚴厲地回說：「你可給皇帝說，朕終不降福戰爭和喜敬戰爭的人的，朕只降福和平。」

於是奧使又求一個特別的降福爲奧皇。這次教皇說：「朕只能代求天主寬赦你的皇帝；他該自幸還沒有被基多的代表咒罵。」教皇的回話有什麼意義？

只有一人了解了。——教皇秘書中的一位，看見奧使出宮門時心神紛亂：因他領會了教皇的話的意義。

顯然或隱然的，天主的咒罵，已追隨在這世界大禍的罪魁之後了。

從這天起，庇護第十的靈魂，已被某件事斬傷了：——撕破慈心的憂慮，毀滅一切的戰爭，給他一個重大的創傷。

他又拖延了一月的生命，——光照普世的「八月」——三日被選九日加冕，也是戰禍開始的「八月」，——一九一四年八月

二日開戰。——眼見禍事的蔓延滋長：比利士的被蹂躪，法蘭西被壓迫，賽爾波的被佔取，俄羅斯的革命，德意志外表的勝利。庇護第十覺得就要去世了。死，他不怕，他早已妥備一切，關於家庭的遺囑，說：「屬於聖教會的財產，一點不能給朕的家屬，朕只要求每月三百利耳的津貼，使朕的妹妹們，可度她們地位上的生活。」

庇護第十整個的靈魔，就在這幾句話裡：他願意「活得神貧，死得也神貧。」

有位法籍修士，就是這書原著者的朋友，他四十年之久，住在羅馬：而且不時得見教皇的，他給我們詳述了教皇駕崩前半月的光景。

「庇護第十在許多與祭的紫衣宮員中，好像一個白石的半面

側形像：他蒼白的面容上現着憂愁，他的雙目給我們深刻的印像；他的視線浮泛地放在空間的一點上，空間中極遠的一點上，在他環境以外的。他用壯重遲緩的步伐，漸漸地走向聖堂的正中去；這幾天他不給衆人親手了，他只降福，降福衆人時只劃一個十字。他常沉淪於遠於我們的冥想中，……爲了這種異常的舉動，我嘗惶恐憂慮的給同事說：「咳，教皇變了常態，他不在我們中間了，他的半個靈魂已不在人世了。」

那時，正在聖母升天瞻禮後八日內：他在世的時間已不多了一九十四年八月十八晨，他更覺衰敗，他要領終傅聖事和臨終聖體：他願意給人信德的表率：對於聖體的依恃，對於死的勇敢，這天他給他的同事和衆家人話別，衆人都哭了：只有他一人還保持着笑容，和長者的壯重。

八月十九日，醫生末次來診候：瑪希亞弗完（Machiafave）和矮彌西（Amici）博士的診書上說：「病勢仍在危險中，脈膊不定，呼吸困難；教皇還保持着安靜的常態。」在安靜的常態中，他受了皮來低（Bisletti）樞機的大禮終傅：他自己答應了禮儀的經文。終傅畢，他舉手劃一個大十字，如聖祖般的降福了在場的衆人。

八月二十日晨二時，教皇呼了末一次的氣：那時在場的，還聽得他低聲念日常的誦句：（Gesu, Guiseppe e Maria, Vi dono il cuore de l'anima mia!）「耶穌，若瑟，瑪利亞，我心，我靈，我生命，皆獻於爾等！」

這是教皇庇護第十對於死亡的壯觀。

他在世活了七十九年；他將繼續生活於天上，迄於永世。

二十三 教宗和常生

庇護第十生時，嘗有遺囑，要葬於華諦岡宗殿的聖伯多祿墓旁。

良十三願意葬在拉脫朗大殿，庇護第九葬於城外聖老楞佐大殿，他的親愛的（Zouaves）兵士墓旁：所以已有七十餘年之久，沒有葬在伯多祿大殿的教皇了。

樞機團非常榮幸的奉行先教皇的遺囑，因為他們早已看作他

爲希世的人物，聖德炫耀的光芒。

那時正在世界大戰，——教皇早已預言的 (Il Guerrone) 「大戰」，而且他做了這大的第一個的犧牲。

選舉教皇本篤十五的 (Conclave) 「選舉會」，讚同「聖院」樞機的提議，選擇伯多祿大宗殿的左廂，就是十二年前，哈爾多樞機眼裡流着淚，而接受教皇冕的那邊，做先教皇的墓基。

當時本書著者嘗親臨其盛——加冕禮，——眼見二顆大淚珠在 (Papa nuovo) 新教皇的面頰上，當三疊皇冠加於教皇頂上時，滾滾流下。

庇護第十長眠在宗殿墓窟中，一塊祭台式樣的灰色大理石蓋在上面：石上刻着：(Ossa et cinere PII X P. M.) 「教皇庇護第十富有的神貧者，良善心謙者，聖教信德的干城，勉力建立一切於基

「多者，駕崩於一九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安息於此。」

這墓堂，成了一總認識庇護第十的人的朝聖之處；但要接觸墓石難得許可的，爲避免不按教律的敬禮。

在墓的上層，大宗殿內，有個更壯嚴的建築，爲記念大教宗的。這建築是一個環拱，一邊靠着殿牆的。環拱有二棵花崗石柱支持着，環拱的正中鐫刻着教皇徽章；環拱下立着教皇的白石像，像是站立態的，穿着教皇服裝，首戴教皇冕，伸開二手，作向天祈禱狀：表示教皇祈禱的靈魂。

兩傍飾有隆起的雕刻：一邊刻「兒童的領聖體」，一邊刻「現代派的絕罰」。莊嚴的墓碑上，二位天神醒守着，如在報告未來的復活。在此復活的期待中，庇護第十的偉業豐功，在天上地下光耀着。

大教皇在他短短的御極時期，立了四位聖品，五十三位眞福品，——這天朝上的一大隊，融融穆穆迎他到天上去了。

下面是立品者的芳名與日期：

聖品：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聖亞立山·沙理，聖保祿會士，巴未主教。

聖熱拉爾·瑪才拉，救世主會士。

一九〇九年五月二十日：

聖若瑟·奧利奧而，巴爾瑟老納人。

聖格來立·瑪利亞·奧弗包安，救世主會士。

眞福品：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眞福加斯巴·代·玻法

祿。

二十七日：

眞福斯德望・倍來西尼・

一九〇五年一月八日：

眞福維也納神父・

十五日：

眞福瑪爾谷・克利新，眞福斯德望・風克拉，

眞福滿基奧・格咾代・

一九〇六年五月十三日：

眞福如利・波理亞・

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日：

八位多明吾會士，東京致命眞福・

廿七日：

十六位公比哀熱聖衣會士眞福・

六月十日：

眞福文都辣・格郎・

一九〇八年五月十七日：

眞福如理・包斯歹而・

五月廿四日：

福女瑪大肋納・沙斐亞・巴辣・

卅一日：

眞福加俾厄爾・代而・矮陶祿拉帶・

一九〇九年四月十八日：

福女若爾納・達爾格・

廿五日：

眞福若望・歐德・

五月二日：

遠東三十四位眞福致命。

衆共四位聖品，五十三位眞福品。

在他統治之下，世上聖教會的光榮，也不減於天上的光榮。

他在十二年間，開創了二十處總主教區，六十四處主教區，

二處宗座代牧區，三十八處宗座監牧區。

教皇親自審查一切教政，從不間斷：這老人家一生不知做了

多少工作。

果然，只有聖人能做同樣的工作，因此，他在世時，已異口同聲的——百姓的稱揚是眞正的名譽——稱他爲聖教皇了。

他也做過出奇的事，和可稱聖蹟的癒病，但現在我們不寫出來：因爲就是眞的聖蹟，也不加增庇護第十的功德，眞正的聖德

不在奇蹟上，而在事實上。

庇護第十的一生，充滿着如聖經所說的不朽的事業，但不是奇異的事跡。

二十四 教宗和聖德

教友的不朽的事業是聖德，但聖德本身是什麼？

恐怕我們沒有更好的聖德的定義了麼？那麼我就引用衣滿里（Himeria）主教，巴黎公教大學院長，法國翰林學士巴得利亞爾（Baudrillart）氏論庇護第十的一章就算了吧：他是超性學士，同時是歷史家，所以他對於庇護的評論，也該有相當價值的嗎！

「許多人——就是聖教會裏的——屢次只信託由人道的事，

和本性的智慧：庇護第十則適得其反；他完全是超性的，他的信心已交於天主了：在各種光景中，不論事的大小，他常說：「天主上智安排的，*Deus providebit*。」這句話，不只是他的口頭禪，而真是內心的呼聲；果然在世的天主代表，耶穌的代理者，不能只用人道和政治手段來評判一切的，所以他常詢問了代行其道的耶穌而行事。

爲一位眞道和正統的保障，不該有別的操心，只當求這眞道的施行，正統的保持。他認識事情的澈底，悟司的正直，公教精神的目光的銳利，能一見洞悉，不致被似是而非的謬理蠱惑。但是他爲修正自己的行爲，或引導他人的工作，——別的事上也如此——他還另外依恃上天許給宗教的特別的扶佑：他終不肯依恃一己的才能，一己的力量；他眞是一位「天主之人」。

他的遺囑，更顯他樸實和大公無私的光彩：「朕出身貧窮，活得貧窮，死得也貧窮。」

因為他良善，因為他「聖」，所以有「可敬」的紀念留在民間。在褒貶人事的歷史上，至少也該這樣說吧：「他是一位大人物，他是一位皇上，他是一位司鐸。」

教皇駕崩後，平民對他的敬禮仍未停止。羅瑪伯多祿大殿裡有他的墳墓，幾時你進大殿時，常可看見許多教友在墓上祈禱。

綜之：庇護第十在一切事業上，顯出他是超性的人，天主之人。

本書原著者，從一九〇七年至一九十四年，每年覲見教皇的：「教皇良十三給我的印像是一位大人物，而庇護第十是一位聖人：幾時他同我說話時，好像洞悉我的心蹟似的。」

我曾參與過半公衆式的觀見：當他進大廳時，按朝見禮，衆人都沿着廳的四週跪着；他在每人前站立，那時有許多人受到了他真實的恩惠：我記得一個巴黎人跪在聖父前說：「聖父，我要求心裡的平安！」教皇把手按在他的頂上說：「你將得到。」

或有求家人的病癒的；據我所知的，果然有許多人因教皇的祈禱得了痊癒。

所以教皇聖德的聲名，早已鼎沸於教友談話之中了。聖教會裡的長上，也承認庇護第十所遺下聖德的名聲是真實的。——

於此信實的片段之後，更能加什嗎更確切的讚詞呢？一切奇蹟讓聖教會裡的有權者去証實吧！

審查庇護第十立品案的裁判所，已按着教律而成立了，於第一次的請願書上，有二十八位樞機簽名：這是預備立真福品的第

一聲。

在這初次請願書上，講述了庇護第十的聖德的聲名，怎樣在普世信友中天天增長發揚；也講起信友們怎樣自動的，繼續不斷的在他墓上祈禱；末後也述及許多，因「可敬」教皇的轉禱而得到的恩惠和奇蹟。

（聖院）樞機中，只有羅瑪本城代牧包比利（Pompli）樞機沒有署名於請願書上，因他將判決審查案的——他受命為羅瑪區審查會長而酬備教律審查會（Procès canonique）。

由聖禮部登記的，庇護第十立案「請求者」；是環龍白樓（Vallombrese）地方的本篤會總理司鐸比愛拉彌（R^{me} P. Abbé Pierami）還有別的「請求者」將在脫來未，芒都，威尼斯，羅瑪等處任命，在法國或將也有任命。

這位在立若翰納達爾格爲眞福時吻過三色旗者，現在天上，也不忘懷於常保存着「聖教會長女」徽號的國家的嗎？

果然，一切顯明的教禮，爲一位正在聖德審查中的「天主忠僕」是不利的，而且聖教會所禁止的；但私下的敬禮，或個人的呼籲常是許可的，而且正因此而得了恩惠，以作審查的資料。

但，不要忘了，聖蹟只是聖德特殊的記號。聖教會所加金冠的衆聖人的眞正價值，是按着精修聖教會超性三德：信，望，愛，和四樞德：智，勇，義，節，的毅力而評判的。

這許多德行，庇護第十精修過嗎？修到什嗎地步？完全的立品問題就在這幾點上，聖蹟只是天主賞賜的脗合內行的外證。

將有一天，歷史家要告訴我們：那位活得神貧，死得謙遜，而只求聖教會的發揚光大的教宗，相稱名之爲英雄，尊之爲大聖

了。

我們大概已看過本書卷首的庇護第十的像：他是一位皓首老翁，滿面容光輝發，雙目注視着世界，以主名而降福我們。

希望一總認識他而敬愛他的人爲他祈禱。但，更希望爲他所鐘愛人們祈求他：——他在世時，自願爲衆人的慈父，善牧的，現在天上，也必自願爲衆人的引道，衆人的主保。

——完——

表 誤 正

正 誤 表

標點符號的錯誤不計

頁	行	字	誤	正
1	6	16	格	在
4	末	末	好	，
11	3	5	雅	雄
13	4	末	選	還
15	5	8	巴	把
16	9	3	(漏)	穿
22	1	6	鄉	裏
23	1	5,6	現在	(刪去)
35	6	6	壞	壞
38	1	9	使	施
42	7	12	耍	耍
43	9	4	遂	邊
45	1	4	字	字
67	6	12	猛	狂
98	3	7	(漏)	海
74	5	15	(中心)	一中心
75	11	2	過	過
80	10	24	大事	大的事

頁	行	字	誤	正
90	2	17	事	治
103	10	5,6	我着	着我
114	末	21	尋	尊
129	6	11	舉	與
150	8	末	(漏)	的
161	2	7	(漏)	來的
172	9	21	的	此
172	11	9, 10	天上	上天
178	5	末	(漏)	樞機
180	6	末2	和	徵求
186	2	1	王	皇
188	1	13	(漏)	了
191	1	18	責	貴
190	9	1,2	「大鑿」	「白色肩帶」
192	7	末2-4	披「大鑿」套	「白色肩帶」
192	10	14	(漏)	之權
192	13	10	漏	彼以
197	10	3	潦	遼
200	9	16	冤	冕
208	2	—(Aperire caelum et apertum claudere.)		

208頁後的錯誤未及列入

Vie intime de sa Sainteté

LE PAPE PIE X

Auctore Abbé Albain de Cigala

Translatore Petr. Kíong

上海教區主教授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庇護第十

A. de Cigala. 著

龔石 譯

印刷兼發行

上海徐家匯

土山灣印書館

24

018016

018 . 6